一九〇四年創刊

東方雜誌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第二十三卷 第二十號

歐戰前後的國際政治……張慰慈
英國與埃及問題之研究……李景泌
坦及爾問題……胡愈之
中國之煙禍及其救濟策……周憲文
現代史料(六篇)……記者
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關係……李璜
五言詩起原問題……朱偰
動物大小論……何煥章譯
脫手羅大(小說)……黎烈文
波納爾之罪(小說)……李青崖譯
梅蘿香(劇本)……顧仲彝

民國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

每月二回 十月二十五日發行

Vol. XXIII, No. 20, October 25, 1926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廿日初版

編輯者　錢智修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　及各大書坊

投稿簡章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意見其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五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乙）酌酬書券或本雜誌

（丙）尤有關係之稿特別從優議酬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聲明

八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　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轉東方雜誌社收

定價表

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零售　每冊定價一角二分半（原價二角）　郵費國內二分　國外八分

預定 時期	冊數	書價連郵費 國內	書價連郵費 國外
半年	十二	二元五角（原價二元二角四分）	三元三角（原價二元九角六分）
全年	廿四	三元（原價四元四角八分）	四元六角（原價五元九角二分）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分二分及二角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方十六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六十元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上等	圖畫中及首篇以外正文前後之對面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普通	正文中正文後	三十二元	十八元	十一元半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卽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

一　定單號數

二　定戶姓名

三　在何處定

四　原寄何處

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高其佩松溪尋詩圖

武漢之戰雲



被圍之武昌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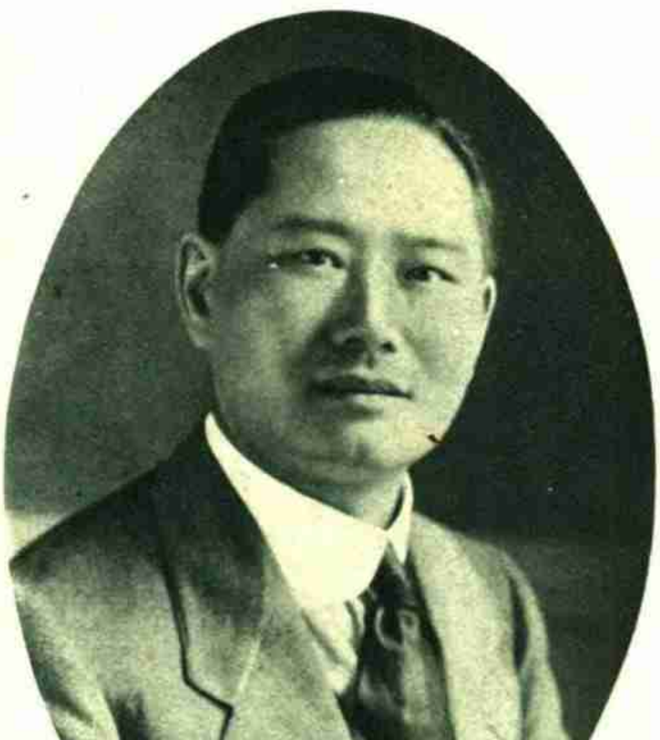


漢口人民從租界下船逃難

萬縣之慘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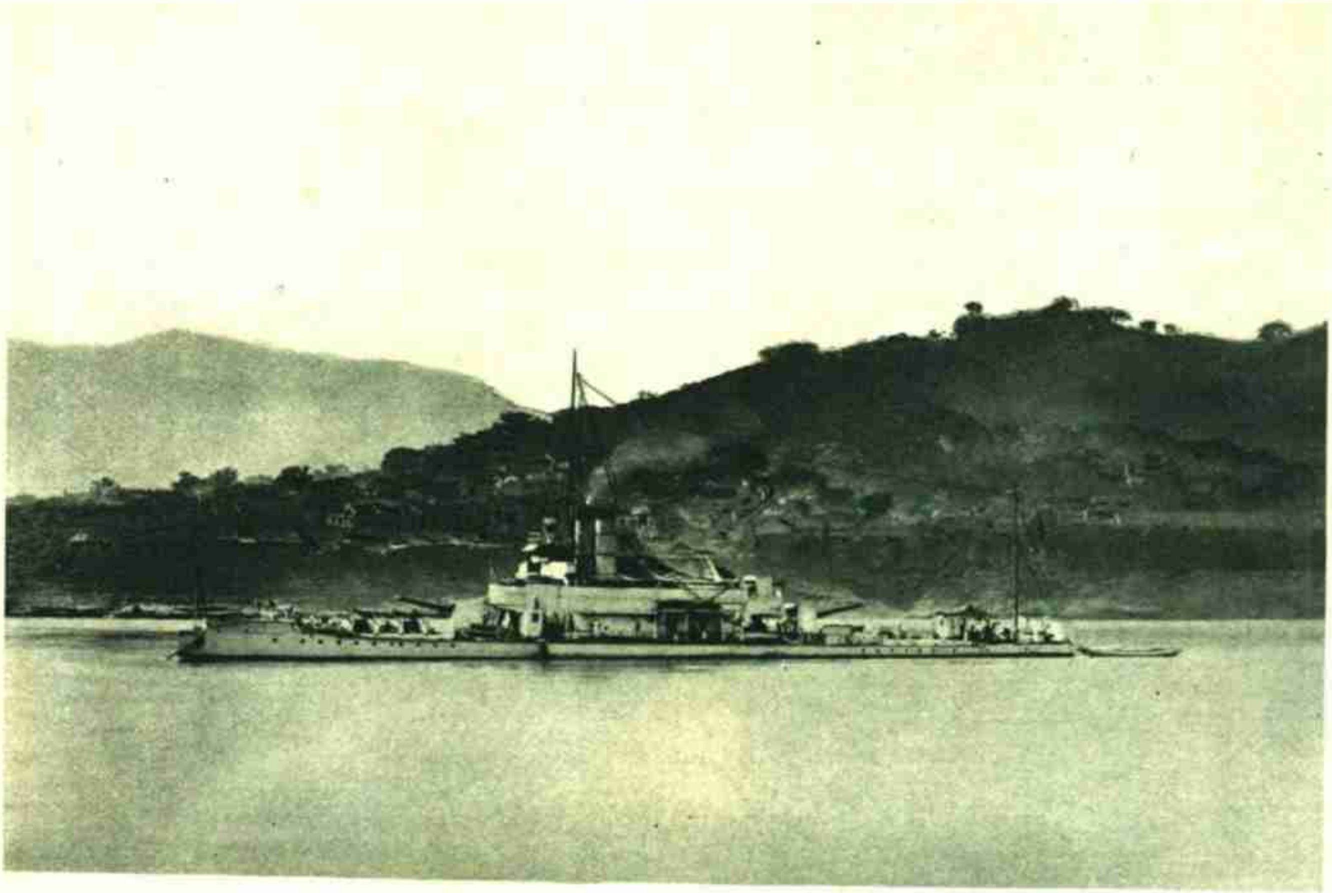


川軍總司令兼
四川省長楊森



在國際聯盟大會中
提出抗議之朱兆莘

萬縣之慘案(二)



九五慘案發生前碇泊萬縣之英艦柯克捷夫號將大礮卸衣實彈對準縣城準備轟擊之狀



轟擊後法國教堂樓房全部坍燬

女子游泳英格蘭海峽的成功







英法兩國間的英格蘭海峽，兩岸相距二十一哩，海浪險惡，航行困難。本年八月六日有美國十八齡女子亞台爾從法海岸下水，於十四點三十九分鐘內游泳抵英海岸登陸，其勇敢堅忍，傳爲一時佳話。上左爲亞台爾女士將下水時與友人握手。上右在水中掙扎之狀。下圖則爲女士在英岸登陸時受歡迎之狀。按英格蘭海峽游泳，先後成功者計六人，而女子則以亞台爾爲第一人。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三卷 第二十號
民國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發行

雜評……（一）
歐戰前後的國際政治……張慰慈（五）
英國與埃及問題之研究（柏林通信）……李景泌（一七）
圖 行軍……（二四）
坦及爾問題（國際問題研究之九）……胡愈之（二五）
中國之煙禍及其救濟策……周憲文（三一）
時事漫畫……（四三）



現代史料

俄國恐怖人物—迭秦斯基—之逝世……育幹（四五）
小協約事件……化魯（四八）
土耳其的新稅制……何作霖（四九）
法德的新關係……幼雄（五一）
國際會議的公用語問題與世界語……幼雄（五二）
俄皇被難記實……從予（五五）
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關係……李璜（五七）
五言詩起原問題……朱偰（六五）
動物大小論……何煥章譯（七五）
圖 哈爾濱中日工人工資之比較……（七九）
脫手羅大（小說）……黎烈文（八一）
波納爾之罪（小說）（完）……法國佛朗士著 李青崖譯（八七）
圖 中天明月……（一一〇）
梅蘿香（劇本）……顧仲彝（一一一）
收回上海會審公廨暫行章程（附錄）……（一二九）
時事日誌……（一三一）



雜評

□

我們做這一期的雜評的時候，正值所謂拒毒週，——自十月三日至九日的一週，而本期所載周憲文君的中國之煙禍及其救濟策一文，又適在這時排校竣事。我們當這時期讀這篇文字，對於中國禁煙的事件，實在不能不發一聲長嘆！

前清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的上諭，曾限定「十年以內，將洋藥之害，一律革除淨盡。」依這限期，現在應該將所謂洋藥之害革除淨盡得十年了；但是現在的情形是怎樣？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的大總統命令，曾令於禁種，禁運，禁吸三端，嚴厲執行。現在又過了十幾年了，這命令的效力，未聞取消過；而勒令種煙者何人？以特殊勢力收費護運者何人？全國人民，聲嘶力竭以求政府的制裁，迄未聞有過一次的嚴厲執行，此又何故？前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的中英鴉片戰爭，我們至今回想，還是憤氣塡胸，想一雪這奇恥大辱；但距今三年前，江浙之間居然又有鴉片戰爭之發生，我們還有何話可說？上面種種，一時湧現於心目，我們除長嘆之外，眞是無可如何了。

禁煙在十幾年前本是政府的責任；到了現在，這重大責任，反不能不由社會團體來擔負。國民既發起拒毒運動，依理應該對

於禁種，禁運，禁吸三端，努力進行。但這一次拒毒週中的全國拒毒運動，乃不得不以宣傳爲務，中國禁煙運動的環境，亦可想見！記者個人的私見，以爲中國的拒毒運動，本來是似繁而實簡的：「種」不必禁，祇要無人勒種便好；「運」不難禁，祇要有人肯不貪護運的巨款便好；至對於「吸」者的制裁，則有清末以至民國初元施行有效的舊規則在，亦沒有什麼困難。但是在眼前的政治與軍事的環境下，要想談到這幾層又無異難於登天。所以，這一次拒毒週中的全國拒毒運動，亦只好以宣傳爲務了。（穆）

□

近年來在華外國銀行信用太壞，常有倒閉之事，如民十中法實業銀行的倒閉，我國民所受的痛苦，至今未忘；現在華俄道勝銀行又於本年九月二十七日宣告停業清理了。牠倒閉的原因，傳說頗不一致：有謂該行巴黎總行因佛郎跌價的影響，虧累甚巨所致；有謂最近倫敦法廷判決該行一種款項訴訟，須繳一百二十萬鎊，該行無力支付，因以倒閉；有謂近來該行從事金價投機失敗，遂致不能支持。總之該行倒閉，由於巴黎總行發生的原因爲多；至於在中國的各分行，不過奉總行命令一律收歇罷了。

這事發生以後，關係於我國利益最大：第一，華俄道勝銀行是中俄合辦的銀行，我國是大股東，有庫銀五百萬兩之資本在內，不能不問一個着落；其次，該銀行受我國政府之委託，經理中東鐵路，又在該行存儲關款鹽款並各項借款與賠款本息，爲數殊巨；復次該行收受中國人民及中國境內外僑之存款，和所發鈔票流通於中國境內的都很不少，照說我國又是一大債權者；因爲有這種種關係，所以應由我國派員清理。現在我國雖已派定了王寵惠和法人寶道二人，清理中國境內各該分行的財產；但是法使瑪泰爾忽有抗議之事發生，抗議的藉口是道勝銀行曾在法國註册，應歸法國保護。其實道勝原是中俄合辦的銀行，俄國革命後總行才移至法國巴黎，但與法國不過有債務關係，卻並非法國銀行；法政府雖曾與該行另訂契約，但據北京外交次長王蔭泰宣稱，中政府當時並未接受法政府之任何通知，也沒有承認其移轉的表示；所以在法理上說，法國干涉這事，是毫無根據的。

但是法國爲甚麼要妄加干涉呢？原來法政府曾由道勝銀行經手，在我國中東鐵路投資很多，久想攫取該路爲己有。這只要

看在上一月，道勝銀行未倒閉以前，東西文報紙都有法使瑪泰爾赴奉舉動之推測，就可以想見法政府要利用道勝銀行以攫取中東路利權的野心；現在道勝倒了，法政府不通知我國，卽派員清理巴黎總行，也就可見其用意的一斑了。

將來巴黎道勝總行之清算，法國許不許我參加；我國各地租界中分行之清理，領團給不給我以便利，這都是事實上的阻礙問題，姑且不提。現在我們所要注意的有三件事：

一爲關款鹽款的存放問題。關款鹽款，從前爲擔保庚子賠款和一八九五年俄法洋款，一九一三年善後借款等關係，由中政府委任道勝分任保管經理，現在該行倒了，當然由我國收回關鹽款之保管權。現在國內銀行團從事於此項運動的頗爲熱心，但是同時外行如正金匯豐等也都要求分儲之權；而北京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忽將應解該行之鹽款，囑暫撥英商匯豐銀行存儲，這眞是令人大惑不解之事。關鹽款委託外行保管的害處，年來已痛深創巨，無俟煩言；這次幸有改正的機會，而政府又想鑄成大錯，這眞不知居心何在！我們切不可以爲這係「暫存」而不要緊，須知中國歷來喪失權利，也就是爲的「由暫時而終變爲永久。」最著的例子，如因洪楊之亂而外人取得海關代管權，辛亥革命洋稅務司取得關稅支配權，其初又何嘗不是說的「暫時」呢？所以無論是否「暫時」，我國不應再將應存道勝之關鹽款，改存匯豐，這是當前應力爭的問題。

二爲外國銀行的管理問題。外國在華營業機關，我國一向放任；遇有事故發生，動以領事裁判權來包庇，我國商民受害者，常至無可如何，辱國喪權，莫此爲甚！卽如這次道勝之倒，憑其總行一紙電報，便斷送中國官民若干利益；這何嘗不由於中國向無處置外國在華商行之特別法令所致。現在外人在華營業機關極多，如果長此沒有限制，則將來之危害勢必更無底止；所以爲亡羊補牢計，國民應當促進政府設法，以謀善後的方法，這也是一件要緊的事。

三便是外國銀行的信用問題。我國一般人平日總是相信外國銀行和商家，以爲可靠；近來外國銀行商家因不顧信用而倒的，已屢見不一見，這至少可以打破一般人的迷夢；現在道勝的倒閉，又可以給我們一次教訓了。我們以後總得相信這樣一個眞理：便是外國在華銀行，大都是帶有殖民地銀行的性質，其根

基穩固，全由於當地人民的信任；因信任而存款多，鈔票盛行，便令人覺得更可靠；其實都是心理作用，只要心理的障礙去掉了，我們只覺得殖民地銀行之可怕，那裏還能覺得牠可靠呢！（幹）

□

日內瓦的忠義堂——國際聯盟——新近添上了一把大交椅，新來了一名好漢，就是德意志。這位德意志好漢入寨以後，山上就非常熱鬧，忠義堂裏的座位，從新排定。當中的五把大交椅，是英法意日德五位大頭目坐的，旁邊的九把小交椅是哥侖比亞，波蘭，智利，聖薩爾伐杜，比利時，羅馬尼亞，荷蘭，捷克等幾位小頭目坐的。我們中國總算也輪到了第八把的小交椅。

我爲什麼拿忠義堂和國際聯盟相比呢？因爲聯盟的組織，在實際上和忠義堂組織頗相類似。在忠義堂上沒有所謂德謨克拉西，沒有所謂平等代表制度。誰有武藝，誰打的一手好拳，就配坐上一把交椅。聯盟行政會的組織也是如此，既不是拿各國的人口多寡比例分配的，又不是照地域大小來規定的，完全是一種頭目制度，其組織的目的，不過在於維持勢力的均衡。要是聯盟內加入了一個重要國家，便必須改變組織，不然就失卻勢力的平衡。這次聯盟大會於通過德國加入聯盟以後，同時把常任行政會員的席次由四席增爲五席，把非常任會員的席次由六席增爲九席，就只爲維持勢力均衡的緣故。

在實際上目前的國際聯盟是英法日領袖下的聯盟，德國加入聯盟爲行政會會員，是表示德國與英法的聯合，在歐陸外交上確是一件可注目的事情。至於非常任行政會員的分配，在聯盟大會，雖然煞費苦心，但誰也知道這些不過是替英法用作工具，並不十分重要。我們中國自從第二次大會落選以後，一般人對於聯盟頗爲失望，這次因朱兆莘氏的力爭，重又當選，外交當局自然要得意忘形。可是明白聯盟內幕的人，都知道替人家做工具，算不得十分光榮。國際的地位是要靠了民族全體的力量自身去掙得的。古話說：『寧爲鷄口，毋爲牛後。』土耳其至今不曾加入聯盟，而土國的不平等條約取消了，治外法權收回了。我們卽使在聯盟中佔了一把交椅，而所得的實惠究竟是什麼？萬縣事件，經我國代表在聯盟大會正式提出，結果是連發言權都受限制。單是這一件事，只貪虛榮不務實際的我國民，也就可以猛省了罷。（魯）



歐戰前後的國際政治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間的變更情形

張慰慈

一　歐戰以前的情形

在一九一四年，全世界共有八個又大又强的國家，就是英，法，德，匈奧，意，俄，日，和美。他們都有極大的土地，極多的人民，極豐富的物產，並且又有一種組織完備的經濟制度，在表面上看起來，差不多可以算是打不破推不翻的。他們的疆界當然是逐漸因天然形勢的變動而更改的，但他們的勢力確是根深蒂固，是世界政治方面一種永久的主動力。這是從四五百年歐洲歷史推度出來的結論。自從這幾個強大的國家發現以來，他們總是繼續不斷的併吞其餘的弱小國家，增加他們自己的勢力，凡與他們有利益的事他們是無所不爲，無惡不作，其結果就是在二三百年之內，把歐洲中世界遺留下來的無數國家都歸併起來了，祇剩了六個大國，和十幾個小國。在歐戰發生以前的五十年之內，這政治統一的進行差不多可以算是達到最高的限度。

從一八七一年到一八七八年，歐洲地圖上獨立國家的數目最少。那時候德意志和意大利都已統一了，但希臘還沒有完全和土耳其脫離關係。從一八七八年到一九一四年，歐洲的情形大致是沒有更動的。雖則在這個時期之內，因爲希臘的獨立，巴爾幹半島區域已經發現一種分立的趨向。在一百年之前，巴爾幹半島區域是直接或間接在土耳其一國的主權之下，到了一

九一四年，這塊區域中至少發生了六個獨立小國家。但普通一般人都把這種現象看做一塊地方上的特別現象，不能影響於世界大局的；並且也祇因為土耳其政治的特別腐敗，所以才發生的。從一七六八年到一七七四年俄土戰爭以後，土耳其早已不算是一個大國，所以巴爾幹半島小國的成立也祇可以算是一個小國分做幾個更小的國家，與歐洲的政治地圖是不發生重大影響的。同時在歐洲範圍以外，全世界各處土地都被幾個大國併吞了，所以人民的眼光祇注意於這合併的趨勢，看不到歐洲東南角上一部份分立的趨勢。

從一八七八年到一九一四年之間，非洲全洲，除了兩個國家(Abyssina 和 Liberia)之外，差不多都被歐洲七個國家瓜分完結，其中得到最大部份的自然是英，法，德，意四個大國。幾個大國同時又在亞洲擴充他們的勢力。英國和俄國在東方中部的勢力範圍擴充到阿富汗和波斯；英國又併吞了上緬甸和南掌；法國增加了安南的土地；美國從西班牙手裏奪到菲律賓羣島；日本併吞了臺灣和高麗，同時又把南滿洲歸入其勢力範圍之內，北滿洲是歸入俄羅斯的勢力範圍之內。在旅順，威海衞，和膠州，日本，英國和德國都設立了軍港，想逐漸擴充他們的勢力到中國內地。十九世紀下半期列強勢力侵入中國自然是一件極重大的事實。從人口和物產方面說起來，中國是要算世界上第一個國家，但中國是向來閉關自守，直到了十九世紀時候，從未加入西歐大國的團體之內。中國既沒有像日本那樣模仿西歐的形式，打了兩次勝仗，變成一個西歐式的大國，又沒有像印度那樣完全被歐洲征服。但世界政治的重心早已移到遠東中國方面，中國問題將來究竟怎樣的解決是完全要靠我們中國人的能力和決心。

歐洲勢力正在推廣到非洲和亞洲時候，南美洲發現了多數獨立的小國。歐洲土耳其的分裂也許祇是一個區域間的問題，但南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帝國的分裂是影響於全歐洲的政治生命，決不是一個小問題。在一九一四年歐洲土耳其分做六個巴爾幹半島小國時候，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美洲殖民地已經變為十九個獨立國家了。這是不是抵抗大國擴充勢力的一種趨勢呢？美國的答案是是的。北美洲政治家把列強的勢力看做是歐洲的勢力，決不能任其擴充到美洲大陸方面。當南美

洲殖民地人民推翻西班牙和葡萄牙勢力的時候，歐洲幾個大國正在組織一個神聖同盟，抵抗一切的革命行動，他們確想干涉南美洲事務，或者幫助西班牙和葡萄牙恢復其勢力，或者利用這個機會擴充他們自己的勢力，美國爲自衛起見，就不得不設法抵抗，其結果就是門羅總統於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在美國國會的宣言，其大意是美國決不能承認歐洲列強干涉美洲各獨立國的事務。這就叫做門羅主義。

門羅主義的意義是很明瞭的，美國政府也很有誠意保持這種主義。但美國的用意卻是消極的，祇想利用這種宣言，阻止歐洲大國勢力擴充到南美洲。但在事實上，門羅主義的結果卻與美國原來的用意相反，因爲西班牙和葡萄牙本來不是大國，但美國既能保持門羅主義，他本身的地位却變成一個大國了。其結果就把大國的制度從舊世界移殖到新世界，南美洲區域變成美國的勢力範圍了。但這種結果卻是美國和南美洲共和國都不承認的。南美洲共和國萬不肯承認他的主權是受門羅主義的限制。可是美國在新大陸上所佔的特殊勢力卻是顯而易見的。因有美國的保護，南美共和國雖則經過了長期的內亂，還能保持其獨立，若是在別處，這樣不能自立的國家早已被歐洲强國所併吞了。南美洲小國也像亞洲和非洲小國一樣，時常同歐洲大國人民發生經濟上的關係，但他們是無妨害的，決不至於發生意外的問題，不像在亞洲或非洲，這類經濟的關係，往往是干涉各該國內政的第一步。歐洲各强國對於南美小國也往往藉口於經濟方面的問題，想實行種種軍事的或政治的干涉，但美國政府總是很堅決的阻止這類的行動。所以從這一方面着想，美國確是限制南美小國的自由，就是否決他們放棄那已經得到的獨立權，這當然是很有益的，但我們同時卻不能不承認這也是他們自由權力方面的限制。在歐戰以前的幾十年之內，墨西哥，巴西和其餘南美小國所以沒有被法國，德國或英國併吞，祇因美國的影子繼續不斷的把他們遮蓋住，永遠沒有離開過他們。

所以到了一九一四年，八個大國佔據了地球上大部份的面積，把持了大部份的財源，統治了大部份的人民。他們的勢力實在是大得不了。這一層我們可以用統計來證明的。在一九一四年，祇有我們中國還沒有完全到他們的勢力範圍之內。除了中

國，再除了美國勢力範圍之內的南美共和國，世界上祗有三個人口超過一千萬的獨立小國家，這三個國家——西班牙，土耳其和阿比西亞——沒有一國的人口是超過二千萬的。阿比西亞又是非洲東北部的一個半開化的國家；土耳其在名義上雖是獨立的，但在事實上，其主權卻是不完備的。所以在這類的國家中，祗有西班牙一國可以算是完全獨立的文明國。至於那種人口不到一千萬的國家，那時候共有十四個；但他們人口的總數還不到六千萬，這就是說，還比不上德國在歐洲區域以內的人口數目。但從人口的數目上說起來，德國卻是八個大國中的第四個。假使把比利時剛果 (Belgian Congo) 與荷蘭東印度的人口，再把西班牙和西班牙殖民地人口加入在這十四國人口的總數之內，合併起來的總數也祗有一萬四千萬，比之俄羅斯一國的人口還差一千多萬。南美洲共和國的人口總數也比不上美國一國的人口數目。所以在歐戰以前，祗有中國的土地，人口和財源還能同各大國單獨的比一比，可是中國的地位，中國的實力，卻一天不如一天，還比不上歐洲的小國。

所以在一九一四年，世界舞臺的勢力是完全在幾個大國手裏。可是他們的實力也祗是浮面的，沒有堅實的根基。就在那時候，有一般精細的學者，放遠眼光研究世界大勢，早已看出他們地位的不穩固。因為這種大國是兩種極大的勢力——工業制度和民族主義——的出產品。當工業制度和民族主義初發生的時候，有幾個國家，或因地位的關係，或因歷史的關係，或因別種原因，於不知不覺之中受到絕大的利益，藉以擴充他們的勢力，達到大國的地位。可是工業制度和民族主義澎漲的速率，實在不是人力所能阻止的，也不是國家的政治勢力所能抵抗的。在二十世紀的初期，工業制度和民族主義的發展已經到了第二個時期了，就要入手推翻他們自己在第一個時期所建設的大國制度了。

在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七一年之間，歐洲經濟生活的發展使那時候的小國不能在經濟方面自立，因此，政治的組織也得跟了經濟發展的路上跑；經濟生活的範圍推廣了，政治團體的勢力也擴充了。工業制度發展的第一個時期確是幫助那種大的政治團體的發生，並維持他們的勢力。因為經濟方面的需要，那時候德意志各小邦不得不組織一個關稅同盟，這種經濟上的

聯合就變成政治聯合的根基，德意志關稅同盟成立不久，德意志聯邦也就跟了成立。這是從正面證明政治上的團結力是發源於經濟的需要。同時我們還能從反面證明經濟的需要是維持政治組織的一種勢力。比方匈奧帝國所以能維持其地位，祇因爲這種政治組織是能保持多瑙河（Danube）區域和亞得利亞（Adriatic）海口間的經濟上的聯合。無論那一個國家都想得到一個出海的口岸，或者單獨的擴充勢力到海口，或者和鄰國合併起來，佔據一個海口。在一九一四年，歐洲大陸上祇有兩個沒有海口的國家，這就是瑞士和塞爾維亞。到了後來，歐洲各大國爲尋覓工業上所需要的原料和工業品的市場起見，他們就是有了出海的口岸，還不能心滿意足，他們又推廣勢力到歐洲範圍以外的各地方。經濟獨立是他們的目的。但從一八七一年後，歐洲各大國雖已伸張勢力到海外，雖已變成人種複雜的殖民地大帝國，不過工業制度發展的趨勢是包括全世界的，各大國的勢力伸張得愈廣，愈不能在經濟上獨立，當時的情形反而比不上工業革命以前各國勢力限於一洲範圍以內的時候。

並且從人口的分配，資本的流動，貨物的交換方面着想，除了統一全世界的大帝國之外，無論怎樣大的國家決不能在經濟方面完全獨立的。在一九一四年的八個大國之中，祇有三個還有那種適宜於溫帶人民永久居住的空地，並且也祇有在俄國和美國，這類空地是與本國人口的中心點接連的。英國的空地都是在海外的，各地和本國的交通是都要靠英國海軍去保持。資本家在國外投資，各國政府就往往借此實行干涉別國的內政，這一層又能證明各國的經濟生活早已伸張到各國政治區域的範圍以外了，就是那種政治區域範圍較小的小國也是這樣的。智利（Chile）的燐酸鹽，俄國和美國的五穀都是出口銷售於全世界各處；瑞士和比利時各項工業所需用的原料，也同英國或德國一樣是從世界各處收集下來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全世界的交通差不多已經恢復了那小國從前因各大國政治勢力伸張所失去的國際地位。鐵道的路線，電報的路線，輪船的航路都是根據於各工業區域的經濟需要而決定的；並且爲達到最高的經濟利益起見，這類交通的路線是往往不顧政治方面的疆界，甚而至於破壞各大國經濟獨立

的目標。並且一個通商大口岸又往往不單是本國貨物進出的口岸，同時也是別國貨物進出的口岸。比方從意大利的口岸基諾亞(Genoa)進出的貨物是瑞士德國意大利三國區域內的出產品，或是這三國各區域內所運進的貨物；又如比利時的通商大埠盎凡爾(Antwerp)是法國，德國，比利時三國各區域所公用的口岸。從前奧國波希米(Bohemia)工業區域的出產是從易北河(Elbe)運到德國漢堡(Hamburg)出口，並不從多瑙河(Danube)運到忒里斯德(Trieste)出口，雖則那時候的波希米和忒里斯德都是屬於奧國的區域。有幾個小國因為他們地位的關係，變成交通的要道。從英國到印度的郵政，有一條路線是要經過瑞士的一個隧道；從魯爾(Ruhr)運到意大利米蘭(Milan)的煤是要經過瑞士另一個隧道。凡從俄國南部運出的五穀或由別處運進的笨重貨物都得經過黑海海灣，但這條交通要道卻是在土耳其手裏。一個波斯的鄉下人能夠用一把斧頭，割斷印度和西方的電報線。因此，幾個小國的地位就變成極重要了，他們確有能力阻礙各大國經濟上的發展，他們人民能夠阻礙火車輪船和郵政的通行，假使他們不禁止從流行病區域往來的船隻，他們還能屠殺各大國的人民，因為微生蟲的傳染比之人民的往來或貨物的運輸更容易更快。

在歐戰發生以前的五十年之內，因為這種新的經濟趨向，國際間早已發生一種新式的國際組織，其所討論的事務並不是普通那種政治問題，卻是關於郵政，鐵路，航務，衛生，和其餘一切各國所不能單獨解決的經濟問題。這類國際組織的議事手續也和國際間政治會議普通所採用的手續有兩個根本不同的地方。第一，大國和小國都是立於同等地位，因為關於經濟事務，小國的允許或否決也是很重要的，大國如果能得他們的同意，自然可以得到多少利益。第二，凡在國際間的政治會議中，一切問題都得要各國一致同意才能議決；但在這類的國際經濟會議，多數票數就能表決一種議案。關於交通或運輸等類問題自然要得各國一致同意才有解決的方法。但同時少數派也曉得在經濟方面統一的辦法是最有利益的，值得犧牲他們單獨的偏見，服從多數的公意。這也是從經驗上得到的。

所以到了一九一四年各大國早已在經濟方面，放棄了一部份他們從前在政治上所爭得的特權。他們的勢力是很大了，但

還不夠抵抗那種新發生的經濟勢力。他們在政治上的勢力無論怎樣大，他們沒有一個有經濟自立的能力。在歐戰時，德奧對於俄國的經濟封鎖政策，協約國對於德奧的經濟封鎖政策，比之軍隊的勢力或外交上的壓力還要害怕得多。英國從德國潛水艇方面所受到的損失比之無論那一次的決戰，陸戰或海戰，還要大。末了，協約國能夠得到最後的勝利，也祇因為他們能夠把經濟的實力合併起來，同時還能得到海外各中立國經濟上的幫助。所以在事實上，近來因為經濟勢力的澎漲，各大國的勢力就沒有像從前那樣大；同時他們在政治範圍以內的勢力，又因民族自覺心的發生，也逐漸有不能支持的趨勢。民族自覺是新近發生的現象，對於國家基礎的影響卻與從前的民族主義相反，有一種破壞和分裂的趨勢。

歐洲西部是民族主義的出產地。但在西歐，這民族自覺的新趨勢差不多是看不見的。西歐民族早已在國家的政治區域範圍之內，逐漸發生一種團結力，民族團體的範圍是完全由政治區域決定的。凡在一個政治區域以內，各種語言不同的人民往往受了政治的影響，團結為一個民族，語言相同的人民又往往分散於幾個政治團體之內。西歐政治團體的勢力實在是很大，早已把人民間語言的界限打破了。語言不同的人民早已同化於一個政治團體之內，西歐在這幾百年的歷史上，除了愛爾蘭之外，各處並未發生什麼民族的問題。比方比利時和瑞士都是兩種或三種語言不同的人民所組織的國家；法國邊界方面的人民都不是說法國話的，可是在民族的感覺方面，他們卻同那般說法國話的法國人完全相同的。同時在法國政治區域範圍以外，那種說法國話的比利時人民或瑞士人民卻沒有法國的民族性。所以從政治區域的界限方面着想，西歐民族主義確是一種保守的勢力。

但在西歐人民所設立的海外殖民地中，民族主義卻有一種建設的能力。歐戰前八個大國中的一個——美國——就是一百五十年前從英國民族中分出來的，那時候北美洲的英國殖民地人民，因受新環境的影響，發生一種獨立的民族性，其結果就是北美合衆國的成立。南美共和國也是同樣的和歐洲本國民族脫離關係後而成立的。最近英國各自治殖民地也已發生了獨立的民族性。這一類的民族主義，不像在西歐那樣，人民因

歷史的關係，於一定區域之內，逐漸同化出來的，卻是發源於殖民地人民因地理的關係，又因海外新環境的影響，逐漸發展他們的個性，和自治的能力，到了自覺性成熟時候，他們就有一種新的民族觀念，建設一種新國家。歐洲民族在海外設立的自治國家都是這樣發生的。這一種趨勢確能抵抗從前各大國擴充後那種政治集中的勢力。當初各大國的勢力逐漸澎漲，從歐洲大陸推廣到海外各處，這當然是一種政治集中的趨勢，各大國的土地區域一天增加一天，勢力一天大似一天；不過政治的趨勢往往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歐洲民族一心一意的擴充勢力，其結果反而分散自己勢力，自己造成將來自己的對敵。這一種民族分離的趨勢在十八世紀末了美國獨立時候已經發現了。可是同時又有別種原因把這種分裂的趨勢遮蓋住了，所以就是西歐各大國也沒有察覺。比方英國失去了十三個美洲殖民地後，立即得到澳大利亞洲，抽償其損失，很容易把美國分離的事實忘卻了。又如南美洲各殖民與西班牙葡萄牙脫離關係後，他們就被美國收吸到勢力範圍之內，在以後的一百年之內，他們在國際間的事務方面，並沒有積極的行動，所以除了美洲以外，別國並未曾與他們發生什麼國際間的大關係。末了，英國各自治殖民地新近所發生的民族自覺趨勢使他們與英國之間發生一種特別的不確定的關係。但無論如何，海外民族主義的分裂趨勢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在西歐的舊國家，民族主義保持了舊有的政治區域界限，在海外的新區域，民族主義建設了新的國家。但同時海外那種建設的民族主義和西歐那種保守的民族主義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就是他們的根據都是地理上的區域，並不是語言的關係。從這一方面着想，他們同歐洲其餘各處的民族主義是完全不同的。

在歐洲的中部和東部，民族主義的根據，並不是歷史上固定的政治區域界限，也不是地理上的區域，卻是語言的界限。西歐民族主義的特點是保守的，海外民族主義的特點是建設的，中歐和東歐民族主義的特點是破壞的，其趨勢是要使政治地圖適合於語言的地圖。假使政治地圖是較小於語言的地圖，這種民族主義就要打破政治地圖的界線，使同一語言的民族合併起來，組織一個大國家。反轉來說，假使政治地圖是較大於語言的地圖，那末這種民族主義就要破壞政治的組織，使各種語言

不同的民族各自獨立，分做幾個小國家。第一種現象發現於歐洲中部，第二種現象發現於東部。在一八七〇年以前，意大利和德意志祇是兩個地理上的名詞，在這兩塊大區域之中，各有一種語言相同的民族，分散於好幾個獨立的政治小國，但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七一年之間的民族（語言的）運動，和當時的經濟趨勢就把這兩處三十一個小國合併為兩個第一等的大國。不過同樣的民族主義運動就破壞了東歐的政治地圖，使東歐區域四分五裂，分做無數的小國，這是因為東歐國家的界限是較大於語言的民族區域。

在歐洲東部，拿破崙戰爭以前政治地圖的發展是與西歐的情形相同，與意大利德意志的狀況完全相反。從十四世紀以後，這區域中的幾個大國逐漸發展，擴充勢力，歸併了許多小國。第一個時期祇是幾個國王以個人的名義，合併兩個國家，設立一種政治學上叫做身合國的組織。例如第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波蘭和匈牙利的合併，這兩個國家的社會組織雖是相同的，他們的文化也是一樣的，但他們地理上的地位是不相同的，很難合起來的，所以這兩國的合併也祇是短期的，第一次合併了十二年，（從一三七〇年到八二年）第二次合併祇有四年（從一四四〇年到四四年。）波蘭和立陶宛（Lithuania）因有地理上的關係，又因那時候德意志民族勢力有向東方擴充的趨勢，所以他們在一三八六年的合併是有永久的性質，以後又在一五六九年時候，規定一種根本的憲法上的聯合計畫。同時從一四三六年以後，匈牙利是屢次傾向於波希米和奧國，到了土耳其打入西方時候他們就不得不於一五二六年合併起來，直到一九一八年方才解散。

這三個國家——匈奧，土耳其，波蘭立陶宛聯合國——是東歐最古的大國，他們都是由幾個小國合併成立的。此外，瑞典和普魯士也曾在東歐佔過第四把交椅，但他們所活動的中心點是在東歐區域以外，他們祇與東歐區域的邊界發生幾許關係而已。在十八世紀的初期，瑞典的地位就被普魯士佔了去；同時俄羅斯勢力擴充後，東歐大國的數目就從四個增加到五個。但不到一百年時候，波蘭被俄，普，奧瓜分，東歐大國的數目又減為四國，就是土耳其，俄羅斯，普魯士，奧大利。到了一七九五年時候，東歐所有的土地被這幾個大國歸併完結，各大國的土地都是

互相接觸的，其間並沒有那種所謂緩衝區域或永遠中立的小國。比方波羅的海區域已經失去其政治獨立地位，不能作為俄羅斯，普魯士和瑞典之間的緩衝區域，如同西歐，比利時，荷蘭在德，法，英三大國之間所佔的地位一樣；山嶺區域的波希米也不能像瑞士在西歐的地位一樣。自從波蘭末次瓜分（一七九五年）直到希臘獨立成功（一八三〇年），東歐區域內獨立國家的數目要算是最少的了。在這幾十年之內，三個大國，普魯士，奧大利和俄羅斯，把持東歐國際間所有事務。普魯士的地位確是很特別的。從民族運動方面着想，普魯士（一八七一年後改為德意志）在東歐和西歐的地位完全是不同的：在西歐，他設立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根據；在東歐，因為瓜分波蘭土地的結果，他也是一個民族複雜的大帝國，如俄羅斯，奧大利，和土耳其一樣。直到了歐戰發生之前，俄，普，奧在東歐的特殊勢力還是很強大的；在表面上看起來，他們的地位還是很堅固，不能搖動的，祇有幾個民族主義的信徒敢在那個時候預料他們行將如土耳其一樣，不久就得要分裂了。可是從他們內部的狀況着想，這三個大帝國確是像土耳其一樣，也有根基極深的同樣病源，發作的時期就在目前。

所以在一九一四年，東歐的政治狀況和西歐的情形有兩個根本不同的特點。第一，東歐各大國並不像西歐各大國一樣，能在海外設立新國家；第二，他們本身也不像意大利和德意志那樣，是民族運動的出產品。他們確已在政治方面統一了他們的土地，可是他們土地區域範圍以內的人民並沒有同化，並沒有一種共同的民族性。他們祇是利用武力組織起來的大國家，並不是由人民心悅誠服連合起來的民族國家。西歐各國，像法國，瑞士等，也有各種言語不同的人民，但西歐各國人民卻都能忘記他們言語方面的不同，自以為他們有種種共同的觀念，共同的利害關係，換句話說，就是他們自以為有一種民族的特性，都是法國人，或瑞士人，不是說法國話的瑞士人，或說德國話的瑞士人，也不是說德國話的法國人或說法蘭達(Flemish)話的法國人。東歐幾個國家實在沒有做到這一層。他們對於這個民族問題實在永未曾解決過。其結果就使歐戰前後的東歐歷史受到一種極重大的影響。東歐民族問題的不能解決當然有種種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因為東歐的政治和社會狀況並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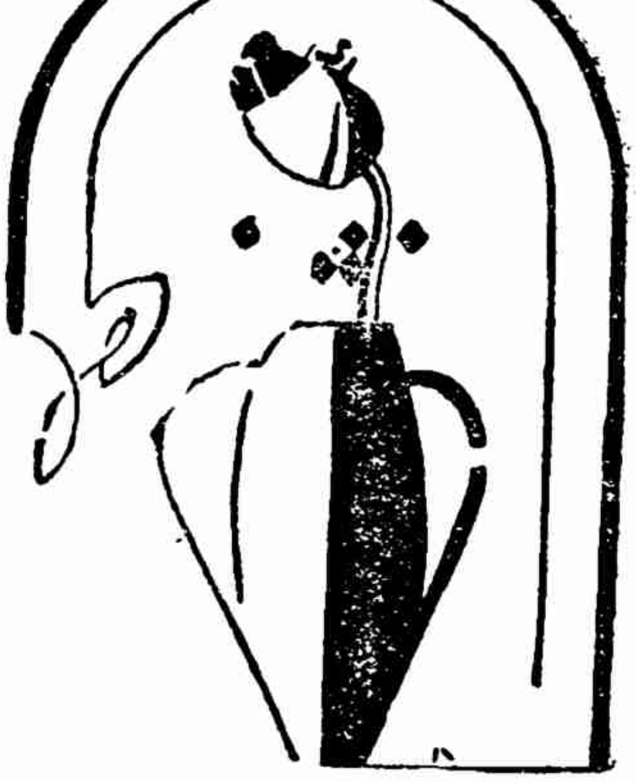
有像西歐那樣的開化，人民的眼光淺近，離不了從前那種小團體小組織的部落觀念。還有一種原因是歷史上那種偶然發生的意外情形，使東歐人民永久分離，阻礙他們發生一種共同的民族性。比方像波蘭的瓜分，使波蘭人民分散於俄，奧，德三國的勢力範圍之內，他們自然永沒有發生同情性的機會。他們祇能在較小的共同言語區域之內，互相團結起來，組織一種完全以共同言語做根基的民族團體。東歐地方本來是歐亞交界的地方，人種最多最複雜，因此，那地方的民族種類就也非常之多，有波蘭民族，有立陶宛民族，有白俄羅斯民族，有烏克蘭(Ukrainian)民族。

匈奧帝國是到了一九一八年才瓜分的。在波蘭瓜分時期，一七七二年至一七九五年之間，奧皇 Joseph II 屢想採用德意志民族統一的方法，在他的領土之內，使各民族發生一種共同的國家觀念，可是他的目的卻始終沒有達到。假使奧大利帝國政府能夠採用一種寬容政策，以平等待遇的方法，對待各種言語不同的民族，那末也未始不能像瑞士一樣，使各民族發生一種超過言語團體範圍的國家統一觀念。瑞士的民族問題是以寬容的精神解決的，但奧國政府卻始終沒有想到「寬容」這二個字。在一八六七年，奧大利和匈牙利改組計畫實行，以後變爲匈奧聯合王國，也祇使兩種最大的民族把持一切的權勢而已，在奧大利，政治的權力都在德意志民族手裏，在匈牙利，麥葛遠 (Magyars) 民族把持所有的特權，至於其餘一切的弱小民族都得受這兩種民族的支配，在他們權力之下過壓迫的生活。因此，東歐的所謂民族觀念並不能統一政治區域範圍以內所有的人民，祇是各種言語團體的一種團結力。民族自覺的勢力能幫助德意志和意大利統一他們的政治地圖，但在東歐，卻又使三個大帝國四分五裂。這是因爲在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七一年之間，中歐的言語團體是較大於那時候的政治團體，德意志區域和意大利半島都是德意志和意大利民族居住的地方，可是那時候這兩處地方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國家，祇有無數的弱小國家，到了各處人民覺悟了他們有同種同文的關係，他們自然容易聯合起來，組織一種強大的民族國家。東歐的情形卻完全不同。在東歐，因爲歷史的關係，各種言語團體的區域並沒有一種清楚的界線，如高山大河之類，往往各團體區域之間差

不多沒有界線可說，各種民族早已互相混雜，並且言語的區別也祇是各社會階級，或各項職業，或各種宗教間的區別，並不是各地方間的區別。在這類的地方，東歐大國自然也很容易使人民發生一種超過言語團體的國家觀念，造成一種多數言語的國家，如瑞士和比利時那樣。但俄，奧，普三大國的政策不能使東歐民族心悅誠服，因此，凡關於民族統一的計畫總是失敗，其結果就造成東歐的擾亂局面。東歐那種言語的民族主義確是忽然發生的，各大國除了武力之外，實在沒有別種的抵抗方法。不過各大國的武力也並不是推不倒的，各弱小民族如塞爾維亞，希臘，和巴爾幹半島其餘民族早已打倒了土耳其的武力，設立了獨立的國家。十九世紀的土耳其自然是東歐各大國中最衰弱的一國，可是維也納，聖彼得堡和柏林政府卻也像君士坦丁政府一樣的不中用，沒有抵抗民族主義的能力。一百多年前，奧大利政治家梅特涅早已預料那時候希臘獨立的成功將來勢必搖動東歐各大國的基礎。

從事實上說起來，言語民族主義的發展和那時候東歐的政治團體是沒有調和的餘地，決不能同時並存，或者在奧大利，俄羅斯，和普魯士的波蘭區域之內，民族主義絕對沒有發生的機會；或者這三個大國須被民族主義所毀滅，如同土耳其和從前德意志，意大利區域內各小國一樣。歐戰以前東歐的歷史祇是兩種大勢力相爭的歷史，一方面是各大國的實力，一方面是一種看不見的政治觀念，歐戰時候所發生的經濟勢力總算把這東歐問題解決了。哈布斯堡 (Hapsburg)，霍亨索倫 (Hohenzollern) 和羅曼諾夫 (Romanov) 三個王室內受民族主義的攻擊，外受敵國封鎖政策的影響，以致人民經濟方面受到無窮盡的痛苦，四年歐戰的結果就毀滅了世界八個大國中的三國，並使全世界發生一種革命的結果。

(未完)



英國與埃及問題之研究

李景泌

一

非洲大陸，近年來有三大問題最令世人注意：(一)摩洛哥問題；(二)亞比色尼亞問題；(三)埃及問題。摩洛哥與法蘭西西班牙血戰數年屢獲奇勝，然而以蕞爾小邦，抵敵兩大帝國主義的國家，何怪其終至失敗？可是說起來終是國家主義的志士所最傷心的一件事。亞比色尼亞雖爲非洲唯一的獨立國家，且於一九二三年加入國際聯盟爲會員之一，但是近來的帝國主義者——尤其是英意——已在磨刀霍霍中了，將來或是瓜分或是共管，刻正在帝國主義者分贓會議之中，至於能否抗住強權，仍保全其獨立之名，則要看彼愛國志士的奮鬬如何，容異日再另文論述之。

二

歐洲自大戰以後，戰敗的國家如德奧諸國，經濟困難，自勢所必至。至於那些戰勝的國家的經濟情形，較諸戰敗的國家也看不出如何的舒裕。其中比較好一點的還要算英國，這當然因爲牠——英國有特殊情形，可以使牠的經濟地位不十分動搖。這個特殊情形，便是說因爲牠有那麼多殖民地供給牠的原料，並作牠的商品銷場。拿人家的原料來製造一下，復賣給人家，使本

國人民的時間，不白費於失業，而得着相當代價，況維繫英國經濟的航業得藉豐富的運輸，加大收入，增加多少人民的工作機會。國民經濟既裕，國家財政，自無困難，此理至爲明顯。

蘇彝士運河爲英國東方和澳洲殖民地的重要門戶，要想控制那些殖民地，自非把蘇彝士運河主權緊握在自己手中不可。蘇彝士運河所在之地，爲埃及領土，所以英國對於埃及的統治權，決不肯放鬆一點。

不過戰後，世界弱小民族咸爭獨立與自由，民族自決之聲，高唱入雲，埃及爲最古的文化國家之一，那甘永做他人的奴隸？況埃及國家主義領袖柴魯爾 (Saghlul) 早就引導其同胞，力爭祖國之獨立與自由。大戰以前，柴氏雖不幸屢次失敗，又遭兩次放逐，——第一次逐至瓦爾達 (Walta) 第二次逐至錫蘭 (Ceylon) ——而絕不因此灰心，且仍本堅忍不拔之志和不爲利誘，不爲威屈的精神，向前奮鬭。至一九二二年英人見高壓之無效，不得不忍氣呑聲的許埃及爲自治國，並請柴氏爲宰相。但柴氏始終以謀祖國之獨立與自由爲懷，所以在其宰相任內，除對於一切有損於埃及主權，常向英人提出抗議外，並力要求埃及舊領土蘇丹仍須受埃及統治，因此英人忌之益深。洎乎一九二四年秋，英國駐蘇丹總督李斯台克 (Sir Lee Stack) 在開羅被刺，英國卽向埃及下哀的美敦書，要求埃及在蘇丹的軍隊一律撤退，及承認英國在蘇丹能無限的推廣水利區域。柴氏不忍喪權辱國，自行下野。繼任者爲齊華 (Ziwar Pascha)，齊氏向帶親英色彩，且值此兵臨城下，故一一允許英人之要求，且將國會解散。至一九二五年春國會新選，瓦兒芽黨 (Walfd Partei) ——柴派當選者共一百零一人，較其他黨派之得一百零五席僅少四席。英人見四席之差，原不足以減柴派之勢，國會開幕尚不及三日，卽暗中迫埃及國王下令解散，自是埃及人民的代表機關卽無形停頓。英人以爲如此抑制一下，埃及人的愛國熱度，或者可以煙消雲散，英國的利益可永遠保全。不料埃及人的愛國熱度不僅五分鐘，所以本年——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國會選舉結果，柴派得了意外的勝利，埃及國會共有議員二百一十四人，而柴氏一派卽佔了二百零五席。因此英國全國震動，深慮在埃及的利益從此根本動搖，而各殖民地——尤其是東方的——的保障，亦因而發生危險，所以英國的晚報(Evening

Standard)向政府提出下列的政策：

(1)波爾賚(Pordsaid)及蘇彝士運河兩岸不但須歸英人管理，且須駐紮大兵以資鎭攝。

(2)英人須管埃及的最高法院。

(3)英人在埃及各機關服務人員須增加。

(4)英國駐埃及的軍隊須增加。

(5)英人須有監督埃及報紙之權。

以上各條，雖是一種建議，但也可看出英人對於埃及的恐慌了。埃及與英國殖民地關係之重大，既如上述，而在經濟方面，埃及除各項出產皆可爲英國原料外，尤以棉產爲最有關係，英國三大工業——航業，礦業及紡織業——中之紡織業特別發達，無論何國均不能與之競爭，即以埃及供給他棉的原料爲最大原因。今埃及人居然要脫英羈絆，完全獨立；那能不起恐慌？不過恐慌自恐慌，埃及人既已覺悟，愛國思潮，充滿尼羅，不達到圓滿的目的，那裏肯能休呢！

三

目前埃英間的形勢，我們已大概明白了，再進而看看歷史，研究英人用什麼手段去侵略，及埃及何以致亡，好做我們的殷鑑！

埃及自邁阿力(Mehmed Ali)爲總督以來，歐洲文化勢力即漸侵入其中，再自一八五八年埃及以蘇彝士運河開鑿之權讓諸法人雷舉布(Ferdinand de Lesseps)以後，埃及與地中海列強關係便日深了。阿力次子伊士邁(Ismail)幼年求學於巴黎，舉凡大量屯積，交易所投機及財政冒險事業皆知道了，且認定爲新文化。及其爲埃及總督，——他自一八六三至一八七九年爲埃及總督——因用全力經營，想把那古老之邦，一變而達於新文化之域，換言之，即欲使那農業國家，進而爲資本主義化就是。但需款甚鉅，籌措何從？唯一方法，只有向人借款。但可注意的，即他不借之於法而借之於英。英國銀行界見了這筆交易，自然笑容可掬的任意貸與，至一八七五年已有六千八百萬之債負，再加匯兌損失，又益二千八百萬之虧欠。該款項之大部份用於公益及文化事業；蘇彝士運河至一八七五年已告竣工，除法人外埃及亦佔股份不少(後被英人完全買去)鐵路由二百七十五英里增至一千一百八十五英里，電線敷設至五千餘

英里之長橋梁亦築成一百三十座，就中以格郎磊橋（Gesire-Brücke）爲最著名；亞力山大里亞（Alexandrien）開成了商埠，並於該地及開羅裝置水管，蘇彝士運河中之船塢及燈塔亦應有盡有，造糖工廠多至六十八個，開羅及其他城市之大馬路均整然可觀，此外並開墾荒地一百五十萬德畝，（每德畝計中國畝五畝）每年出產預算可得一百十一萬鎊，入口由一百九十九萬一千增至五百四十一萬，出口由四百四十五萬四千增到一千三百八十一萬，人口亦由百萬之譜增至五百五十一萬八千，亦可算駭人了。

埃及自一八三一年與土耳其戰，屢勝土軍，後以英法普奧干涉，於一八四〇年屈服於列强武力之下，對土耳其帝國居於半獨立之外藩地位，政治方面頗受限制。而伊士邁努力圖强，不僅限於物質方面，於政治方面亦極注意，於土耳其的羈絆也解脫了許多，幾乎得了一獨立國家的地位，一切行政組織均大爲改革，郵政收歸國有，用一英人爲局長，海關亦由歐人主持，司法組織及法制均仿效法蘭西，然建設事業過做多了，債台已高，利息償還，每多遲滯，各國債權者因訴之於埃及法庭，權利既無充分之保護，遂開國際談判，而有混合裁判所之設立，審理關於埃及與外人之交涉事件。此其內政雖力圖改良，而不知歐人侵略成性，任其隨機侵入，亡國之禍，已伏於此。

然而伊士邁究爲野心家，他亦重視人道，力反奴隸制，回教的教條及大多數臣民雖承認奴隸制之存在，他自己的各項大企業，雖也要用奴隸工作，然他不之顧，力圖解放。教育機關相繼設立，教育經費向不足六千鎊，刻則加至八萬鎊。在土耳其帝國之下，向無女校，他則首先開辦之，在一八六三年國民小學僅有一百八十五所，至一八七五年則有四千六百八十五所，學童共計十一萬一千八百零三人。在布拉克（Bulak）那個有名的博物館也是他建造的。那裏還有一印刷局，近東文學的作品均成於其中。開羅的圖書館也大爲擴充，到今日仍爲第一類的。他在文化方面也算貢獻不小了！

四

伊士邁野心勃勃，想把老大的埃及，於旦夕之間，變成一嶄新的偉大的國家，十三年之內用去五千萬鎊，而所做的事業，均非

數十年後，不能有收入，此外又因財政知識不充，被人欺騙的，被人中飽的也不少，結果終至無法償還借款。英法的大財神至此也因伊士邁過於欲速，又無經驗，減少了放債的興會，但是盤剝重利者終究有人，什麼英法銀行呀，英埃銀行呀，都來以借款相餌，於是商妥了三千二百萬的借款，——這是最後的借款，時在一八七三年——計七分息及一分為償還債務之用。然而伊士邁只實收到二千零七十萬，其餘的說是要作什麼保障金，留而不交。

伊氏得了此款，還了一些利息，然而財政上困難，仍不可減。時有英國的財神伊黎喬治(Sir George Eliot)向伊氏建議，每年收入，儘還相當的利息及整理債務，如伊氏能聽其言，則約六十五年內可以清償，而每年仍有開消行政費的餘款，埃及不但不至於破產，且可以徐圖進步。然而這個唯一的救濟辦法，英政府百方破壞，要求埃及當承認英國的保護權為交換條件，伊士邁否認此議，倫敦即發表其專家關於埃及財政困難情形之祕密報告，埃及的幣價馬上大落，伊氏不得已停止付款，遂陷於破產的地位。

本來一個國家到做了魚肉，上了侵略者的刀俎以後，侵略者各出其毒辣手段，冀塡其無邊際的慾壑，而彼此自亦明爭暗鬬，兩不相讓。自一八七五年英人把埃及的蘇彝士運河股票十七萬六千張以一億法郎買去，又得着伊士邁整理財政的委托，法人懼英人在埃及勢力過大，大為猜忌，竭力圖謀，終得與英意與各國組織總債權者之權利代表機關，管理還債事宜。後復以埃及不能履行契約，與英國各遣一人監督埃及財政，由是英法之醋意，得稍妥洽。這當然是因為有埃及做他們的調和劑的原故。

埃及的主權既漸被英法人侵蝕，而財政益無法整理。至一八七八年更形困難，官吏無俸，兵士無餉者數月，因不得不迫伊氏退位，把他的私產收歸國有，並組織新內閣專政，以法人布里拉為工部部長，英人威爾遜為財政部部長。困難的國是，新政府果然能為之解決麼？以外人總理行政，自惟外人的利益是圖，那裏還顧及埃及的人民？所以一般農民均不得不盡變賣其所有，以遂債權者的要求。由是怨聲載道，全國大亂，始而埃及軍官，繼而伊士邁自己，經紳商之贊助，正式大圖反抗，英法所把持的內閣旋被推倒，並發表埃及政府獨裁的計畫。不過英法兩國那肯把

已經到口的一塊肥肉，任人輕易搶回去，因迫土帝電勅廢總督伊士邁，而立其子球弗克爲總督，並恢復兩國監督之制。至是埃及人民又屈服於列國專制之下，而伊士邁亦不得不狼狽不堪的離去故鄉。這是一八七九年的事。

五

此次變動以後，埃及政事，仍由債權者主持。當時有國債整理委員會之設立，委員以英法各二人及德奧意各一人充任之，整理公債之法，仍不外伊士邁當年的意見，即減輕利息是也。因爲利息整理有法，財政不久便有了秩序。然而這不過於債權者予了些便宜，人民的困苦，仍不可減。伊士邁所經營的公益事業，多被毀棄，農民之被剝奪猶昔，許多官吏和軍人都領不到薪俸。由是有一八八一年九月九日之開羅陸軍暴動，數師軍隊，包圍王府，迫總督召集國會，承認憲法。總督不得已，罷免外國的總長之職。英法二國擬聯合干涉，各派軍艦，泊亞歷山大里亞港，嚴陣以待。埃及人更憤憤不平，羣起反對。至一八八二年六月十一十二兩日，反抗運動，尤爲猛烈，殺害耶教徒多名。這個愛國運動，以阿拉比 (Arabi) 爲首領，後來鼎鼎大名爲埃及獨立運動的首領柴魯爾亦在其陣中。阿拉比自奪得首都後，急圖進取。英人即以其軍艦轟擊亞里山大里亞，埃及人民死傷盈城。法艦於是年七月十一日因內政關係，忽揚旗而去，由是法自拿破崙第一以來所經營埃及的事業，遂盡付東流。英人因見埃及全在他掌握之下，鼓其勇氣，連戰連勝，直搗開羅，廢除憲法，恢復總督權勢，而實則埃及已全入英人掌握之中，侵略的野心於茲完全達到了！

六

英人自佔領埃及以後，便力圖改革。埃及向爲農業國家，自耕自養，至此則以英人之命，幾乎全國皆種棉花，而紡織工業，則全力壓迫，不任其發達；因爲棉不能做食料，人民非賣出去不可，以此，人民就有錢納稅了。於是英人因棉的原料充足，遂得執世界紡織業之牛耳，並把其他民族做工具，以自遂其慾望，我們愛「講仁義」「說道德」的中國人，讀史至此，作何感想呢？

英人佔住埃及本部，猶以爲未足，遂進而圖蘇丹(Sudan)，蘇丹固亦埃及之一部。英人征之，屢不能勝，後任洪楊之役曾助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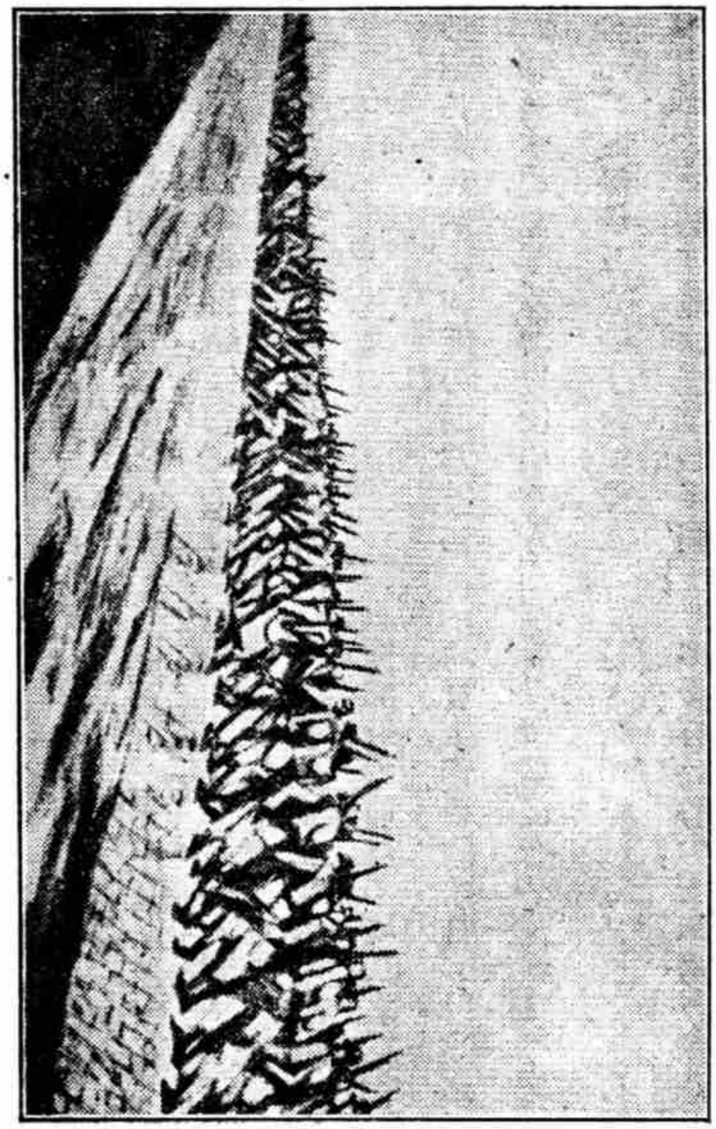
廷有功的戈登爲征蘇將軍，戈登竟陣亡，兵士盡降。這是因爲回教大師叫馬西 (Mahdi) 的，最有迷信勢力，其徒甚衆，驍勇無匹，英人雖狡猾，也竟無如他何。然到了一八九八年，馬西的勢力，終被打破，且把已於一八八五年逝世的馬西的墓掘開，斷其頭，碎分其屍體，棄於尼羅河中。這個戰爭，是用埃及總督的名義，士卒和款項，所以一八九九年英人與埃及總督締結條約，定蘇丹爲英埃共同行政之地。實則埃及已入英手，有什麼共同可言，不過欺人罷了！

英人佔有蘇丹後，卽欲增加蘇丹人民納稅的能力，而爲富裕蘇丹之謀，因欲把尼羅河上游修造水堤，並開運河，以便引水入蘇丹，供蘇丹人應用，不過尼羅河水關係埃及人的生命，埃及人自不願見其關係生命的河水引而之他，然亦無法抵抗。戰後埃及人因奮鬬結果，已得了自治，只蘇丹仍歸英統治。英人因更竭力爲蘇丹經營，於一九二六年春已開工築馬窪 (Makwar) 的水堤，以使與加爾圖 (Karthum) 與遜拉爾 (Sennar) 的水利。此外又擬築鐵路兩條，經一遜拉爾堤東沿紅海至蘇丹埠 (Port Sudan)；一由加爾圖經過拜爾拜 (Berber) 至海，如是則埃及與蘇丹的經濟關係完全隔閡了。埃及人早已醒悟，且愛國派在國內極佔勢力，睹此形勢，那肯坐視不顧？所以要求蘇丹仍歸埃及統治，這是他們愛國派所夙夜不忘的，而英人自然也不肯放手，因此蘇丹問題遂成英埃問題的焦點！

七

立國的命脈，卽在行政司法和財政諸方面，侵略人者亦不外從那幾方面着手。埃及之亡，始由財政的困難，歐人始以債權者的資格，聯合的監督其財政，繼而司法權亦不能履行債務的原故，受所謂混合法庭的侵蝕，終而行政權亦入外人之手，至此埃及本來可算已經是亡了。徒以英法勢力尚稱平衡，意奧諸國也多少有點勢力，所以尚能保全殘局。及一八八二年阿拉比攻進開羅，埃及總督及外國官吏逃走以後，各國使臣，會議埃及善後辦法，結果猶是無論何國，均不得超乎他國而占有埃及之土地，商權及其他權利的利益。這與列強在我國所高唱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何異？列強在我國所有的領事裁判權，較諸埃及人民受制於所謂混合裁判所，實有過之無不及，至我國財政

的困難，恐尤甚於當年的埃及，安格聯之於北京財政，還不算一監督大臣嗎？此外如海關之操於外人掌握之中，尤足制吾國之死命！香港，威海衛，旅順，大連，及長江各口岸，早戰艦林立了。比例的看起來，眞令人不寒而慄，吾人其將坐以待亡嗎？抑亦感覺亡國的恥辱和痛苦，不再作和平癡夢而思有以救亡？作者不文搜集了許多報紙，參考了幾本歷史，勉成此篇，不過欲藉以驚醒國人，共幹救國事業罷了！



行軍　C. R. W. Nevinson 作



坦及爾問題

——國際問題研究之九——

胡愈之

最近因里夫民族革命失敗的結果，北非洲的一小片領土，坦及爾，從新發生國際的爭執，而引起列強外交家的注目。所謂坦及爾問題本來是摩洛哥問題的一部分。摩洛哥問題為誘發前次世界大戰的主因，在戰後，摩洛哥問題所伏的危險，依然未曾消滅，而因坦及爾事件，更隨時有挑撥重大的國際糾紛的可能。所以對於這一小片的領土的交涉，是決不當加以忽視的。

坦及爾（Tangier）為摩洛哥西北角的重要軍略地。面積雖甚褊狹，不過一百四十方哩，但因其地為從大西洋入地中海的重要門戶，所以為列強所注目。坦及爾海港至今日尚未經開工濬築，船舶只能駛抵港外，乘客及貨物須用小輪轉運入港；假使港口濬深，造成近代式的港口，則不但將成摩洛哥的貿易要道，且在港口建造砲台，可以扼守直布陀羅海峽，在戰時，英法即使有強大海軍，亦無法飛越。英國雖佔有直布陀羅，在其地建築軍港以控制地中海西邊的門戶，但直布陀羅究在海峽的內面，而坦及爾則為地中海的大門。西歐列強要取得地中海及近東中東的霸權，非佔有這一重大門不可。這便是坦及爾問題所以成為重要的緣故了。

二十世紀初頭，列強紛紛爭逐摩洛哥的利益，到了一九〇六年的亞爾日西拉斯會議，摩洛哥瓜分的局面已定。列強允許法國與西班牙分割摩洛哥領土，而以德國獲得南非殖民地為交

換條件。摩洛哥的大部分成爲法國的保護領土，惟西北海岸到里夫山地 (Riff) 一帶劃歸西班牙的勢力範圍。一九一二年法西兩國訂約劃定兩國在摩洛哥的境界，摩洛哥北部沿地中海岸，自亞爾日利亞 (Algeria) 邊界起，至大西洋岸止，中間長二百哩，闊約六十哩之地，作爲西班牙統治地帶，由西政府所任命之高等委員駐防轄治。但約內規定其西北角的坦及爾海口及附近之地，應劃出西班牙統治地帶以外，成爲特別區域，由駐在該地的各國領事共同治理，坦及爾海口的通行，各國一律受平等待遇。當時對於坦及爾國際共管的細則還未訂定，而歐洲大戰發生。戰後西班牙政府根據經濟及領土的理由於一九二一年向協約國要求將坦及爾劃入西班牙地帶內，法國則因坦及爾爲通入法國保護地的重要港口，提出反對。經英國居間調停的結果，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內英，法，西三國代表簽訂坦及爾公約，三國共同擔保坦及爾區域的永久中立，海口由國際共管，禁造砲台，列國在該地享受平等經濟利益，名義上仍維持摩洛哥蘇丹的主權，惟一切行政及立法權，則由管理委員會 (Committee of Control) 與國際立法議會 (International Legislative Assembly) 操之。管理委員會由簽字於亞爾日西拉斯條約的八國領事共同組織，立法議會則有議員二十六名，法人四，西班牙人四，英人三，土人十五。坦及爾的蘇丹爲立法議會議長，副議長三人，法，西，英各任其一。坦及爾的行政官由議會議長任命，惟民政長及副民政長則由法，西，英三國任命。第一任民政長爲法人。本約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發生效力，期限十二年。但同時須請其他列強簽字參加，至今美，意等國還未曾簽字。

這樣地便把坦及爾的統治權安放在列強共管之下，恰和上海租界的統治情形相似。但表面是國際共管，實際上却是英，法，西三國合治，三國領事在坦及爾的權力，比別國的領事都要大的多。又因爲三國的利益本不一致，所以在辦事上困難很多。境內所用的各國貨幣，非常紛亂，不能統一。司法裁判，各國領事又都各行其是。公約內訂定港口應卽行興工建築，而因各國的相互牽制，至今未曾開濬。尤其壞的是列強都在背後利用土人，互相爭奪本國的私利。所謂國際共管，徒有其名，列強却不能通力合作。因此坦及爾的統治發生了許多的困難。尤其因爲里夫民族叛亂，列國都利用里夫部落，以施其陰謀外交，而坦及爾實爲

國際陰謀政策的大本營，軍火的祕密輸入，都從坦及爾入口。因此坦及爾的國際共管使西班牙感受多種的困難。

西班牙在前世紀本擁有廣大的海外領土，但自從菲律賓及西印度羣島先後喪失後，現在祗賸得摩洛哥的一片土地。而在摩洛哥南部大部分的沃土，又都被法國佔去，西班牙所有的不過是北海岸一些較荒蕪的山地罷了。不但如此，西班牙人殖民的能力非常缺乏，他只能用武力強迫土人屈服，却沒開拓殖民地的能力。他只能採取浮面的財富，而不善於開發蘊藏的富源。因此摩洛哥土民對於西班牙人就十二分看不起，不比對於法人那樣的尊敬。因爲法國勢力所到之處，建築道路，改良水利，推行教育，手腕確實比西班牙高明的多呢。

自從一九〇六年的亞爾日西拉斯會議以後，西班牙僅在其摩洛哥屬地海濱一帶，駐兵守衞，其南部里夫山地，則大多由驍勇好戰的回教土民蟠據。里夫人爲帶有英雄氣質的民族，其祖先曾數次征服西班牙人，當然不甘心受西班牙的統治，所以從一九〇九年，里夫民族歷年發生叛變，西班牙雖迭派遠征軍征剿，未能征服。戰後摩洛哥法將又在暗中勾結里夫叛民以圖併吞西班牙的保護地，暗中以軍械糧餉供給里夫人，因此到了一九二三年，里夫叛亂愈加猖獗。里維拉將軍雖親自出征，因地勢及氣候關係，未能得利。最後西軍不得不退出摩洛哥，僅僅封鎖海口，以待里夫人的自斃。但因坦及爾爲國際共有的海港，西班牙的封鎖政策發生困難。列強在暗中接濟里夫民族的餉械，依然得從坦及爾源源輸入。西班牙在摩洛哥的戰事因此完全失敗，威權喪失殆盡。後來里夫民族得隴望蜀，於攻破西班牙軍隊後，又轉向南方，侵入法國保護地。法國政府到此才知道是上了里夫人的當。於是在當初和西班牙暗中排擠的，在那時不得不改變方針，提倡法，西合作。去年春間，法，西兩國訂結臨時性質的協定，約定兩國共同封鎖海口，共同出兵征討。在去年一年中，法西聯軍與強猂的里夫民軍，血戰至無數次，最初里夫人的氣燄極盛，法國徒然勞師遠征，未得勝利。但到了今年春間，里夫人受了重大的軍事壓迫，不克支持，里夫領袖阿白杜爾克林被迫歸降法軍。轉戰多年的摩洛哥戰事，這才方告結束。

但戰事終了後，關於摩洛哥的外交問題，又繼之而起。里夫的攻下，既完全出於法軍之力，所以法國一部分的輿論，認爲西班

牙無能力統治摩洛哥殖民地，主張把西班牙殖民地亦劃入法國保護地內，至少須把里夫山地歸法國保護，法國屬地後方纔可以安全無慮。但是里夫戰事結束以後，法國對西班牙並未提出何種要求。反之，西班牙首相里維拉於八月間往訪巴黎，於八月十三日在巴黎簽訂法西兩國關於摩洛哥的協定。協定條文未經宣布，但大體法西兩國對於摩洛哥仍維持現在的疆界，且相約共同保障摩洛哥的治安。約中對於坦及爾問題如何決定，則外間無從知道。

法國所以驟然取妥協態度，並不向西班牙政府要求改變疆界，則是為什麼呢？一大半是因了意大利崛起的緣故。意大利想在北非擴張地盤，處心積慮，已非一日，自今年意相慕沙里尼游的黎波里，又和希臘訂立密約後，意國的野心更顯而易見。意國頗想分得摩洛哥的利益，并且想攫取法屬亞爾日利亞的海口，但苦於北非局面未有變更，竟無從下手。一旦非洲有事，或列國在非洲的利益發生衝突，因而引起國際交涉，意國就準備插嘴。法國所怕的就是這些。所以她寧願對西班牙讓步，不敢輕於更張。當里夫民族降服後，法報曾傳出消息，謂法國不主張變更摩洛哥及坦及爾的現狀，因為召集坦及爾問題的國際會議，則意國必將提出要求。從此我們可以知道法國畏懼意國的一般了。

至於西班牙呢，向來不能獨立向外發展，往往受大陸強國的利用。在從前英國利用西班牙和法國對抗，後來法西兩國雖因里夫戰爭而暫時合作，但這是不會長久的。因為法西利益根本衝突。現在意國乘此機會，和西班牙提攜，以謀抑制法國在北非的勢力。最近關於意西密約的傳說，雖難以徵信，但意西的取一致行動已隨處可見。直到近來西班牙要求將坦及爾劃入西班牙勢力範圍，意國的陰謀，已約略可以窺見。因為西班牙有這麼大膽敢向英法提出這個要求，自然必有別國在背後慫恿，這是無疑義的。

在法西關於里夫疆界的協定簽字以後，西班牙政府於八月杪突然向英法政府提出要求，將坦及爾劃入西班牙的範圍內，與西屬摩洛哥合併。協定的內容如何，現在還未發表，但大旨是根據軍略上及經濟上的理由，說明非合併坦及爾不可。西班牙又拿聯盟常任理事問題為交換條件，聲明如英法允許把坦及爾給了西班牙，西班牙可打銷國際聯盟常任理事的要求，不然，

她對於聯盟理事問題，決不讓步。國際聯盟的常任理事，因西班牙堅主加入，以出會相要挾，造成僵局。現在聯盟大會已於九月初召集，在這次會議中，英法必須使西班牙，波蘭等國取銷被任爲常任理事的要求，德國方能加入聯盟，不然，會議必又像上次的破裂，而羅加拿保安公約失其效力。西班牙因有這個機會，所以便提出要求，壓迫英，法，使他們不得不屈從她。

西班牙政府的照會中，說明坦及爾問題的最後解決，在於將坦及爾與西班牙保護地合併，西班牙允將坦及爾作爲海軍及航空軍根據地，并願擔保列國貿易的自由，司法的平等，西班牙政府并聲明不願受聯盟委託代管坦及爾。最後又說坦及爾問題與聯盟常任理事問題，須合併解決，不能分別解決，其措詞可謂非常強硬。到九月初爲止的消息，英政府似已答覆，謂英國對於西班牙的第一要求（即坦及爾合併）不能同意，但願與法西兩國協商，考慮坦及爾問題的解決方法，此方法又須得未簽字於坦及爾各國的許可。此未簽字各國，包括意國在內，可見英國是主張此問題應各國公開討論的。法國的態度如何，直到最近還無從知道，但法國因恐意國干涉，或未必贊成英國所提議的那種辦法。現在聯盟大會已在開會，此問題的進展，當視聯盟理事問題的如何解決而定。不過就現在的情形，西班牙怕未必能放手罷。

總之，坦及爾爲地中海的重要門戶，國際共管不過是一種敷衍一時的辦法，本不能持久。現在西班牙既公然要求，此問題必將引起列強的紛爭，而意大利勢必乘機而起，或者因此問題而牽動摩洛哥以及非洲的其他問題，都未可知。所以這個坦及爾問題的未來的發展，是非常可以注目的。

研究問題：

（一）國際共管的意義若何？

（二）坦及爾何以爲列強所紛爭？

（三）英國對於摩洛哥問題的態度，是否與法國一致？又英國近來對於非洲外交政策，有何種變化。

（四）意大利與西班牙何以有聯合行動的可能，意大利的目的何在？

（五）西班牙退出國際聯盟，其影響若何？

（附）第九號問題答案：

(1)美國的機會均等主義，名義上比英國的石油獨占政策，似乎要正當些。其實美國亦何嘗不想獨占。不過因爲美國的石油只有十八年的壽命，而世界各處的石油，包藏極爲豐富，又都被他國預先占去，他想參加進去，只好高唱機會均等主義了。

(2)摩塞爾問題因最近國際形勢之變更，已由英土訂立條約完全解決。油鑛區域劃歸伊拉克，但伊拉克每年應將收到之油鑛租金提出十分之一繳付土國。其詳細情形可參看第十五號現代史料。

(3)波斯得美國的助力，國內經濟狀況，頗有進步。且以俄波關係近亦甚善，故英國在波斯勢力頗有失墮之勢。本年四月李查汗自晉王位，建立新王朝，力謀改革，前途未可限量。

(4)日本與我國爲隣，而其國內缺乏石油，則其窺伺我國石油，自不待言。英國既有石油獨占政策，美國又採機會均等主義，則將來在我國競爭石油事業者，必爲美，英，日三國。若我國內政修明，能利用外資以開發利權，未始無利，若長此內爭不絕，則不特石油利權將拱手讓人，恐其他利權亦將一一入他人手中矣。

徵求

(一)上海膠州路大夏大學(或浙江新昌花台門)張彭年君徵求東方雜誌第五卷至第八卷(全年齊備)，如蒙割愛，惠寄當以倍價之書奉謝。

(二)江蘇泰興嚴家巷東首孫蓉儀君徵求東方雜誌第二十一卷二號九號各一本，學燈六卷三冊一本，如承割愛見惠，當以價値一元五角之學燈奉酬。



中國之煙禍及其救濟策

周憲文

一　緒論

鴉片之流毒於中國深矣，約計數十年，消耗金錢，奚止九千兆，戕害生命，何慮千萬人。一爲所染，則志氣衰靡，形骸枯槁，壽者夭，富者貧，以致民生凋敝，人種衰弱，職業因之廢弛，道德因之淪亡，內亂由之而起，盜賊由之而興，國際信用爲其破壞，國際地位因以墮落。禍國殃民，莫此爲甚。今且全國瀰漫，殆成不救之症，國內之產煙，漸次劇增，海外之鴉片，瑪琲，哥加因等之祕密輸入，亦復勃起，比未禁前，有過之無不及。故受其荼毒者，與日俱增，較往昔爲尤甚。長此以往，我國之前途，將不堪設想矣。言念及此，不寒而慄。著者不才，敢略陳管見，供關心此事者之參考。

二　沿革

按鴉片一物，發現於紀元前三七二至二八七年間。在亞拉伯語，原名爲阿芙蓉 (Afyan)，今俗尚稱之。查宋開寶本草中已有著錄，足知宋初之人已知鴉片可供醫藥之用。其吸食之風則於清初康雍間流自台灣，清中葉以後，此風漸熾。故當雍正七年(一七二九)曾有禁止鴉片輸入之上諭。蓋當時之煙土，大都運自印度故也。至嘉慶元年(一七九六)，清廷雖重申雍正七年之禁令，幷加重刑罰，然仍無效。至道光時，則印藥之輸入益盛，而現

銀之流出愈增。因於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特派兩廣總督林則徐爲查辦廣東海口事務大臣，將廣東英商所有之鴉片，全行沒收，悉數燒燬，以致激成中英之鴉片戰爭。此戰爭之結果，我國對英賠款二千一百萬元，幷將香港割讓於英。但於道光二十二年之議和條約(卽南京條約)上關於鴉片問題，幷未提及，且仍爲禁止輸入品。至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始依同年所締結之中英通商章程善後條約而取銷禁止鴉片輸入之禁令，幷於每百斤徵收稅金三十兩，許其入口。因之印藥，繼續輸入，煙禁漸弛。而國內之產煙，亦隨之增加，以致其流毒蔓延於全國。於是國內淸議之士，議論沸騰於先，外國宣教師亦唱言從人道上有禁煙之必要，附和於後。內外之視聽，爲之一變。其結果於鴉片戰爭後約七十年，卽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始與英國訂設關於禁煙之協定(卽中英禁煙條約)相約於十年後(一九一七)完全禁絕，且將鴉片之輸入稅，增至每百斤抽三百五十兩。當時淸政府對於國內之種煙，竟一時雷厲風行，嚴行禁止，就表面上，除廣東，江蘇，江西，雲南，貴州，陝西各省外，居然可稱禁絕，更據此而與英國交涉之結果，相約自一九一五年以後，印藥之輸入，絕對禁止。但其時廣東，上海，九江三處，合計尚有未行售脫之存貨六千箱(每箱計裝煙百斤)。爲處分此存貨起見，中政府與中英商人所共同組織之鴉片聯合會，締結契約，將所有存貨集貯保稅倉庫內，繳納一定之捐款，於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三月末日止，許其將存貨自由販賣。但其販賣區域，祇限於廣東，江蘇，江西三省，至期實行售脫之數，爲一千零七十二箱，尙餘一千二百箱，中政府爲謀早日禁絕計，竟以銀二千四百萬兩購得，並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春，盡行燒棄。以是自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四月一日以後，起鴉片之輸入，遂完全禁止。

三 近狀

我國希望已久之禁止鴉片輸入，雖如前述，已至實現，但其時祕密輸入者，仍源源不絕。卽國內之私種煙土，實際亦仍未禁絕。及至民國五年帝政事變以來，內亂屢起，各省軍閥，尤多恃鴉片爲軍費之財源，偏僻之區，公然廣種鴉片，查緝局一變而爲徵收煙稅之機關，軍隊實行販賣，從中取利，每況愈下，今則煙苗幾遍於全國矣。外人及國內一般人士不知底蘊，每謂煙毒之所以蔓

延於中國者，軍閥之外，人民亦應稍負其責。蓋彼等誤認種煙之獲利當較耕耘穀類爲多。尤其在交通機關尙未發達之中國，豆麥等農產物之販賣於他地，容積大而價廉，故其獲利也微。反之鴉片之容積小而價高，故其獲利也多。故人民皆願出重稅，廣爲播種，以致產煙額日增。然此說似是而實非。試觀閩省公民致廈門拒毒會之函件中，有云：『……煙已種，有限之田，均被毒卉，自無曠地，可種良穀，亦無餘力，從事他項工作，不特穀價，物價非常騰貴，卽工價亦因以抬高……卽種者亦勞力而傷財。自煙苗下種，至於收穫，當費半年工夫，此半年中，旣無自耕之農產物，勢必仰給他處。肥料煙稅，不容或緩，而軍閥又從而設專賣局以敲剝之。……鴉片賣出之錢均小洋，而納稅買肥料概須大洋。小洋因軍閥爭鑄劣毫，源源發用，市價日跌，受損尤鉅。所收鴉片賣出之價値，只供納稅一項，尙慮不足，其他之肥料費以及半年工夫都要犧牲矣。……去年因煙苗失收，徵稅加重，窮無所之，自殺者有之，典田鬻子者有之，強壯者，散而之四方，老弱者，束手無策。…』觀此足見農民生計因種煙所受之影響，及不願種煙之一斑矣。

今日除晉，直，魯，江，浙五省外，殆無不有鴉片之種植。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之產額，爲一萬五千噸，其中產煙最多之區，當推雲南，貴州，四川，甘肅，陝西，廣西，湖南，江西，福建，熱河等處。更有甚者，如雲南，貴州，廣西各省，所有肥田，因當局勒令種煙，人民賴以生活之穀物，頓形減少。米珠薪桂，饑饉迭告，折骨烹兒，司空見慣。又如熱河，甘，陝等交通不便之處，運輸機關不多，經營交通業者，因運輸鴉片之收入，較其他貨物爲豐，故將運費一律提高。一般營正當商業者，因之獲利減少，裹足不前，百業停頓，市面蕭條。至以軍隊護運或行販賣等事，尤爲通常之現象。

各省對於本省之鴉片，皆以所種之株數或種植面積之大小，而課種植稅。販自外省者，則徵通過稅。又煙土批發所或煙館等，亦依其營業之大小，而加以課稅。甚至有向吸戶徵收鴉片吸食稅，或藉罰金之名，而行徵稅之實。更有官廳特製煙膏，設館公賣者，行行色色，一言難盡，層層敲剝，盡飽私囊。種煙之農民雖所獲無幾，而吸戶則所費甚多。據中華國民拒毒會幹事黃嘉惠君調查，民國十三年國內鴉片概況，則：甘肅省之煙稅年收計二千萬元，數萬軍隊，依之給養。湖北爲一千五百萬元，陝西爲一千萬元。又如福建之全省軍費，每年約二千萬元，皆惟煙稅是賴。且各軍

閥利用煙稅之收入，互相廣購軍械，大增兵額，彼此用以攻鬬，以期滿足其個人之野心，或爲佔據他地之煙稅，實行地盤之侵略。此起彼仆，循環無已。前此之江浙戰爭，蓋尤其顯著者也。北京銀行月刊第四卷第八號載有葉景莘君之講演，對於此事嘗痛切言之，彼云：『……現在還有最醜的現象，就是勒種鴉片，這幾年各省許多次的戰爭，固然說不到因爲主義，幷且還不配說是爭兵權，實在是爭鴉片稅與包賣鴉片煙，如某地方鴉片收成富足，有軍人佔據，他處軍人要去搶他的，就可以說討伐救民。又如鴉片出產多的省份，割據的軍人，收了鴉片稅，派兵保護，到別省去賣，就可號稱南征北伐。勒種鴉片的省份，現在已不少。前清禁煙的成績，已幾乎完全破壞，本國人口裏講進步，講生民，却對於這件事，似乎專讓熱心禁煙的外國人來說的。……』又本年一月十一日唐紹儀氏於上海中華國民拒毒會講演，謂『……民國十四年來之數次戰爭，均爲鴉片，故可稱爲十四年之鴉片戰爭……』云云。中國近來之內亂，實際上俱以爭鴉片之收入爲直接間接之原因，已無疑義。蓋金錢爲戰爭之命脈，各軍閥既無鉅數煙稅以供給其軍費，宜其戰爭之所以屢起不已也。

四　國際關係

中國雖具獨立國之形式，其實早已等於列強之半殖民地。受各種不平等條約之層層縛束，無論內政之革新，吏治之改良，動輒受外人之牽制與干涉，終於失敗。外人之所恃爲根據者，卽以其比較開明之政治及狡猾之外交，威迫或利誘所訂之不平等條約是也。故吾人於今日之中國，舉凡論究一事一物，非兼顧國際上之關係如何，或與條約上是否抵觸不爲功。否則，縱使計劃周密，議論正確，亦決難見諸事實，終不過爲一紙之空文而已。職是之故，於研究救濟煙禍之方策前，特將其有關於國際條約者略述之。

按我國以鴉片事件與外人正式立約，始於一九〇七年之中英禁煙條約。該約規定自一九〇八年元月一日起，三年之內，如中國方面能將土藥減種減銷，英政府允將印藥出口，每年續行減運一成，如是十年至一九一七年止絕運。前三年爲先行試驗之時期，在此時期中，業經英政府承認中國於減種一事，立意誠篤，且成效卓著，英國政府於未滿之七年期限內，接續施行一九

〇七年所訂之辦法，是以再行商定各條如下：

第一條『自一九一一年元月一日起，七年之內，中國每年減種，當以英國按照此次條件及附件所載，每年減運之數爲比例，至一九一七年全行禁盡。』

第二條：『現在中國政府對於土藥已定嚴行禁種，禁運，禁吸之宗旨，英國政府深表同情，且願贊助其實行，贊助之法，英國政府允如不到七年，能有確實憑據，凡土藥概行絕種，則印度出口運華之煙，亦同時停止。』

第三條『無論何省，土藥已經絕種，他省土藥亦禁運入，顯有確據，則印藥即不准進入該省。惟言明上海廣州二口，應爲最後之結束，務須俟中國政府盡行以上辦法，始可將該口禁止印藥入口。』（下略）

綜觀以上所舉各條，若中國一日不將鴉片絕種，則印度出口運華之煙，一日不得禁止。惟吸煙一事，則非本約所規定。今吾國已煙苗遍地，倘英政府根據此約，自可運輸印藥入華（秘密輸入者不在此例）但英政府已放棄其權利，並未如此實行。故中英禁煙條約早等具文。

其次則爲一九一二年海牙國際鴉片會議所議決之國際鴉片條約。該會開於荷蘭首都海牙之巴列寶孔托。全約共分六章，幷採取漸禁主義，其第一章第二條云『締約國各參酌其商業狀態之異同，應限制生鴉片之輸出，或准其輸入之都市口岸，或指定地點數處，俾得運行。』

第五條云：『締約國除認爲正當者之外，不許生鴉片妄行輸出或輸入。』

第二章第六條云：『締約國各參酌其國內之特殊情形，除業經定有法規外，應妥定規則，逐漸禁止製造鴉片煙膏，批發及使用等事。』（餘略）

觀此，足知該會對於鴉片，完全採取漸禁主義，已無可疑。至煙膏之販賣，雖爲該約所不許，然各締約國爲正當之生鴉片，則不在此例，唯制限其可以輸入之都市與海口而已。且各締約國認爲正當之生鴉片，必有各締約國認爲正當之種煙。否則，生鴉片由何而來？故該約已許可各締約國種植認爲正當之鴉片。至各締約國依其國內之特殊情形規定特殊之法規，以認爲適當之方法，必要之時期內，禁止鴉片煙膏批發及使用等事，與該約並

無抵觸。

此外如前年(一九二四)於日內瓦所簽押之國際鴉片續約亦採漸禁主義，當時我國代表與美國代表，一致主張絕對嚴禁主義，但終爲各國所不允，以致退席，是蓋各國默察我國所中之煙毒，認爲非絕對嚴禁主義所能醫治，換言之，卽須採用漸禁主義也。

五　已往之禁煙法

吾國對於鴉片，向取絕對嚴禁主義，卽所謂吸，種，運三者，同時並禁，而此三禁之中尤以禁種爲主眼。卽如光緒三十二年八月初三日之禁煙上輸內，有云：『……着定限十年以內，將洋藥之害，一律革除淨盡。……』又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臨時大總統令內，有云：『……而禁絕土藥之方，又以實行禁種爲最要。……』又民國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之大總統命令內有云『………於禁種，禁運，禁吸三端，嚴厲執行。……』又如民國五年九月十九日之大總統令內，有云『……其有犯種，運，售，吸諸罪者，並由法廷從重懲治。……』暫行刑律上並有明文規定吸食，製造，輸入與販賣鴉片等之重罰。茲摘錄其主要條文如左：

第二百六十六條：『製造鴉片煙或販賣或意圖販賣而收藏，或自外國販運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幷科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六十七條：『製造，吸食鴉片煙之器具，或販賣，或意圖販賣而收藏，或自外國販運者，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第二百六十九條：『開設館舍，供人吸食鴉片煙者，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幷科三百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七十條：『意圖製造鴉片煙而播種罌粟者，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七十一條：『吸食鴉片煙者處五等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十三條『收藏專供吸食鴉片煙之器具者，處一百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七十四條：『第二百六十六條至二百七十一條之未遂犯，罰之。』

然吾國之政令，每成具文。至刑法上之規罰，祗可適用於平民，

而不得行之於大官巨紳間，今則當局者，公許或強迫人民種煙，官憲保護其實行販賣，公設煙館，許人吸食，似此情形，雖對於平民亦將失其行使法權之效力，況租界比鄰，多為煙犯逃身之所，吸食或販賣者，消遙法外，情態自若。故禁煙至今，一無效果，此已往絕對嚴禁主義之所以失敗者，　也。且我國今日之執政大員，有煙癖者，頗不乏人，使若輩禁煙，又焉有效力之可言？此已往絕對嚴禁主義之所以失敗者，二也。又吾國人之吸食鴉片，似具特性，若習染既深，雖嚴法亦所不懼。試讀本年一月十一日唐紹儀氏在中華國民拒毒會之演講詞及就過去之種種事實觀之，皆足證明禁煙一事，決非絕對嚴禁主義所能奏效。唐氏演詞略云：

『……往年彭玉麟曾嚴禁其部下兵士吸煙，犯者割去其左手之大指，次則加重其刑，大指之外，更割去其食指；若將其右手之二指割去，則不能執槍打仗，等於廢人；故最後處以死罪，梟首示衆，幷遣兩兵士看守其首級。最可驚異者，此看守首級之兩兵士，於首級之下，各置煙具，左右橫陳，竟復大肆吞雲吐霧，毫無懼色。至此，彭玉麟始知非嚴法所能繩，遂於吸煙者頸中懸以銅牌，略如今日上海工部局於犬頸所懸之木牌，沿街遊行，以警示大衆。自是以後，犯者漸少，蓋吾國人最重體面，有關體面之懲罰，反較斬首，斷指之重刑為有效。鄙人於前清時曾上「三年禁絕煙土」之條陳，當時資政院，因太后年高，亦吸鴉片，謂可少延其年限，遂決於十年間禁絕之。……』云云。由此可知嚴禁鴉片之困難矣。且懸牌示禁之法，在事實上，究不能用於大官巨紳之間，此已往絕對嚴禁主義之所以失敗者，三也。況我國中煙毒較深者，為中產以上之階級，尤其是大官，巨紳，豪商，富賈。若輩在社會上皆佔有某界之一部勢力。如日前報載某氏雖身作楚囚，（被國民軍柔禁）每日仍繼續其吞雲吐霧之生涯。財能通神，勢足服衆，於此種狀態之下，而言絕對嚴禁，又何異於緣木求魚耶？

以上為吾國已往之禁煙法及其失敗之原因，此外，即禁煙之道，當於禁種，禁運，禁吸之三禁中，分別輕重進行。吾國已往之禁煙向視禁種為三禁中之最要，苛刑重罰，規律綦嚴，即智識界方面，亦往往偏重於禁種，而輕於禁吸。例如上海青年會編輯部幹事朱星如君之剷除煙土的辦法一書內，有云：『……如禁種實可算是最重要，根本剷除煙土的辦法，而禁運則次之，禁吸則又次之。……』此說乃外人所主張之言論，欲以騙取我國之金錢，

我國之庸愚當局，受欺已久，乃不圖吾頭腦清醒之智識界，竟亦主張此種辦法，未免可嘆。蓋禁種，禁運，禁吸之三禁中，其實禁吸爲最要，運種次之。吸者斷絕，則煙土自無銷路，種，運二端，不禁自滅，自必較易奏效。或曰，若嚴行禁種，煙無出處，雖有吸煙之人，而無煙可吸，終必戒除。驟觀之，此說似乎合理，但一加細察，其謬立見。蓋吸煙之人，一旦不絕，國內如無產煙，其價必漲，價漲，則冒險之徒，千方百計，以圖偷種，結果徒增無數之囚徒。且貪利之奸商，亦必乘機自外洋秘密販入煙土或瑪琲，哥加因等代替品，以圖厚利，此等麻醉藥之有害於國民健康，更不待言。或曰，漏運一道，可以嚴查防範。但不知查緝益嚴，則煙價愈高，換言之，則煙商獲利更厚，利厚則冒險之心愈增，勢必防不勝防，結果一方漏運不能制止，他方現金溢出增加，亦不過徒使國富之減少而已。且於事實仍無所益也。此已往絕對嚴禁主義之所以失敗之又一原因也。

六　煙禍之救濟策

中華國民拒毒會者，乃由中華教育改進社，上海總商會，江蘇省教育會，中華醫學會，中華基督教青年全國協會，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之六團體所發起，於前年倡設於上海，以講求對於日內瓦國際鴉片會議之對策，爲其倡辦之動機。今則全國有分會二百五六十處，從事於國內之禁煙運動，銳意經營，不遺餘力。但於軍閥之保護或獎勵種植及販賣甚至勒種之今日，亦恐少有效果之可言。蓋禁煙一事，非祇賴人民運動所能奏效，欲杜絕鴉片之種植及吸食，決非政府與人民合作不爲功，此實爲禁煙方策之前提也。

察已往禁煙失敗之原因，按諸國際間禁煙之條約，竊以爲吾國禁煙須採漸禁主義。茲略述其方策如左：

一　改訂刑法（指刑法中之禁煙法一部而言下同）

我國禁煙，向取絕對嚴禁主義，刑法上訂有嚴厲之條文。（見第五節）今既捨絕對嚴禁主義而取漸禁主義，則今日之刑法條文，自無根據，非取現行主義之進行方針，而改訂之不可。換言之，即須將今日之刑法廢止，一方重以明文規定凡經各地戒煙局許其吸煙并給有吸煙特許證者，作爲無罪。他方則又規定凡未經各地戒煙局之許可而無吸煙特許證者，一經查出有吸煙

之行爲，則不論新吸舊吸，務須處以更嚴厲之刑罰，以資警戒。至私種及私運煙土等，則仍視爲不法，而處罰之。此外如煙具等之製造，販賣等，亦如上述，除經官廳特許外，一切私造私販等，咸在嚴禁之例。

二　調查全國吸煙者之總數

西洋文化先進各國，無論經營商業，改良政治，事無大小，靡不先行調查，作有統計，以資研究。故事半功倍，成效卓著。禁煙一道，何獨不然？或曰，言之非艱，行之維艱，我國時至今日，戶口調查尚未能行，遑論其他？況今日煙禁雖弛，吸煙一事究爲法律所不許，社會所輕視，流氓惡吏往往藉以敲詐，否認避匿，尤恐不及，則此事又烏能得有成效？此說誠然。故吾主張於調查吸戶前，先行改訂刑法。再由中央政府及各省政府頒布命令，並轉飭各縣署或各地之特設吸煙調查局告示士農工商各界人民，一體知悉，凡有煙癮者，務於一定期限內，向所轄縣署或特設之吸煙調查局，如吸煙者姓名，住址，年齡，每日吸煙之分量，被染已幾時等等，詳細報告，然後給以已受調查之證明書，則可免予懲罰。如有祕密不報者，一經查出有吸煙行爲，則依新刑法嚴懲不貸，則吸煙者經此報告之後，就消極方面言，既可免受懲罰，又可免流氓惡吏之藉端敲詐；就積極方面言，在法律上可與不吸煙者受同等之待遇，即做官者仍得做官，經商者仍得經商，農工仍得爲農工，而一無障礙。否則一經查出，身受嚴刑，以致名敗產亡。即幸破露，總不能隨意吸食，有仇者乘隙告發，無賴者藉端圖詐，亦勢必飽受刺戟，不能安心也。故向當局報告吸煙一事，就吸煙者言，可謂有百利而無一弊，爭先恐後，何樂不爲。當局則登錄其報告，作成各地之鴉片食戶調查表，集各縣或各局爲一省，聚各省爲一國，如此進行，吾料不出數月，可將全國吸煙者之數目，一一調查無遺，作成統計，然後根據此統計而分別實行禁止。則煙禍之患，自不難消滅也。

三　設立戒煙局

參酌調查所得之統計表，按吸煙者之多寡情形，於各地設立戒煙局，聘請有經驗之西醫數人，（按吸煙者之多少而定）分區辦理，即於調查表上載有所轄區內之一切吸煙者，均須於一定期限內，攜帶「已受調查之證明書」來局受醫士之身體檢查，同時將「已受調查之證明書」收回，如經醫士認爲有戒煙之可能

者，另給證明書，不取醫藥等費，并擔保其於生命並無危險，使之戒煙，卽或於戒後數月或幾年發生疾病，經醫士認爲此病因斷絕吸煙而發生，除非有其他藥石能以醫治者外，將來仍許其吸食，以爲之救濟。如此則吸煙者亦何樂而不爲？萬一有甘作煙鬼，不肯受戒者，不妨以強制之手段（可於法律上規定之）行之，此外如因所染過深，或身體素弱，一行戒煙，必生疾病，致有生命之慮者，經醫士認爲絕對不能戒煙，或須採用長期緩戒法者，可由戒煙局逕給以吸煙特許證或先給以證明書再向縣署或其他特設機關換取吸煙特許證，證上載明每日食煙之分量，（由醫士之檢查酌定之）公許其吸食。且平日如發生有關於吸食鴉片之疾病，戒煙局可視其家產之貧富，酌取藥費或完全義務性質，代爲診視。但於每一定之時日，須受醫士之檢驗一次，本醫士之經驗及吸煙者之狀況，逐期減少其食量。但務使不致吸煙者發生疾病爲止。如經過一定之期限而吸煙者仍不來局受醫士之身體檢查者，則前給之「已受調查之證明書」失其特許吸煙之效力，與未經報告者同樣受刑法之制裁。如此，則吸煙者自無不願來局受驗。

如此辦法，則吸煙者逐年減少，至多不過二十年，可以完全禁絕。蓋靑年人或初染煙毒者使之戒煙，大多不致發生生命之危險，所認爲絕對不能戒煙或須採長期緩戒法者，大多爲年老或疾病連綿之人，若輩自難久存於人世，苟能如此進行，吾敢斷言二十年後，吾國吸煙之風，可以斷絕。吸煙者一絕，則種運二端，自不禁自滅矣。

四　公種鴉片

彙集各地戒煙局或其他特設機關所給予絕對不能戒煙者，或須採長期緩戒法者之吸煙特許證上所載之吸煙分量，作成全國每日鴉片之總消費額，政府依此消費總額，劃定某區域，公種鴉片。但消費總額須每年或每半年令各地戒煙局報告一次。種煙區域，亦須隨消耗額逐年縮小，至絕吸時止，始行絕種。每年獲得之生鴉片，依各省之消費額分發之。各省政府再依各地戒煙局或其他特設機關之消耗額，每一月或每半月一次分發之。（各戒煙局或其他特設機關之消耗額，因吸煙者來往不定，當亦稍有出入，惟全國之總消費額則無誤。）吸者每日或每數日一次（參酌吸煙者之環境及醫士之命令而定）攜同吸煙特

許證，依證上所載之分量以賤價（全國之煙價，秤兩及煙質皆一律規定，各局如有提高煙價等不法行爲，准吸煙者向法廷起訴）向戒煙局或其他特設機關購買，且此吸煙特許證可通行全國，卽吸煙者如旅行他地，亦可以此證向他地戒煙局或其他特設機關購買鴉片。如此辦法，祕密輸入一事可不禁自絕。蓋鴉片之運自外洋，冒絕大之危險，及耗高價之運費，其所企求者以其獲利之厚耳。今戒煙局或其他特設機關既以賤價發賣，則販自外洋之高價煙土，自然無人過問，至瑪琲，哥加因等有害國民健康之痲醉藥，更無輸入之可能，於國民健康上裨益莫大焉。且政府又可藉以稍裕財政，國富不致流於外洋，吸煙者更可減少其負擔，無辜小民又可免軍閥之無理勒種。且與國際條約又不衝突，誠可謂爲適當之辦法矣。

五　教育上之努力

吾國對於鴉片，一味嚴禁，其結果非惟無效，反益促洋煙及瑪琲，哥加因等之輸入，愈致其價格騰貴，國富外溢，國民健康受其毒害，已如前述。故吾人今後於實行以上辦法時，一方更須於教育上努力，宜傳鴉片之爲害，新聞雜誌上，固無論矣，卽在教科書上，亦不妨加入，使其害深切印入於一般青年之腦筋，不致再有新吸之事，則其效當不小也。

六　煙具之取締

凡經各地戒煙局，或其他特設機關給予吸煙特許證者，其所用之煙具，如係舊有，可持此舊具至本地戒煙局或其他特設機關，加印標記以資辨識。其所有舊具已不堪再用者，須將該具攜至本地戒煙局或其他特設機關實行燒燬，酌給價金，購買已經蓋印標記之新具。其他如專在煙館內吸食，自己未曾備有煙具者，可以一定之價金向本地之戒煙局或其他特設機關新行購買，公許其陳設吸食並攜往各地，但每人不得備具二副。至私製，私賣或私行收藏未經公許之煙具者，依新刑法嚴加取締。至各地戒煙局或其他特設機關所賣之新煙具之價格，須全國規定一律，不准二價，以免局員等從中敲詐，作弊等事。

七　其他補助策

國人之論鴉片問題者，已汗牛充棟，不爲不多；但其所論之方策，如限制兵額也，打倒軍閥也，整理財政也，警察改良也，廢除不平等條約也，輔農政策也，皆爲不着邊際之老生常談，蓋此等事

實爲吾國今日之通病，而爲治國者所應着眼之要點，凡百事業，無不與有休戚之關係；並非爲禁煙上所專屬之問題。雖然，租界上庇護賣煙，則不能不恨領事裁判權之存在，以殺田勒種鴉片，則不能不恨軍閥之非行，他如吸煙行賄，禁止不力等，亦不能不歸於官吏及警察制度之廢弛，况一旦實行上述之漸禁主義後對於取締未經各地戒煙局許其吸煙者（無論有無舊癮）之不法行爲（吸煙）在在皆非藉力於警察，官吏及廢除領事裁判權等不可，故凡此各種問題，究亦不失爲禁煙問題之補助策，而爲吾人談煙禁者所當注意也。

七　往例

我國吸食鴉片之風，乃自台灣傳入。故台人之受煙毒，實較我國爲尤甚。而當時台人亦認此爲不救之症。自日本佔台灣，國內人士皆以解決鴉片問題爲其後唯一之難關。主張絕對嚴禁者有之，主張漸禁者有之。議論紛紜，莫衷一是。其後日本政府，認絕對嚴禁主義之不妥，遂決定採取完全漸禁之方針。於明治二十九年二月下令凡政府以外之鴉片輸入，概行禁止，對於台灣人之吸煙已成癖者，僅諭告其於一定規則之下，公許其吸食。翌年（明治三十年）一日，公布鴉片令，實行禁止鴉片，但凡經總督府特派之醫士認爲確有煙癮者，許其購買官製之煙膏吸食，而當局則設鴉片專賣局。此外如煙膏之販賣，煙館之開設，煙具之製造販賣等，皆須得總督府之許可。同年三月發布鴉片令施行規則，因當時頗有土匪出沒於各地，法令不易普及，至三十三年九月以堅忍不拔之精神，調查得全島有煙癮者之總數爲十六萬九千零六十四人，發行吸煙特許證。並於明治三十五年中整理吸煙者之名册，於此始告一段落。至私製，私吸鴉片者，曾嚴行取締。今則其吸煙特許者，及其消費額，與年俱減，大正十二年爲三萬三千九百六十五人，自公布鴉片令，至大正十二年，爲時不過二十八年，竟收此絕大之效果，倘我國實行上述之辦法，則成效當較日本對於台灣之禁煙法之收效爲尤速，幸國人加之意焉。

時事漫畫（一）



勝利的代價

呆蠢地坐着的是誰呀？

啊，那人是，說起來你不信，他是戰爭的勝利者呢。

（英報）



德人日光中的慕沙里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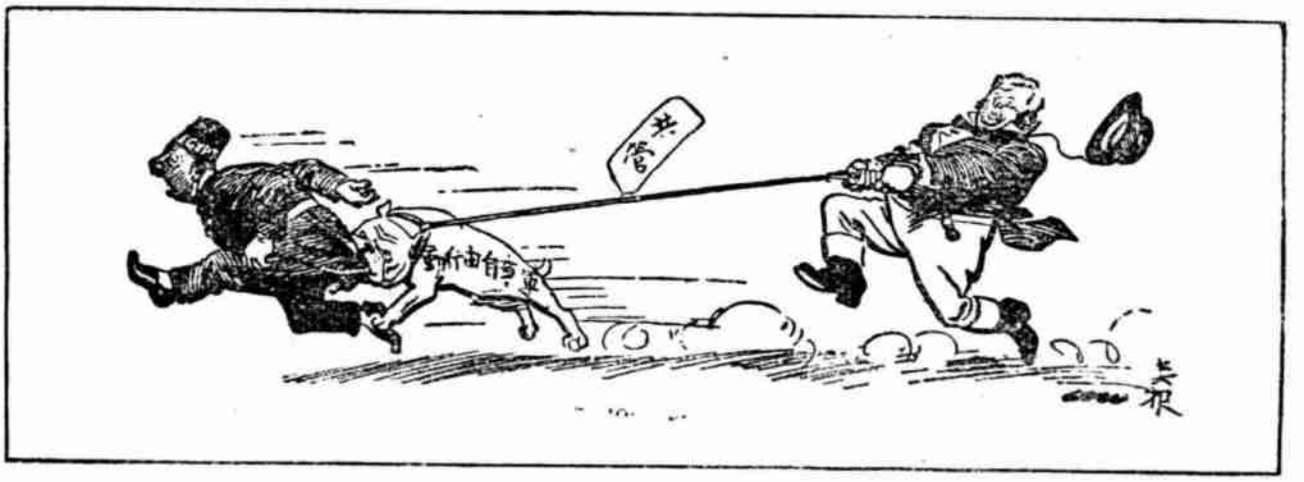
（德報）



慕沙里尼說：『我們的疆土，應該一天天的把他擴大。』

（德報）

時事漫畫（二）



英國的埃及政策，其所謂寬大嚴重，不過一漲一弛的作用而已。



一九二六年法國的同盟者。



賽鎗會中的靶子，白里安倒了，赫里歐又倒了，大家都被打得斷頭碎足，於是她又放上了樸隆開雷。

（荷報）



俄國恐佈人物——迭秦斯基——之逝世

育幹

說起俄國的恐怖時代，大家總忘不了兩個時期：一是從前帝政時代施行「愣克拉拿」(Okhrana) 政策的時候，一則共產革命成功以後設立「切卡」(Cheka) 機關的時候。這兩種組織都是俄國政治上的一種祕密偵緝機關，牠們具有絕大的威權，可以任意殺戮異已；牠們的組織和目的雖然不一樣，但是牠們的辦法和手段都是不惜整批殺戮異已，想要造成一種恐怖。

這種可怕的「切卡」制度的組織人和首領，就是迭秦斯基 (Felix Edmundovitch Dzherzhinsky)。他組織這個非常委員會的目的，是在鞏固蘇維埃俄國政府。所以在他們眼中認爲反革命派的人，都毫不留情的整批殺戮。俄國共產政府所以得達今日地步，便全靠迭秦斯基這種非常組織。有人說俄國革命成功，全靠三個偉大人物：一個是李寧，他是鮑爾希維克政策的理論家；一個是脫洛斯基，他是鮑爾希維克政府的組織者；一個就是迭秦斯基，他是俄國政府力量的源泉。這也可見迭秦斯

基在俄國革命中地位之重要了。

可是俄國這樣一個重要人物，最近也留不住了。據報紙上說，他是患心臟病於本年七月廿一日在莫斯科逝世的。他這個人就多方面看來，都很像法國大革命中的羅伯斯比。情感激烈，易於衝動，致不惜用大規模的流血手段，對待反對派人，這是他像羅伯斯比處。非常忠實，抱革新世界的高遠理想，這是他像羅伯斯比處。爲着實現自己的理想，不惜用任何手段以掃除一切的障礙，這又是他像羅伯斯比處。不過他要比羅伯斯比幸運一點，羅伯斯比是死在他的同僚手裏的，迭秦斯基卻安安穩穩的死在他自己的床上。他自登俄國政治舞台以後，終其生握着大權：在前半期他作「切卡」的首領，盡其力於破壞的事業，令人只覺得他可怕；後半期擔任交通委員，盡其力於建設的事業，令人只覺得他可敬。他一身兼「破壞」「建設」兩種優長的才具，在蘇俄看來他確是一個關係重大的領袖咧。

他是波蘭人，生於一八七七年。他父親也屬於名門望族，在革命以前擁有田產甚多。所以稍長的時候，他就在尾納省(Vina)就學，十七歲時他和同學研究社會政治問題，這時已很信奉馬克思主義，次年他便加入立陶宛社會民主黨，因之被逐至一八九七年俄國社會民主勞動黨成立，迭秦斯基活動很力，因謀與立陶宛社會民主黨合併，遂爲人注意，不久被捕，流放到Viatka，亙三年，於一八九九年逃出，得一假護照往華沙，於一九〇〇年又在某處開會被捉，初置華沙 Citadel 大獄中，後來又移到 Sedletz 牢獄，兩年後定罪充軍至西伯利亞東境，於途中逃出至柏林，嗣又往克拉科，後又在瑞士遇李寧，常相往來，遂成爲很親密的朋友。以後數年他便時常由俄國邊境間道以至波蘭，屢被囚禁。至一九〇九年遂再放逐至西伯利亞，可是到該地不七日，他又乘隙逃回克拉科。一九一二年又在華沙被拘，判處苦役三年，至一九一四年，移至有名的 Orel 大獄，度他的苦役生活；期滿未釋放，又重判六年苦役，因爲查出在上次判罪以前他還有別的政治活動的原故。直至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他纔由莫斯科獄中釋出，這時他要算歷盡牢獄放逐的生活，近二十年了！

他自三月革命以後，便回到彼德格勒 (Petrograd) 和李寧在一處，做他的臂助，不久他就成爲圖謀推倒克倫斯基政府的五要人之一。——其餘四人爲李寧，齊諾維夫，斯塔林，克米內夫。

等到十月革命成功,他被舉爲人民委員會的委員。自此以後,他就大肆活動,惟當時他還沒有組織那最有名的「切卡」——即取締反革命的「全俄非常委員會」(切卡 Cheka 係由俄文三字母 V. Ch. K 合成,原文爲 Vserossiis Kaya Chrezv Ychaina a Komissia)。切卡的組織,最初係烏利茨基(Uritzky)的主意,後來纔由迭秦斯基極力進行。其發起的由來,實由於赤衞軍強迫鎮壓彼德格勒擁護憲政議會之示威運動而起,時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過了一月,蘇俄政府乃發表正式組織「全俄非常委員會」,以剷除一切反革命派,掠奪階級及寄生階級中人。

「切卡」組織成功以後,迭秦斯基就任該非常委員會的首領。這個機關的權力很大,得以逮捕人犯,不經普通審訊或軍法刑訊,就可執行槍決。烏利茨基被刺以後,政府宣稱要將千萬敵人的生命來相抵償,因此聽說被「切卡」執行槍決的,至達五百人,這一來就成爲「恐怖」發生的大原因。後來反革命派之被殺的也就更多了。迭秦斯基要採用這種嚴厲殘酷的手段,因爲他相信法國革命時對於敵人的待遇是很可效法的。他的目的,是在鮑爾希維克的革命;只要能够達到革命目的,甚麼恐怖手段都可採取。他覺得人是拿來革命的,所以遇必要時,雖犧牲多數生命也無所用其憫恤。因之他的名字,別人聽到了便不啻一種威脅;他的名字只要以委員長的名義貼在公共地方,便足以令人想到有可怕的行動發生了,普通人對於他,眞有點談虎色變的神情哩!

可是他雖然這樣殘酷,但也是他職權的關係;其實他私人的德性很好。他爲人狂熱,毫無嗜好;生平最相信他自己的責任是在盡自己的力量來替社會服務。當他在華沙獄中的時候,常常掃除別的囚房,替別的囚犯傾倒穢水,其仁厚到這樣。革命後他一變而爲極端殘酷,這完全是他的信仰關係,他相信「恐怖」手段也是政治上一種工具,所以不能不極力利用牠;不過在別人看來,卻眞可怕極了。有人說他是受了二十年牢獄生活的反感,弄成變態生活,怕也不無一點關係。

「切卡」勢力盛行的時候,他是一個最可怕的人物;等到一九二一年「切卡」廢止,而代以政府警務局的時際,迭秦斯基仍爲首領。政府警務局的權力雖沒有「切卡」那樣大,但遇重要事

件，仍由中央執行委員許以全權辦理。到第二年（一九二二年）蘇俄因交通斷絕，他又被任命為交通委員，並兼人民內務委員之職。到一九二四年又被任為最高經濟議會的主席，至此他的破壞事業已告一段落，乃專心致志於建設的工作。他臨死以前不幾天，都還在多瑙流域測量國有鑛苗；他正想對於此等國營事業有所籌劃，以謀達到減少生產費，增加出產額的成績。他對於俄國的鐵路擴張，也有全盤計劃，可惜都不及施展出來。

他日常的生活非常簡樸。朋友很少，也不大赴公共集會，有暇的時候，總常佔住國民戲院中替他們中央執行委員預備的包箱。他不大做文章，也不會演說；可是在緊急時候，他演起說來效力很大，令人起深刻的印象。聽他演說，好像聽一個自信力很強而憂思很深的人在說話一樣，極容易受感動。現在他死了，他死後影響於俄國的政局如何？一時很難說定。不過俄國近年政制的變遷和要人的死亡關係很大：烏利茨基等死了，李寧不得不採用「新經濟政策」；現在俄國政府中人內部的意見也不一致，迭秦斯基死了以後，或者又有什麼「新政治政策」發現罷。

小協約事件

化魯

所謂小協約，即指在巴爾幹半島的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三國。此三國向有親法的傾向，在歐陸幾成為法國的外藩。但最近因國際形勢變遷，俄德攜手，意國崛起，所以三小協約的外交政策亦不免發生變化，因此使小協約的基礎，發生動搖。最近三小協約國外長在勃萊德（Bled）會議，因三國意見分歧而破裂，此為小協約瓦解的前兆。

當此次會議時，羅馬尼亞政府發表，該國已與波蘭訂結對俄防禦同盟，勸捷克與南斯拉夫共同參加。但捷克總理倬尼斯博士（Dr. Benes）與南斯拉夫外長寧乞茲（Ninčić）不表贊同，因此會議遂陷於破裂。

小協約與法意的關係，最近亦發生不少的變化。羅馬尼亞以阿伐拉斯古（Averescu）內閣本為有名的親意內閣。首相阿伐拉斯古之夫人出自意國貴族，崇拜意國，可謂無微不至。但最近因意國表示不願保障比薩拉比亞為羅國領土，兩國關係，不免

緊張。慕沙里尼於此實處左右兩難的地位，意國極願與赤俄維持友好關係，俾謀黑海貿易的發展，如因比薩拉比亞問題而袒護羅國，則不免開罪蘇俄，比又為意國所不願。不過據英國報界所傳述的消息，意國最近曾以二萬萬里拉的銀款借給羅馬尼亞。此款八七折實收，再預扣兩年的利息計八釐，羅國實得一萬五千八百萬里拉。此款專用以向意國定購潛水艇，預備羅國被俄國海軍攻擊時，作防守黑海海岸之用。但此項潛艇運往黑海，必須經過他大尼里海峽，他大里尼為親俄的土耳其所扼要，潛艇將用何法以通過，聽說現在還沒有決定。

此種借款及軍備的談判，在這次勃萊德會議中雖並未正式提出，但捷克首相俾尼斯為始終主張親法反意之人，故在會議曾提出警告，說小協約不應改變其舊時的態度，由親法而變為親意。南斯拉夫的態度怎樣，雖無明白宣布，但南斯拉夫京城報紙則近來頗多揭發意國外交侵略的陰謀：如意國慫恿亞爾巴尼亞以攻南斯拉夫，意國近來取得亞爾巴尼亞的重要採礦權，及從杜拉若 (Durazo) 以達南斯拉夫同境的鐵路建築權。這是一件事。羅馬教皇批准以希臘大主教為亞爾巴尼亞教會的主教，此舉一方面為希臘張目，一方面也是意國對亞爾巴尼亞侵佔的一種手段。這是又一件事。保加利亞近來發行公債名義上，用以救濟保國難民，事實上則供馬其頓委員會 (Macedouian Committee) 之用，此委員會專謀奪回戰後南斯拉夫所得領土，以歸保加利亞，這是第三件事。

總之巴爾幹各國的外交關係，近來已日見緊張。小協約的一舉一動，在在足以牽動全歐的局勢。法意兩國都設法想把小協約收入藩籬，鹿死誰手，現在還不能決定，但小協約的將來，關於未來歐陸的局勢，卻已是決定的事實了。

土耳其的新稅制

作霖

土耳其可以說是歐戰後最奮鬥的一個國家，從前一切的弊政，現在都已次第改革。最近因為要使預算案均衡的原故又施行一種消費稅。其手段雖不免操之過激，然其改革的精神，於此可見了。

土耳其於一九〇八年以前憲法沒有成立的時候，政府是沒有所謂預算案的。自從那年起，雖然每年都有預算案，但不足額都是由外債塡補，所以結果更壞。迨共和國成立，始由伊斯美氏(Ismet)製定一個收支相抵的預算案，和適合於新預算案的租稅制度。近來因爲要抵禦古的斯人(Kurds)的變亂，和防範英國，意大利，或希臘的攻擊，竭力擴充軍備，政府的經費大爲增加，漸有入不敷出之勢。爲彌補這種經費起見，於是把火柴，糖，揮發油，煙紙及其他幾種貨物，都收歸政府專賣。但是預算的不足，依然不能夠塡補。於是又增設一種消費稅。據關於施行這種稅的法律規定：各行的商人於售賣物品時，須對消費人徵稅。稅額普通爲百分之二·五，至於高等的旅館及娛樂場所，則徵稅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並由政府發出印花稅票，每張發票均須按律黏貼。違禁者處以五十元以下之罰金或監禁一個月。這個法律不但適用於普通的商店，並且適用於一般在街上叫賣的小販。土耳其的人民有百分之九五是不認識字的，因此有許多不認識字的小販，迫得要雇用一個書記隨着預備發票，因爲如果不如此，祇好把生意不做，否則就要坐監牢了。據說厄斯啓瑟耳城(Eskishehir)因爲施行消費稅的結果，肉也沒有得賣，並且有許多咖啡店因爲沒有人過問，迫得要關門了。該地的商人因此在商會議決要求政府特別予以恩恤。斯密那(Smyrna)商會亦謂這次施行消費稅的結果，生活費已增加百分之十五，預料將來出口貨必定大減等語。現時土國的商店，因爲沒有人光顧以致關閉的很多，一般商人因違法被捕的亦時有所聞。土政府施行這種新稅，商民雖覺騷擾，但該國著名的雜誌如 Joumhouriet 對之，頗持贊成的論調。據該雜誌的社論說：

『消費稅初次施行的時候，就惹起很大的糾紛。尤以對於酒樓，旅館，及其他娛樂場所徵收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消費稅的規定，反對得最劇烈。須知這類的商業，不到全國各種商業的百分之一，至於其他一切的商業，僅稅徵百分之二·五而已。

『而且政府施行這種新稅，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從前對於農產物的什一稅，現在已經取銷，國民議會當然不能不另找其他的財源，這種消費稅就是其中之一了。

『消費稅在我國是一種新稅，欲得羣衆的同情，一定要經過相當的時日的。』

同時土耳其財長也發出布告，竭力維護這種法律。內容如下：

「關於修正這種法律一層，是完全不成問題的。那些說消費稅有如何如何困難的人，都是沒有細心讀過關於這種稅的種種訓令的。我們現在正研究施行這種法律的便利方法，務期不致影響於國庫。固然，無論那一個政府，凡是虛耗經費的，都應該責難，應該攻擊，但是試問誰能夠說土耳其政府是浪費呢？現在政府各部都有極低限度的預算案。土耳其的預算案一定要由自己的財源使之均衡，我們共和國決不借助於外債的。有些外國或本國的紳士，曾提出種種關於解決我們外債利息問題的方法，並主張我們應該放棄一些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讓與權，又主張我們應該和外國增進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關係，使我們的信用增加，將來可以獲得鉅額的借款。這些話對於我們土耳其的政治家不發生一點兒的影響的。須知外債祇可以用於公共建築的事業，不能拿來供政費之用的。我們要時常存着利息難付的心。土耳其良善的公民，能夠共同起來，維持這種稅制，那正是政府所願望的呵。」

照上述的言論看來，土耳其政府確有整頓財政的決心的，不過這種稅對於一般的小販，未免過於騷擾了。

法德的新關係

幼雄

法德二國討論通商協定，已非一日，至最近八月五日，始作成臨時協定，在巴黎簽字。新成立的協定是將向來的假協定加以擴張，有效時間定為六個月，自八月二十日起實行。內容如下：

一、法德二國對於對手國人民公司的課稅等，互相平等待遇。

二、法國對於某種產物，各種織品，衣類，化粧品等，得受關稅的輕減或最惠國的待遇；德國對於某種農產物，紙類，皮革類，玻璃器具，化學製品，陶器，某種機械類，及光學器具類，其一部分得受最低稅率，大部分則受中間稅。

法國所重視的葡萄酒，綿織物，毛織物，鐵等，以及德國所重視的染料，電氣器具機械類，暫不在本協定規定，讓將來正式締結條約時再議。協定的一部分得適用於植民地，並附加宣言書，兩國確認有從速訂結正式條約的意思。

這通商協定的簽字，一些也沒有阻礙，所以一般人都以爲這是法德關係的進步。蓋從前兩國的對立傾軋，因羅加拿條約的訂結，逐漸緩和。雖對外強硬的樸蔭開雷重新登台，頗有人憂慮兩國親善或被阻礙。其實樸蔭開雷現方專心於財政的整理，無暇顧及他事。外交方面，一概委託白里安，默認其左黨的外交政策。就白里安方面說，在樸蔭開雷內閣的名下，辦理外交，可免右黨的牽掣，反而比自己組織內閣自由好幹的多。而這次通商協定就是這樣成立的。白里安最近發表演說，說『樸蔭開雷內閣，對於法德關係，當不以維持現狀爲滿足，須更進而努力於友好關係的促進。』這話頗使德國方面安心，並且發生好感。

德國政府近又以覺書送交法國政府，希望將萊茵占領軍由八萬五千減至五萬。且附言減額後占領軍不散駐萊茵全土，僅限於若干都市。並說德國加入聯盟，將以減少占領軍爲先決條件，至少也須同時進行。法國對此要求，雖不能全部容納，但減額一層，卻也願意。法國的對德心理既有變更，則一切交涉，當不致像從前的厄介，可以平和談判了。

國際會議的公用語問題與世界語

幼雄

國際會議，鬧得越熱鬧，有一個問題便越加重要，這是什麼？就是會議時究竟應該用那一種語言作爲公用語的問題。三百年來各國都默認法蘭西語爲惟一的國際語。外交文書多以法文爲正文，他國譯文處於從屬地位。『文字上發生疑義時，須根據法文。』但是歐洲大戰的結果，法蘭西語卻失去其向來獨占的特權，凡爾賽和約就規定着：『本條約以法語英語同爲正文。』將一種國語作爲會議公用語，譬如法文，那麼法國的代表便占了不少的便宜，這是不消說得的。若以二三國語同爲公用語，則須互譯，既費時間，且不堪其煩，有時又有不能譯，或譯而不能達意之弊。如國際聯盟的通譯長客美爾林，可算一個語學天才，當第五次國際聯盟大會時，英首相麥唐納的辯論，他能一口氣譯成法語，意義絲毫不錯。但到了第六次大會，法代表巴爾逢庫爾的演說，竟不能翻譯，致使依賴英語的代表大爲失望。又如國際勞動會議，各國的勞工代表，不懂得外國語的居多，若以一二

國語言爲公用語，他們定感到困難。還記得一九二一年第三次國際勞工會議代表所用語言，有德語，有意大利語，有西班牙語，日語，希臘語，波蘭語，捷克語各說各的國語，再翻譯爲英法語，議場情形，十分混亂，這是各國代表所最感苦痛的。

欲求言語上的公平，既不能以某種國語爲公用語，則公用語自非用中立語人造語不可。好在現在本有一種人造語，即 Esperanto，譯作世界語。國際平和學院曾向十七個會員諮詢，對於公用語的意見，有八人回答，其中三人主張採用世界語，三人主張人造語更比現在發達時，採爲公用語，而主張採用英，法，德語或拉丁語者只有二人。

但是實際上自一九〇九年以來，有許多國際會議卻早把世界語採作公用語了。最初如第一次全美科學大會，陶器業者，照相業者，自由思想家，新馬爾塞斯主義者，及素食者大會，均採用世界語。一九〇九年，在布達佩斯德開的國際醫師大會，亦以懂得世界語的人組織分科會，爲學問上的討議。一九一三年在里治開的英國平和大會，有一個決議案，說「大會對於世界語表示敬意，因爲這是強固國際友誼的一種手段，並願推獎世界語作爲國際諸大會的公用語之一」

一九二〇年在斯德賴斯堡開的第十二次速記者國際大會，議決將世界語與他國語同爲會議時的用語。同年在不魯日開的「國際協會世界聯合」第三次國際大會，到者一百十二人，亦有議決，參加世界語的普及運動，並謂世界語如需改良，當俟各國政府正式採用以後。同年「基督教徒國際同盟大會」因會場用多種言語，頗感不便，決議自下一次大會起，只用世界語。一九二一年「國際擁護人權同盟」以世界語與法國語並重，作爲公用語。他如以法國著作家巴比斯爲首領的「大戰參加者世界同盟」及「社會主義教員國際同盟」，「國際平和事務局」，「不魯日萬國圖書學會」，「鐵路職員國際協會」，「警察官國際協會」等，都獎勵以世界語爲公用語，而且實行使用了。

匈牙利與捷克斯洛伐克兩國科學院用世界語爲公用語，鮑爾多的法國教育家同盟，英國的「平和促進同盟」也都採用世界語，爲與外國通信的用語。

此外赤十字第十次國際大會特通過議案，獎勵赤十字青年團體學習世界語。「國際藥學會同盟」，「基督教青年會」，「國際

婦女參政權同盟」「中立禁酒國際同盟」「國際共濟組合」「國際婦女同盟」「國際黑人保護事務局」「萬國郵政聯合」「國際倫理協會」「國際通俗大學」「國際平和自由婦女同盟」「國際仲介協會」等不勝枚舉都已採用世界語認爲通信和集會時的公用語了。

再抓幾樁新鮮的事情來說，一九二四年波蘭的德意志社會民主黨大會，以波蘭國會議員的提案採用世界語，經全體一致可決。同年夏季「國際協同組合婦女基爾特」也因語言不通之苦，決議採用世界語。本年二月「婦女國際聯盟」有一個決議事項，是說，不以一國語言爲國際語，是謀世界平和的必要手段。請執行委員會分頭運動，務期將世界語編入學校的課目。然則世界語爲國際會議所注重，也可察知了。

最近歐洲航空事業日臻發達，而飛行家尤痛感國際共通語的必要。故一九二三年六月在倫敦開國際航空會議，集二十國的代表，會議這個語言問題。至最近在不魯日開第三次國際航空大會，遂決定採用世界語，并組成委員會，務使航空術專門語亦使用世界語。委員中有一個是國際聯盟學術合作委員會的委員，西班牙人德萊斯開韋特，是很著名的。

比航空機更進一步，足以縮小世界的實爲無線電話。一九二四年四月在日內瓦開國際無線電準備會議，主張每星期至少一次用世界語播送講演。而這會議討論時，有一半人就是實用世界語的。一九二五年四月世界二十一國代表在巴黎舉行無線電大會，更採用世界語，作爲無線電的國際用語。

據最近調查，除臨時演講不計外，定期的世界語播送，在歐洲有二十八播送局，美洲四個，澳洲三個。大連的日本播送局，於今春亦播送世界語的講義，獲得極大成功。上海開洛公司的播送台，本年本有開設世界語學習班的計畫，惜未實現，但於此可以想見世界語在無線電話播送上是如何實用了。

總之，國際交通愈形便利，人類交涉愈加頻繁，國際會議之數又與年俱增，故國際公用語的決定，亦愈感必要。而公用語須獨立的中立的人造語，故世界語實爲最適用的語言，現在各國學術界已公認之，漸加採用，至各種政治的國際會議，雖未嘗不感受語言不統一的痛苦，可是各國政治家都蓄有野心，都想以自己的國語，定爲公用語，以求自國代表發言論辯的便利，所以迄

未採用。這或者也是國際平和不能早日實現的一個原因罷。

(附註)在中國傳播世界語的主要團體，爲上海世界語學會(在上海寶山路三德里)該會發行世界語雜誌綠光，並附設夜校及函授校，成績卓著，讀者如對於本問題感有興味，可通函詢問。

俄皇被難紀實

從予

俄皇尼古拉斯二世，我們都知道他是在大革命時被慘殺的，但是他死難的時日，經過，却衆說紛紜，莫衷一是；甚至有人說他還在世上的。最近有一個名叫裴可甫的，根據許多未發表的俄國文件著了一本書，名叫"Das Ende des Zarengeschlechts," by P. M. Bykoff 茲特摘譯其敍述當時情狀者，以實現代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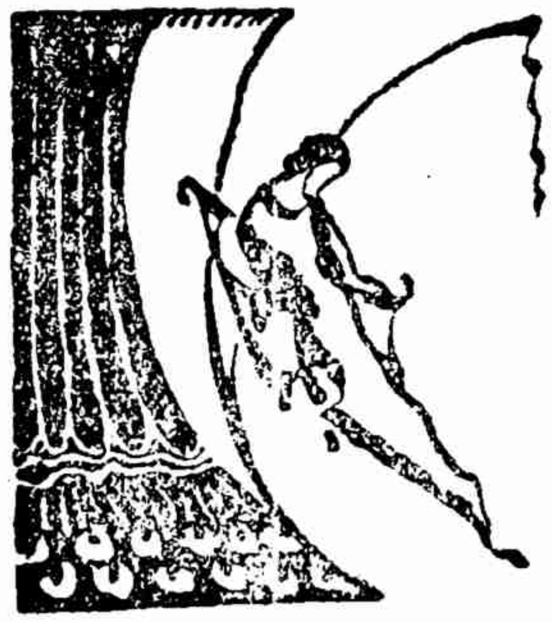
當一九一七年的春天，革命空氣非常緊張，俄政府當局也知道至少非讓步一點不可了。一時謀改尼古拉斯二世的絕對專制政治爲立憲君主政治之議，頗囂塵上，甚至俄皇的親貴也覺得最妥當的辦法，還是禪位給皇弟米恰爾。但是俄皇自己對於這種禍害的徵兆，却毫不爲意。三月十一日，革命及暴動的風聲，愈傳愈緊，但是俄皇當時給京師軍事總監的詔書中仍說：『當此對德對奧的軍事期間，所有明日暴動之謠，着卽從速制止！』然而事已遲了，到了第二天，首都全落於叛兵與工人之手。俄皇見事已至此，乃禪位其弟，以謀挽回頹勢。革命的羣衆一聽到米恰爾繼爲俄皇，覺得這簡直是以暴易暴，咸憤慨異常，大有內亂卽在目前之勢，所幸米恰爾很見機，立卽發表拒絕嗣位的宣言。

此時，俄皇避居在 Tsarskoye Selo 卽個人的安全亦毫無把握。他很希望能偕其家族共避難於英國。英國大使 Buchanan 因致書俄外交部言『敝國皇上甚願與俄皇以避居之地』。三月二十二的夜間，彼得堡蘇維埃的執行委員得悉俄皇有避居英國之意，立卽決定實行逮捕，雖與臨時政府發生衝突亦所不惜。俄皇既被逮，執行委員復連續派代表要求克倫斯基將尼古拉斯二世處死，至少須幽禁在 Peter and Paul 炮台，或克朗斯太特。六月，俄國臨時政府接到倫敦通知說：『在戰事未終結前，英帝國領土內對於收留俄前皇及其家族之事爲不可能。』但是此時，第二次革命的風聲，非常緊急，臨時政府覺得把俄皇

這樣放在近畿，甚爲不安。八月十四乃遷俄皇與其家族隨員等三十五人往西伯利亞的托波爾斯克(Tobolsk)。這時，俄皇算比前稍爲自由，可以隨意通信，外間餽贈亦可源源不絕的送來。

其後，首都發生第二次革命——即十月革命，亦稱多數黨革命——消息到托波爾斯克已在半月以後。到了十一月末，新政府當局恐俄皇入於反革命派之手，給他們做傀儡，乃實行監禁，並言當移往伊克脫林堡(Ekaterinburg)。俄皇以長途跋涉心甚惴惴，皇后則以托波爾河鑿冰而上，非旦夕可成，起程之期，勢必稽遲，稍堪自慰。但是河冰雖堅不能破他們的行期，卒決定於四月二十六日。莫斯科中央執行委員會並決定在伊克脫林堡設庭審判，於是昔日貴爲萬乘之尊的俄皇，遂一變而爲階下囚，須受嚴密的監視了。此時，公共起訴人已定爲脫洛斯基，正在待期開審，忽然白黨之勢驟張，蔓延直到烏拉爾一帶。哥薩克的新兵着着前進，繼着的是捷克的軍隊。千方百計，想救援俄皇。俄皇呢，也用盡心計，想和他們祕密通信。此時，伊克脫林堡時時有被奪於白黨的危險，而開庭審訊又勢有所不能，該地蘇維埃恐俄皇被救，遺患無窮，乃決定用斷然的處置，槍斃俄皇。

一九一七年七月十六夜半，俄皇尼古拉斯，皇后亞歷山大，和他的一個兒子，四個女兒，四個僕役，盡被槍斃於幽禁他們那房子的地窖中。他們的屍身爲避去白黨的發掘起見，則埋葬在森林當中，並把一切蹤跡都消滅淨盡。莫斯科中央執行委員聽到了這個消息，也覺得這是應急的處置，置不究問。時皇弟米恰爾尚幽禁在 Perm 國民大會及兵工們游行示威的要求執行死刑。七月十二至十三的夜間，兵工們遂私自買通禁卒，亦把他槍斃在森林當中。此時羅曼諾夫皇族之被幽禁者，尙有許多人，都被禁在 Alopayevsk 地方，後來因爲白黨的軍隊一天天的近了，於是烏拉爾的蘇維埃亦決定把他們一概處死。時在七月十七至十八的夜間，距白黨之得伊克脫林堡(二十五日)不過一星期。俄皇親屬，至是遂被殺殆盡。說起來誠未免太殘酷了，但是俄皇從前的對待人民，何嘗不是這樣殘殺的呢？據裴可甫的計算，在尼古拉斯當國時代，自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九這三年間，俄國男女之被處死刑者多至六千二百六十八人，而其中大半係犧牲於奉有詔命的軍事法庭者。計一九〇八年中，每星期被殺人數，常在七至三十六人之間。讀者試思，此爲何等景象乎！



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關係

李璜

歷史的研究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其關係之密切是很明顯的。一個學歷史的人要想得個歷史的統整觀念人類的進化道理，自然不能無社會科學的研究；而學社會科學的人如果要使他知道社會不是一種空洞之物，一種抽象的玄想，也不可不使他熟習史事。近三四十年來因社會科學與歷史科學的同時發展，史是彼此影響而關係愈密：一方面社會科學所以漸由哲學的推論趨重到科學的研究，便是因爲歷史的科學方法之進步，各種社會史如經濟史，法律史等都明確可讀，而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法律學便有了依據，一變從前那種理論方式和功利主義的態度，進而爲科學的研究；他方面因爲社會科學之進步，以其論斷來研究歷史，歷史的眼光便寬展了許多，而歷史的事件，爲從前所不注意的，也都顯出他的眞價值來了。現在我們來譚譚這一種經過。

說到社會科學這個字，我們該當先問，他是單數的或是多數的。(la science sociale ou les sciences sociales?) 是指的許多分立的社會科學，或是一個總論的社會科學？是將人類各項社會生活分開來研究的，或是將所有社會事情合起來研究的？多數的，分立的，個別研究的社會科學可以說是自十八世紀以來使已算眞正成立了。單數的，總論的，全體合觀的社會科學可以說是自孔德以來纔有的。本來社會這個字的意義很是明瞭。凡爲人類社會所發生的現象，——就是說除個人生理的現象而外，——都可以作爲社會科學的研究資料。對於發生在社

會上的事件的研究都可以分類成科。因此言語有言語學，風俗有風俗學，經濟生活有經濟學，政治生活有政治學等，看起來都覺得是很合乎情理的。不過孔德他另有一個看法：一方面他以爲人類社會各種生活複雜異常，交相綜錯，不能嚴格分別何種是經濟生活，何種是政治生活，他們彼此都是有密切的關係的。（在十八世紀以前，政治學這個字的含義就是包括一切社會科學的，是依着亞里士多德所有的意思）因此他不主張分開來研究。他以爲這種分開立論是說不通的。并且一方面他以爲社會科學的目的既在尋求社會進化的公律，則必須將所有社會事件合起來，社會活動與普通歷史打成一片，然後方纔能够在總體上抽出一個總公律來。因此他認爲前此的分別研究大有合起來的必要，因此他主張只要一個社會科學，這個單數的社會科學研究社會的一切現象，孔德起初叫他作「社會物理學」(physique sociale)，後又改名爲「社會學」(sociologie)。孔德分社會學的研究爲兩種：社會靜學 (statique sociale) 與社會動學 (dynamique sociale)。社會靜學研究社會行爲在空間內的關係，——就是研究一時社會事情的連帶關係，而暫不問他歷史的變化，研究社會各種現象的統一 (unité) 與社會各種建設（如家庭政府等）的作用。至於社會動學便是研究社會行爲在時間上的關係，研究人類社會在歷史上繼續的活動，就是尋求社會的進化 (progrès) 與他的公律。因此，在這方面看來，孔德便直稱他的社會學爲歷史的哲學。（參看實證哲學講義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第五卷第五十二課）

孔德的這種社會科學——單數的，總體的，全體合觀的社會科學——當然不免過於哲學的理論的一點。孔德雖然常常在說注重人類全體的歷史事實，但是他很早的便就幾件比較明顯的事實把社會文化的公律定下了。這不能算是科學家的態度。不過從前的社會科學——多數的，分立的，個別立論的社會科學——也沒有科學家的態度。從前的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法律學都是偏於理論一面或專爲實用起見的。我前面曾經說過，在十八世紀以前普通稱社會科學爲政治科學，其目的專在應用；所謂治人之術，是毫無客觀和非功利研究的意思。就是十八世紀的經濟學也偏於理論，徒託空言，而與歷史事情不相干的。我前面也曾說來，這要十九世紀後期歷史學家分功去應用科

學方法，爲社會科學著了一些明確的社會史，經濟史，宗教史，法律史等，然後社會科學纔一改舊觀，不再徒重理論，不再認爲經濟學或法律學上的原則是一成不變，萬世皆準的。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期的社會科學家都不免太急於公律的發現了，而社會史家的態度便恰足以醫治他們這個毛病：社會史的目的專在發現和表明以往的恰切事實，不但無意思去尋教訓，求護符，以爲實用的利益，并且不急於求出人類社會活動的公律。他的用力只是將明瞭可靠的材料放在我們眼前，預備終有一日或者社會公律因之而引出罷了。這種研究的態度與方法當然比較從前爲近於科學的。這恰是孔德所有將歷史與社會科學打成一片的意思：使各種社會科學研究者知道人類無論何種文明，社會無論何種生活，在過去的皆與全部歷史有深厚關係，皆須求根本淵源於歷史。治一種專門社會科學而不有方法的去注意這門科學所根據的歷史事實，算是全然拋棄了時間關係，不但不能得一種正確的演進之跡，并且還一種羌無故實，從逞理論而定出來的學說統系也不會占得住脚的。近今的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比較更正確而有據，便是得力於科學的歷史學家這種啓示。從前的經濟學家如十八世紀亞丹斯密及自由學派都偏重人類天性的解釋，而不十分留意歷史事實的解剖。他們所謂的「經濟的人」(home economiceus) 好像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一樣的存心行事。他們所有「人類因自私而努力」的原則也好像是不問空間及時間的關係。涂爾果 (Turgot) 的話很足以代表他說：『爲研究政治經濟，該當忘却各種不同的變態而去認識人類的天性。』所以十八世紀的政治經濟學只不過是純理論的經濟學說，而少實事的經濟研究，因此他們的理論也多半含絕對性，不似十九世紀歷史學派經濟學的論調是隨着史事變遷而含相對性的。歷史學派是要在歷史上去考察經濟行爲的變遷而定出他的動的公律來。此派以德人李斯特 (List) 發其端，首先從社會進化階段上去建設他的經濟學的統系。亞丹斯密的學說便爲之動搖。德人羅舍爾 (Roscher) 施莫勒爾 (Schmoller) 繼起，此派便算大成。他們都能忠實的以歷史爲工具，而立意盡科學的探討。我們現在雖不能說他們所稱的經濟律便比從前自由學派的可靠得多，但是他們在多年徒尚理論的經濟學說旁邊，特別留意到歷史上的經濟現象，

以爲要了解人類經濟行爲，非從歷史上去硏究社會建設不可，這確是對於政治經濟學之向實際方面有很大的貢獻。可以說自有歷史學派以後，政治經濟學更趨向於社會事物的考察，把只知人類自私性的活動而認「經濟的人」有絕對性的「純經濟學」改了觀，漸變作了解社會進化，歷史背景，而認經濟事件都是相對性的「經濟社會學」。這種趨向恰與當時新起的社會主義擡上；藉着社會主義的勢力，尤其是藉着馬克斯學說的勢力，政治經濟學不但在歷史硏究上確立了基礎，而且要將範圍擴大起來。照馬克斯的意見，經濟組織既爲全體社會的基礎，則改組社會便只是改組經濟制度罷了。其餘的社會事件，倫理的和宗教的，智慧的和政治的，都不認爲重要。差不多在馬克斯口中，經濟這個字便可以代表社會這個字，最相稱的社會事件便是經濟事件；於是簡直要認經濟學這個社會科學爲社會各科學的全體了。

政治經濟學在科學中的進步，可以說與經濟史在史學上的進步有正比例的關係。經濟史之所以比其他社會史特別進步，也因爲他所載的事件特別偏於實質方面。我們試從廣義方面來看，經濟史的內容，從一切生產消費事件以至人口的調查，地產的硏究，無一不是有外物爲對象。就是平常經濟生活，一種器具的使用，一種工作的方式，一種實業的工程，以至一種交易的行爲，都有實物或至少有證劵可尋；所有主觀的部份——如交換場中心理——都可以在一些證劵和籌據的號碼上代表出來，推求出來。因此可以說經濟史是紀載一些偏於物質方法的事件，可以直接用眼看見的。他的確實比較其他社會史——如語言史宗教史等——要可靠一些。我們試一調査現在硏究文化的社會學家或歷史學家，或是關於文化來源，或是關於文化階級的各種考察，都大半趨重於經濟史的材料，我們便可以知道他的實在的價値是在足以爲確切的證據上面。現今考古學所挖掘和要挖掘的也無非是一些廚房的器具，身上的飾物，這類消費的殘餘品，和漁獵農作的工具這類生產的殘餘品。硏究文化來源和進展的學者，所以甚信靠這些殘餘品以爲立論根據，到不得已時方纔靠紀載與碑文，便因爲紀載與碑文便要次於經濟生活的殘餘品一等，他不免參有主觀的見解了。

并且經濟事件——廣義的——不但比較有實物的根據，而

且他要占社會生活事件的最大部份。塞足博斯(Seignobos)在他的應用於社會科學上的歷史學方法書中一六六頁上曾將歷史所載的事件分別如下:

(一)物質條件方面——人種學上的事件，人口學上的事件，人造及自然環境的研究，物理的及經濟的地理(人種地理)。

(二)智慧習慣方面——語言，藝術，科學，倫理與哲學，經濟思想，宗教及其信條教規。

(三)物欲習慣方面——私人生活各類。

(四)經濟習慣方面——農業，工業，交通，商業，物的分配。

(五)社會建設方面——家庭，財產及遺業組織，教育，社會階級。

(六)政治建設方面——各國政治，教會及國際各種組織。

在這個表上看來，(這個表當然不能稱爲完備，其分類也不能算十分謹嚴。)經濟史所載不但占第四方面全類，而第一第三也幾乎要完全占領，就是對於第二第五方面也有一部份的關係。因此之故，經濟史所以能在社會史中特別發展，政治經濟學所以能在社會科學中特別出色。——不過從前的政治經濟學也是該當必經那個偏於理論的階梯可以說所有的社會科學，一部份得着較早的成立，都是先偏於心理的一部份，而後慢慢到實物，而後漸漸受社會史的支配。從前的政治經濟學完全是一些關於政治經濟的學說，亦如從前的宗教學，言語學，法律學一樣。從前講學的人都是愛討論關於社會的學說，而不願單純的研究社會事件。這就是我前面所說，因爲他們的目的在致用;不是去尋求現象是如何，而是去問他該當如何。自從有了經濟史的幫助，政治經濟學要努力成爲科學，簡直覺得政治兩個字的形容辭不好，好像含有作用似的，要將他去取消了:不稱政治經濟學(économie politique)而只稱經濟學(économique)經濟學的目的專爲規定一切生產，消費，分配，交換等經濟行爲上的必然和有定的現象，而不管一些經濟學說所主張的怎麼樣，一些政治家所實行的怎麼樣。總而言之，他在可靠的實物和必然的現象上去考察而已。

近今的宗教學，言語學，法律學也是這樣:他們都注重事實的比較，而不再偏於從前那種心理的研究和理論的批判了。所以

宗教有比較宗教學言語有比較言語學法律有比較法律學他們都取可靠史料和實地考察而去求歸納的結論。

我們知道了歷史學的發展實大有功於社會科學現在反轉過來看，近今社會科學的發達也實使歷史內容改了觀。從前歷史學家研究的對象是人而現今社會科學家研究的對象也是人。不過從前歷史學家的人都大半是「頂天立地的好漢子」，好像不受一切外物所左右的；所以從前歷史學家便多半目不斜視，專從這些所謂「歷史人物」身上用工夫。社會科學家的人，他便處處都被認爲受了環境的支配：他的生理，他的心理，他的日常生活和特別行爲，都在在被認爲與他的前後左右的社會有關係。於是社會科學家雖把人的能力看小了一些，却把人的研究擴大了許多。歷史學家也就不能不受這種影響將他的研究範圍擴大起來。

社會科學的成立和發展，我們知道是受了生物學的啓示，尤其是達爾文一派的生物學說的影響很大：所謂環境說，遺傳說適用到人類社會上來以後，歷史上的研究便添加了許多材料和興趣。——固然在十八世紀的歷史哲學家如威果 (Vico) 便已有了環境的說法，但不過是一種哲學的理論，而不是一種科學的證明。——現今的歷史作法，一方面是地域風土的注意，一方面是民族生命的追溯，歷史上人物的背景便因之濃厚起來，歷史上事情的解釋也因之明白起來。固然生物學家如赫胥黎 (Huxley)，生物學派的歷史學家如戴侖 (Taine) 他們純然以生物學上的原則來規定人類一切的活動，不免過當一些；但是近今歷史學家如果再像從前那樣完全不顧環境和民族說話，也就要被人笑話了。因此近今的人類學 (anthropologie)，人種學 (éthnologie) 和風俗學 (éthrographie) 的成績，都在歷史學上占了相當的地位。(人類學是研究人與其他動物的比較關係，人種學是研究人種間的比較關係，人種學雖可算人類學之分支，但不能混二者爲一譚。至於風俗學或譯稱敍述社會學，大半重在野蠻風俗的研究；雖也應用人種學上的方法去考察野蠻人種的生理以與文明民族比較，但風俗學所特別注重之點還是在社會風俗之考察，故譯爲風俗學。) 此三種學問對於歷史界的貢獻雖各不同，但是使歷史家知道他們所謂的「歷史人物」，其生理與心理皆在在與他所生長的民族有甚深

厚的關係；他們所謂的「歷史事變」其意義範圍都過於狹小，而不足以解釋事物牽連的關係，人類進化的形勢；明白些說，他們把歷史家從故紙堆中引到科學家的實驗室和野蠻人的荒島上，使他澈頭澈尾的去認識這個人類。

生物學的進步影響到地質學，地質學的進步，影響到考古學；考古學的有史以前一部份分支研究起去，在地下掘得銅器時代以至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遺物；於是人類歷史的期間便忽然在上面增加了幾十萬年——這是爲十八世紀以至十九世紀初期的史家所夢想不到的。有史以前的文化發現不但把歷史的壽命加長，並且把歷史的眼光擴大了。我在前面說過，從前的社會科學家和經濟學家都不重實物的考察而好譚學理。從前的歷史學家也是這樣：既然被人道主義和基督教義的思想支配着了，便將就着所有的一些傳說筆記，陳陳相因紀錄出來。這樣的史在「文藝復興」以前除了以文筆見長而外，沒有甚麼價值可言。「文藝復興」以後雖然考古學便已萌芽，但還趨重故紙檢查的工夫。自「文藝復興」以至十九世紀初期，雖已有好玩古物的人，但是一如我們中國骨董家的賞鑒，是與歷史家的研究不大相通的。真正使歷史家珍重古物的意義，確不能不推功於有史以前考古學的地下掘取工夫：近五六十年來在近東各地，特別是在埃及的地下發現，日新月異，觸目驚心，簡直把從前全憑臆說的一部埃及史另換面目！歷史學家方纔十分明白這些萬年骨董能夠告訴我們許多未有筆記的事實，而只靠殘缺不完的筆記在那裏去湊成歷史，不免要爲這萬年骨董所笑話了！

這些地下古物的考察不但將人類慢慢進化——由石器到銅器到鐵器——的道理證實出來，打破了有宗教思想的史家的迷夢，而且因爲這些挖掘物大半是經濟生活的殘餘品，更將人類生活的方式——由漁獵到牧畜由牧畜到農業工業——也明白的顯露出來。我上面曾說過，經濟史最先得着正確的成立便是以此，而經濟學便藉着這種可靠的材料在十九世紀後期大大改觀。馬克斯的經濟學說所以能夠占得着腳，便是這種的——經濟生活的——歷史階段已經證明了，而只等他來加以推論。馬克斯的「唯經濟史觀」雖然不爲近今史家所贊成，但是近今史家也沒有不注重經濟生活方式這種原動力；就是著上古史的，也要留意敍述到當時的生產工作的狀况消費及交

通的情形。——這類的敍述是舊日普通史家所最忽略了的。

人類學和人種學使歷史增加了生理的背景，風俗學和考古學使歷史認識到文化的源頭，經濟學爲歷史指出經濟生活對於人類活動的影響，已經足以使歷史學家眼界大開，頭頭是道；而近二三十年來社會學的進步又使歷史家深切的了解「社會」這個建設對於人類的活動有一種超個人的力量。原來自亞里士多德便知道『聚成社會的人的研究，不單是許多人的合數的研究。』明白言之，便是許多人既聚成了社會，使這個社會便另有一種性格與力量，而這個新的性格與力量，並不是這許多構成份子所原具有的。社會學或社會心理學所研究的對象便是這種社會性與社會力；雖然近今社會學家對於這種社會性與社會力的解釋法不一樣，——如達爾德（Tarde）謂原於「摹仿」的關係，涂爾幹（Durkheim）謂原於分功互助的關係；——但他們都注意到一個社會的交通便利，人口密集，其社會中人的行爲便要生出變化。他們認爲今之所以異於古，西之所以異於東，便在這里大有關係。社會學家這種看法可以說在從前經濟學家和從前史家的「人情」解釋（如人情好逸惡勞，人情喜新厭舊，亂極思治，靜極思動等看法）之外新增加之社會「性」與「力」的解釋。有了這種解釋——社會選輯的解釋——不但使歷史學家注意到社會的各種特殊狀態，而且使我們深深覺得歷史人物和事件的產生都是很邏輯的，而沒有甚麼神奇之點了。

據上所述，我們知道社會科學和歷史科學彼此交互影響的關係，在近今幾乎是分不開來的：社會科學每有所見，必定立刻要影響到歷史科學，而歷史科學每有所得，也必定要影響到社會科學。一種科學的成立本來要(一)正確有據，(二)觀察有方，(三)歸納得例。現今社會科學與歷史科學如果要眞正進於科學之域，必須辦到這三點。而在這三點上，一部份要靠歷史學家的用力（特別在正確有據上面）一部份要靠社會科學家的用力（特別在歸納得例上面）。這兩部份的力量可以說合則兩利，分則兩損。此所以社會學家自孔德而後，大半都主張歷史的研究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打成一片，而近今歷史學家除了少數不改舊態以外，大半都願與社會學家攜手前進。



五言詩起原問題

朱偰

陳延傑君曾譯日本鈴木虎雄先生五言詩發生時期之疑問一篇，載在小說月報第十七卷第五號上。旁證曲引，論列的很是詳細。鈴木先生能精密的研究中國文學發表這一類文字，引起大家研究的興味，這是我們要向他表示感謝的。不過他的結論，我們未敢贊同；所列舉各種理由，亦未見充足。今就愚見所及，略加討論，分兩部份說明如下。

一

鈴木先生的結論是：「五言詩之成立，是在後漢章和之際。」他打破一般論詩的見解，以為五言詩不始於西漢枚乘李陵蘇武三家——換句話說，即是不始於景帝武帝之世。所列主要理由有三：一，五言詩本原之未確；二，五言詩發達之徑路不明；三，史傳無紀載。今依次加以討論。

第一 五言詩本原之未確

一般的見解，以為五言詩始於李陵蘇武，或云始於枚乘，我們固然不敢盡信；但是鈴木先生一定以古詩十九首盡為東漢之作，却也難以成立。何則？詩固言情之作，而四時的變化最易引起感情。如能在詩的本身，找到時代的根據，不更愈於旁證曲引嗎？然而古詩十九首中，固大有此類根據在焉。

上古曆法，代有不同。據史記曆書，「古曆建正作於孟春，」即以正月作歲首。夏正以正月，正月是寅月，所以稱建寅，或稱寅正。般正以夏曆之十二月，十二月是丑月，所以稱建丑。周正以夏曆

之十一月，十一月是子月，所以稱建子。秦併天下，自以爲獲水德之瑞；十月色尚黑，故以夏曆之十月爲歲首，是謂建亥，以十月亥月也。漢初制度，多承秦舊；建亥曆亦未遽改正。漢武帝太初元年五月，始改秦曆，以正月爲歲首，同夏制。寅正之廢，千數十百年，至是始復。文學多僞時之作，欲研究古代文學，不可不明古代曆法。今先比較建亥曆與建寅曆——秦曆與夏曆——以覘其異同：

建亥曆（秦曆）		建寅曆（夏曆）	
春	正月二月三月	冬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夏	四月五月六月	春	正月二月三月
秋	七月八月九月	夏	四月五月六月
冬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秋	七月八月九月

曆法既明，請進而言詩：據梁徐陵玉臺新詠，「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八首（卽文選古詩十九首第五，第十二，第一，第六，第二，第九，第十一，第十九諸首）係西漢枚乘之詩。（尚有「蘭若生春陽」一首，文選不采。）古詩十九首中雖未必一定有枚乘之詩，但說他中間有西漢人作，卻有確鑿之根據在。如第七首「明月皎夜光」詩云：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

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時則訓：『孟冬之月，招搖指申。』孟秋乃七月，而七月則係申月；足見「玉衡指孟冬」乃是表白時節之句，亦猶阮籍詠懷詩中「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之表時爲十月十五日，與此正同。中國舊曆法多用星位表示時節，鈴木先生謂『詩中玉衡示孟冬之位置，乃只謂指方位；其與秋蟬之鳴，必非矛盾者，』實是錯誤。卽就通篇而論，孟冬也很容易看出是指季節，故下句有「時節忽復易」之感。鈴木先生又未能必其「只指方位」之說爲然，而又轉過來說「初冬與秋晚，於實候相接亦無妨。」這種兩可之間的說法，實在犯了邏輯上的矛盾律。(Law of Contradiction)

又所謂促織，卽是蟋蟀。禮記『季夏蟋蟀在壁；』又曰，『孟秋

之月，白露降；』又曰，『孟秋寒蟬鳴；』又曰『仲秋之月玄鳥歸。』通觀全首，明是描寫的初秋景象；若云孟冬，安得有此？是明係漢太初以前之孟冬——卽夏曆之孟秋——非太初以後之孟冬可知。鈴木先生謂爲實際上之孟冬，實是錯誤。

更觀「凜凜歲云暮」（第十六首）之詩：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游子寒無衣。……』

若果係夏曆歲暮，則隆冬嚴寒，安得有螻蛄之鳴？（註一）且冬日多北風，而北風多慘慄；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歲暮而云涼風，明明係秦曆之冬，卽夏曆之秋可知。觀其『涼風率已厲』之句，蓋爲秦曆仲冬十一月十二月之交，卽夏曆八九月之交之作，是無疑矣。

「孟冬寒氣至」一首（古詩十九首中第十七首），此孟冬係夏曆之孟冬，故下云『北風何慘慄？』又云『愁多知夜長。』是係太初以後之作，與「明月皎夜光」一首中所寫之孟冬景象，迥不同矣。

由上觀之，古詩十九首非同一時代之作，太初以前者有之，太初以後者有之（包括東漢）；且不能遽定其何者居多，何者居少。可見五言詩在前漢的時候，早已具有完整的格式了。鈴木先生以本原未確，否定枚乘蘇李之作，因而否定西漢之有五言詩，不免失之疎忽。我們只要確定時代，而上舉二首固明明告訴我們是太初以前之詩。

第二　五言詩發達之徑路不明

鈴木先生復以「五言詩發達之徑路不明」爲第二理由，否認西漢已有古詩之說。他根據史傳，列舉漢初至成帝時代與五言詩有關係的歌辭，表明五言詩遞嬗發達之跡，而以蒿里曲（出漢初田橫門人）爲首。專就史傳求詩，已經不對；而況五言詩之起原，在漢一統以前，確有史傳可證。史記項羽本紀『……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

『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將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歌數闋，美人和之……』張守節正義，引楚漢春秋，述虞美人歌曰：

『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楚漢春秋九篇，係陸賈所記，見於漢書藝文志。陸賈楚人，其記楚事，當必可徵。然則五言詩之起，固在楚漢紛爭時矣。遞演至於景帝武帝之世，遂有「明月皎夜光」……等作，由簡而繁，由樸而華，何不合於自然徑路之有？況五言詩句見於詩三百篇者已多，(其證見後)至虞美人時，或始全篇爲五言詩耳。

楚漢之際，虞美人創五言詩，唐山夫人創樂府詩；以兩漢之歌詩，乃爲南方二女子所創，雖似奇事；然自戰國以來，南方文學，固多創造。屈原之離騷，李斯之刻石文——其中全篇三句一韻者，尤爲特創，——皆爲創作。且字句駢偶，亦爲南方文學之特點。其後司馬相如之賦，枚乘之七發，雖皆由屈辭出；然亦多創造的精神。屈原是楚之宗族，李斯楚之上蔡人，虞美人係項王姬，唐山夫人爲高祖夫人，她的房中歌，漢書禮樂志說牠是楚聲；則二人亦爲楚產無疑。然則兩漢的文學，正史孝山所謂「朔風變楚」者，其徑路的來歷，固甚彰明較著。然則謂五言詩發達之徑路不明，其說不能成立矣。(此段采家大人中國文學史說)

五言七言詩句，皆原於詩三百篇。(鈴木先生謂「七言詩發達之徑路，並原於楚之騷賦中，」其說亦非；以不在本問題內，故不論。)其中單句的五言例不勝舉。其連屬爲二句者，如：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鄘風桑中)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衛風木瓜)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止，……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豳風七月)

『……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小雅小旻)

『……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小雅甫田)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大雅皇矣)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魯頌閟宮)

『……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商頌長發)

以上所舉，皆甚拙樸；其藝術稍進，句稍華美者，如：

『……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邶風匏有苦葉)

『……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豳風鴟鴞)

「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小雅正月）

「……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小雅大田）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大雅緜）

「……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大雅板）

「……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周頌思文）

「……未堪家多難，余又集於蓼。」（周頌小毖）

「……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商頌玄鳥）

其進而連屬為四句者，如：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召南行露）

以上雖為四句，然其下仍有四言二句，非全章為五言詩也。其全章為四句的五言詩者，如：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於行。」（小雅北山第四章）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北山第五章）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北山第六章）

其全章為四句以上的五言詩者，如：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大雅緜之第九章）

其由全章四句的五言詩，進而為全篇四句的五言詩，則為虞美人歌。由全章四句以上的五言詩進而為全篇四句以上的五言詩，則古詩十九首等是。其徑路又甚分明矣。（此段亦采家大人中國文學史說）

詩經而外，即在史傳之中，鈴木先生亦猶求之未遍。如漢書貢禹傳載武帝時歌謠云：

「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

是亦可為武帝時已有五言詩之證。不過俗謠民歌等，未曾施以文學的藝術，故拙樸；「明月皎夜光」等詩，已施以文學的藝術，故華美。此兩種歌詩同時並有，歷代皆然，例不勝舉。未必拙樸者時代必先，華美者時代必後。

五言詩起原的問題，求之故籍，論者亦頗不少。如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云：

『……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鈴木先生僅引及此，以證其班婕妤怨歌行之不可信，殊可謂斷章取義。）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

召南行露之詩，既見於前；孺子滄浪之曲，今錄如後：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孟子離婁章）

暇豫之歌，見於晉語。晉語『優施起舞曰：

『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

邪徑童謠，見漢書五行志（或稱黃爵謠）其辭曰：

『邪徑敗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巔。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

劉勰所舉滄浪之歌，間有「兮」字；暇豫之歌，又間四言；邪徑童謠，則又在西漢之末。雖未足以明其徑路，至少亦可證明西漢之有五言詩。故錄之以備旁證。

五言詩之徑路來歷，既如上述；今再反觀鈴木先生所求五言詩之徑路，如左：

鈴木先生舉蒿里曲（出漢初田橫門人），戚夫人舂歌（呂后時代），華容夫人歌（武帝時代）李延年歌（武帝時代），楊惲歌（宣帝時代）黃爵謠（成帝時代）爲尹賞歌（成帝時代），明西漢時僅有歌辭中之五言句，而無獨立的五言詩；謂：

『此等五言句，多與五言以外七言八言間雜並用，蓋歌辭之體然也。又僅自五言句成者，其句亦甚素樸，蓋爲原始的也。此等漸經精練，若至於前漢之末，形式整齊，則可謂歷自然之徑路也。……』

不知詩與歌辭，本爲一類。鈴木先生所舉黃爵謠及爲尹賞歌，全篇皆屬五言，既爲成帝時作，則與所謂五言詩成立於後漢章和之際，已相矛盾。況五言詩與參差不齊之歌辭體，固不妨同時並出，何得舉蒿里曲楊惲等歌，以其五言七言八言並用，遂以爲漢初五言詩尚未完備之證？詩至建安而盛，王粲固五言詩之雄，但亦嘗作參差的魏俞兒歌四篇、（見宋書樂志）今錄其一，其辭云：

「漢初建國家，匡九州，蠻荊震服，五刃三革休。
安不忘備武樂修，宴我賓師，敬用御天，永樂無憂。
子孫受百福，長與松喬游，蒸庶德，莫不咸歡柔。」

若必如鈴木先生所云，得毋亦謂建安之時，尚無完整之五言詩耶？試一披覽宋書樂志其中歌辭，類多三言四言五言七言並用；然而五言詩在宋時固早已盛行者矣。

鈴木先生又謂即使五言詩始於漢初，但自枚乘蘇李而降，迄於後漢中葉二百餘年間，何以亞於彼等之作者，曾不一見？實則古詩作者，多失其名。即玉臺新詠之枚乘九首，亦難必信其爲枚乘作。亦猶兩周之國風，現代之歌謠，其詩辭流傳民間，而其作者願不可攷。自漢武而後，以迄章和之世，五言作者，自必前後相望，累世不絕。(註二)惟以不可復攷，遂形寂寞。即就古詩十九首而論，既非同時產生，自亦不出於一人之手。安得以其不可復攷，遂爾云然耶？

第三　史傳凡關於五言詩無記載

鈴木先生三個理由中間，這個最爲薄弱。何以見得史傳一定要記載文學上的著作？史傳須得記載新文學之開端作品是否成爲定律？唐宋之詞，元明之曲，開中國近代文學史上之新紀元；但是唐宋元明史上卻並無關於詞曲開端的記載。必要在這些史書上，求詞曲之開端作品，一定是不能的。又枚乘七發，開「七」之端，亦文學上之一新體；若必如鈴木先生所云，則漢書枚乘傳上，一定得記載七發原文，和枚乘作七發的緣起。但是枚乘傳上，卻曾無一字提及。常言「魏詩漢賦」，詩至魏而盛，漢則以賦見稱。班固自己本是一個善賦的人，當時詩尚未能與賦抗衡，而班固又私心好賦，此漢書之所以多賦而少及詩歟？

且五言詩之起，固見於楚漢春秋矣，豈楚漢春秋非史傳耶？

更進一步言之，講文學而必以史傳作證，正如講史學而必以詩歌作證，同一謬見。近有人講中國古代史，乃以詩經爲標準，凡詩經上所無的，皆以爲不可靠，故禹以前無歷史。又有人以孟子一書爲標準，孟子上不說老子，遂說老子無其人；孟子上不說易與周官，遂說易與周官不足信。老子及易與周官之有無眞僞，固當討論，然必以孟子一書作準，則誠不可解。這種治學的方法，決不可當做金科玉律。現在吾國有許多人專以此種方法爲時髦，故附帶論及。不圖鈴木先生是外國人，亦染了這種習氣。

近來有一班人治學，必先以自己的主觀爲標準而不問客觀的事實。假使事實和他的標準衝突，卽說事實是假的。——這是他們的不二法門。所以楚漢春秋一書，或者有人說是假的，亦未可知；推而上之，也許竟有人說詩經是假的，與易經周禮，同是一邱之貉，也正說不定的。

二

鈴木先生「疑問之推擴」一段，所論亦多牽強。他論「生年不滿百」一首，舉宋書樂志西門行一篇，以相對照，明「生年不滿百」之出於西門行，非西門行之出於「生年不滿百」：

西門行

「出西門，步無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一解)
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待來茲？(二解)
飲醇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愁憂。(三解)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而夜長，何不秉燭游？(四解)
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五解)

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六解)」

古詩十九首之第十五首「生年不滿百」篇：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登期。」

細觀兩詩，實與彼說正是相反。我們只要一考察兩首的結構，便可看出西門行既云「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又云「何能坐愁怫鬱，當復待來茲？」既云「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又云「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徘徊轉折，不傷重複，明是樂府的體裁。反觀「生年不滿百」一首，則文勢直下，一氣呵成，雜糅之作，烏能臻此？可見是彼襲此，非此襲彼。朱彝尊之言，又曷足爲準？

他如曹子建七哀詩，宋書樂志卽采此詩，增加字句，爲明月篇，對照如下：

明月篇(曹子建集作怨歌行)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一解)

借問歎者誰？自云客子妻；夫行踰十載，賤妾常獨棲。（二解）（曹子建集「客子」作「宕子」）

念君過於渴，思君劇於飢。君爲高山柏，妾爲濁水泥。（三解）

北風行蕭蕭，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淚墮不能止。（四解）

沈浮各異路，會合當何諧？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五解）（曹子建集「沈浮」作「浮沈」）

君懷常不開，賤妾當何依？恩情中道絕，流止任東西。（六解）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七解）』

七哀詩（玉臺新詠歸入曹植雜詩中）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云是客子妻；（玉臺新詠「客子」作「宕子」「云」作「言」）君行踰十載，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路，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玉臺新詠「良」作「常」，文選誤。）賤妾當何依？』

明月篇爲要完成他的七解，把「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四句加上，前後文氣迴不相屬，這是樂府不得已的辦法；又爲聲調起見，不惜把西南風改作東北風，其他蛛絲馬跡，在在可見。豈亦前者不出於後者，而後者反出於前者耶？文選玉臺新詠只載後者，而不采前者，亦可爲一證。

又如宋書樂志中今有人一篇，明明由楚辭中山鬼一篇，增減而來。試比較如下：

今有人

『今有人，山之阿，被服薜荔帶女蘿。
既含睇，又宜笑，子戀慕余善窈窕。
乘赤豹，從文貍，新夷車駕結桂旗。
被石蘭，帶杜衡，折芳拔荃遺所思。
處幽室，終不見天；路險艱，獨後來。
表獨立，山之上，雲何容容而在下！
杳冥冥，羌晝晦，東風飄颻神靈雨。

風瑟瑟，木搜搜，思念公子徒以憂。」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
乘赤豹兮從文貍，新夷車兮結桂旗。
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
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
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
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
君思我兮然疑作。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鳴。
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若以彼例此，豈楚辭亦襲樂府之作耶？樂府本雜取各體之可以歌詠者，截長補短，換字增句；只有樂府由別體變來，何得謂古詩抄襲樂府？顛倒黑白，亦云甚矣！

近時鄭雲歌采爲國歌，鄭雲歌本僅四句，國歌以其太短，重「日月光華，旦復旦兮」二句，總爲六句。可見古歌詩變爲樂曲，古今皆有其例。而「生年不滿百」之不出於西門行，於此益可見矣。

總之五言詩之起，實導源於虞美人之和項王詩，即始於楚漢紛爭之時，爲漢高帝之五年，西歷之紀元前二百零二年。其詩質樸無華，顯係初起時之作。遞嬗至於景帝武帝之世——西歷紀元前一五六年至八七年——遂臻完備。其後逐漸發達，至魏而極盛。來蹤去跡，可得而尋，則鈴木先生以爲至後漢時始臻完備者，殆攷之未詳歟？

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脫稿

(註一)王念孫廣雅疏證：「方言云：『螻蛄謂之螻蛄，或謂之蟓蛉；南楚謂之杜狗，或謂之蛞螻。』今人謂此蟲爲土狗，即杜狗也。順天人謂之「拉拉古」，即螻蛄之轉聲也……」余聞之順天人云，拉拉古七八月之間鳴，至深秋即死。本草：『螻蛄一名天螻，一名仙姑，穴土而居，有短翅四足，雄者善鳴而飛，雌者腹大羽小，不善飛翔，吸風食土，喜就燈光，』嘗親於秋夜燈前驗之，悉如所云。

(註二)古詩賦之亡者甚多，如漢書藝文志所載漢代歌詩，三百餘篇，今存者無幾；班固兩都賦序謂孝成之世，奏上賦千有餘篇，今存者亦鮮。五言古詩亦屬此例。



動物大小論

J. B. S. Haldane 著

何煥章譯

J. B. S. Haldane 乃英國前任大法官 Haldane 之姪，爲著名之生物學家，曾在劍橋大學授生物化學多年，所著 Daedalus 及 Callinicus 二書已被採入 Dutton 今日及明日叢書。

各種動物之間，其最顯著之異點爲其身材之大小，顧以某種原因，動物學者於此絕少注意。我於某動物學鉅著中，見其對於鯨鼬之大小，雖勉許以幾微差異，而於鷹之大於雀，河馬之大於野兔，則仍無表示；然而野兔不能大如河馬，鯨魚不能小如青魚，則又易知。蓋各種動物自有各式最便利之身材，身材大變，則形狀及結構亦必隨之而變也。

予且舉一最顯著之例。設有一人身高60呎，有如天路歷程中之巨人 Pope 及 Pagan，則彼巨人者非特10倍高於常人，且10倍闊10倍厚於常人，而其全重爲1000倍於常人——即近80噸或90噸。但巨人之骨之粗，止100倍於常人，故每方吋巨人骨截面所負之重爲10倍於每方吋常人骨截面所負之重。常人之骱骨，負重10倍於其體重則折。天路歷程中所繪 Pope 與 Pagan 常作坐地狀者，蓋一移步且折其骱骨耳。如是則人對於 Christian 及 Jack the Giant Killer 減少其敬意矣。

今仍就動物學而言。設使一四足細長體小而稱之羚羊變爲巨大，苟不縮短其足使粗短如犀牛之足，俾每磅之肉仍有相當面積之骨支撐之，或縮小其體而斜伸其足，使能如長頸鹿之穩立，則其骨必折。予之所以引此二物爲例者，蓋以同屬於羚羊類，且同以構造之適宜而爲著名之善跑者也。

重力於人為可慮，於 Phpe, Pagan 及 Despair 為可懼，而於鼬及小於鼬之動物則不足為害。深達千碼之礦穴，鼬墮之，觸地一震，卽緩步而去；鼠墮之震死；人墮之，骨碎；馬墮之，則血肉迸飛矣。蓋空氣對於運動物體之抵抗力，比例於該物體之面積。以一動物之長闊厚各十分之，於是每塊之重等於原物體 $\frac{1}{1000}$，而其面積則祇減至 $\frac{1}{100}$。因此空氣對於行動小物體之抵抗力，常10倍於其動力焉。

所以昆蟲不畏重力，墮地不發生危險，仰附承塵板上不感困難，而其肢體又能奇詭雅秀如長脚蜘也。顧昆蟲極畏液體之表面張力。表面張力之於昆蟲，猶重力之於哺乳類。人當出浴之時，身上附水一薄層，約厚 $\frac{1}{50}$ 吋，重一磅。鼬出水時，身上所負之水，約等於鼬本身之重。蠅出水時，其所附水重，數倍於自身之重。人固知蒼蠅入水，其情勢實非常危急也。昆蟲飲水時之危險，不啻吾人逡巡於百仞之厓以求食，偶一不愼，死亡隨之。故有少數昆蟲如龍蝨之類，設法使身體不為水濕；而多數則生有長喙，俾飲水之時，身體與水有安全之距離。

高大之陸上動物，更有別種困難。彼等須驅迫其血液使達到高於人身之高度，故需更大之血壓及更堅強之血管。有許多人因為動脈爆裂而死——多在腦部；而此種危險，可說象勝於羚羊。但各種動物，於身材大小，覺有困難，其理如下：一可作表式之小動物，假是微蟲 (microscopic worm) 或輪轉蟲 (rotifer)，有光滑之皮膚以吸收所需之養氣，有一直腸其面積足以吸收所需之食物，及一簡單之腎臟。試就此蟲之高之厚之闊，各放大10倍，則其重較原蟲增1000倍。設欲彼運用筋肉一如未放大時之靈便，則每日所需之食物及養氣均1000倍於前，且須排洩1000倍之廢物。

若其外形不變，則其表面將祇增加100倍，而每分鐘每方糎之皮膚須多收10倍之養氣，每方糎之腸胃須多收10倍之食物。一旦其吸收能力達於極限，則須藉特種方法以增大其表面。例如一部之皮膚引伸為腮，或內縮為肺，以增大其吸收養氣之表面，使比例於其身軀。一個人有100方碼之肺；腸則不光滑挺直而屈曲盤旋，更長成如絨之表面；卽別種器官，亦愈進於複雜。高等動物不大於低等，因為其構造已更複雜。其構造比較的複雜，就為其比較的巨大。植物也是如此。最簡單之植物如綠色海藻，生長

於停水或樹皮之上，祇是圓形細胞。較爲高等之植物，生長根葉；以增其表面。比較解剖學(Comparative anatomy)實是各生物競張表面以比例於其體積之故事。

有幾種增加表面之方法，對於某點極有效用，然而不能通用於一般。例如脊椎動物由血液運輸養氣，自肺或腮以達於全身。昆蟲則全身有多數氣管，自內達外，而空氣即由此管以及於全身。今氣管組織之外部雖可藉呼吸動作而換氣，而入於體內更纖細部分，則仍須藉擴散之功。凡距離不到兩氣體分子距離之數倍時，氣體甚易藉擴散之力而通過。但其經行之距離大至$\frac{1}{4}$吋時，則作用變爲紆緩。故昆蟲體內之某部，距空氣$\frac{1}{4}$吋以上，則有缺乏養氣之虞；昆蟲之體厚無過$\frac{1}{2}$吋者，職是故也。陸地蟹之構造同於昆蟲，惟較呆笨耳；然其藉血液以輸送養氣，則與人同，故能大於昆蟲數倍。設昆蟲之取給養氣，不賴吸收，而發明一種驅迫空氣以達於各組織之法，雖以別種理由使其不能使其發達如人，亦將大如龍蝦矣。

空中飛行亦有同一困難。飛行之基本原理爲：欲使某一飛機停留空中，所需最小速度隨其長之方根而變。若機之高長寬各增大4倍，則飛行之速須2倍其積。於是最小速度所需之力之增加，速於飛機重量之增加。今所言大小兩機，大機之重64倍於小機，則其所需馬力爲128倍。以此理準之於鳥，即知鳥之身體已不能再大。安琪兒之筋肉，與同量鷹或鴿之筋肉相比，產力差同，故欲運用其兩翼，所需筋肉，須有4呎高之胸脯容納之。而倘減少重量之故，兩足將縮至細如長蹺之木桿。大如鷹與鳶之鳥，其停留空中，實不全賴兩翼之鼓動，而平托於空氣柱之上以回翔焉。然而身軀增大，雖回翔猶感困難。否則鷹將大如虎，而可畏且如敵人之飛機矣。

今予且論身軀之優點。其最顯著者爲使動物能保持其體溫。各種熱血動物，於休息之時，每單位面積之皮膚，消失同量之熱；故所需食物之供給，爲比例於其表面而非重量。5000鼬等於一人之重；然其表面食物，及養氣之消耗，均17倍於人。事實上每鼬日食食物之重，恰爲其體重$\frac{1}{4}$，專以維持體溫。以此之故，小動物不能生存於荒野極圈之內，無爬蟲類，兩棲類，及微小之哺乳類。斯披茲伯琴(Spitzbergen)島上之最小哺乳動物爲狐。每至冬季，小鳥遷避煖處，昆蟲凍斃，而蟲卵則能任六月餘之霜寒。寒帶優

生之哺乳動物爲熊，海豹，及海象。

微眇之目，爲不合用之器官。人目之背部，猶之攝影盒中之軟片；而所以映照外物之象者，乃爲棒狀及錐體之集合物（A mosaic of "rods and cones"）各個棒狀或錐體之直徑，略大於普通光浪之長（光浪之長爲紅 0.00068 耗；黃 0.0006 耗；綠 0.00052 耗；藍 0.00046 耗；紫 0.00042 耗）。每目之中，每種約有 500,000 枚。欲分辨二物之不同，須分映該二物之象於棒狀物及錐體之上。故若棒狀物及錐體之直徑增大而其數量減少，則其辨別力必遜。設其直徑增大一倍，則在一定距離之中，二物間之距離亦須增加一倍，方可辨別。但若減其直徑而增其數量，於目力亦無益處；蓋欲映一小於光浪之長而又清析之象，乃不可能之事也。於此可知鼬之目決非人目之縮影。彼目中之棒狀物及錐體，不甚小於人目中之所有；故其數量大減焉。鼬距人 6 呎即不能辨別二人之面貌。因欲兩目有若干效用，故小動物之目，苟以身軀爲比例，則大於人目甚多。反之大動物祇需相對的小目，鯨魚及象之目，大於人目甚微也。

動物之腦，亦適用此例，不過不易爲人看見耳。設我等就幾多同類之獸如貓，印度豹，豹，及虎而比較其腦重，則見體重增 4 倍，而腦重只增 2 倍。較大之動物，既以比例於其身體而有較大之骨骼，則於腦，眼，及若干別種器官，可稍經濟焉。

凡此諸端，所以證明各種動物各有其最便利之身材。人皆信蚤若大於人，則其一躍可以淩空千呎。是說也，Galileo 闢之於三百年之前，而卒無效。實則動物能躍之高度，與其身材之大小無關，不能謂其成正比也。蚤能躍 2 呎，人能躍 7 呎。跳一定之高度，如舍空氣之抵抗力弗論，須費相當於跳者體重之精力。但若各種動物司跳躍之筋肉，對於其全體筋肉，固定爲幾分之幾時，則每兩筋肉所產生之精力，無關於身材之大小；即使小動物之身軀發達甚速，亦不能激增其效能。最際上，昆蟲筋肉之收縮，雖較人靈捷，而其效用似不圓滿；蓋不如是，則蚤與蚱蜢能躍 6 呎之高也。

各個動物各有其最便利之身材，各種人民亦各有其最便利之建設。在昔希臘式之平民政治中，全國公民皆能諦聽一羣演說者之言論，而直接表決立法上之問題；故其哲人謂一個小市是一不能再大之平民政治邦（Democratic state）。英人發明

之代議政府，使平民政治國 (Democratic nation) 實現；而首先實現之者爲北美合衆國，其後乃推行於全球。今藉無線電話之發明，各公民遂又能聆代議士之政論，而將來且見希臘式之平民政治，重現於斯世，即將議會所通過之議案取決於國民，亦將以日報之建立而成爲可能。

自生物學者觀之，所謂社會主義問題，亦不過是大小問題。社會主義者欲使世界各國各成爲一個商業公司。予不謂 Henry Ford 據社會主義而管理 Andorra 或 Luxembourg 將大感困難。彼之主顧已多於彼國之人民。予意一個 Ford 銀團可使比利時有限公司或丹麥會社掃清其宿負。但當最大邦內力能改某種實業爲國有之時，予覺說明一完全社會化之英國或美國，難於象之翻觔斗或河馬之越藩籬焉。

哈爾濱中日工人工資之比較

陸恒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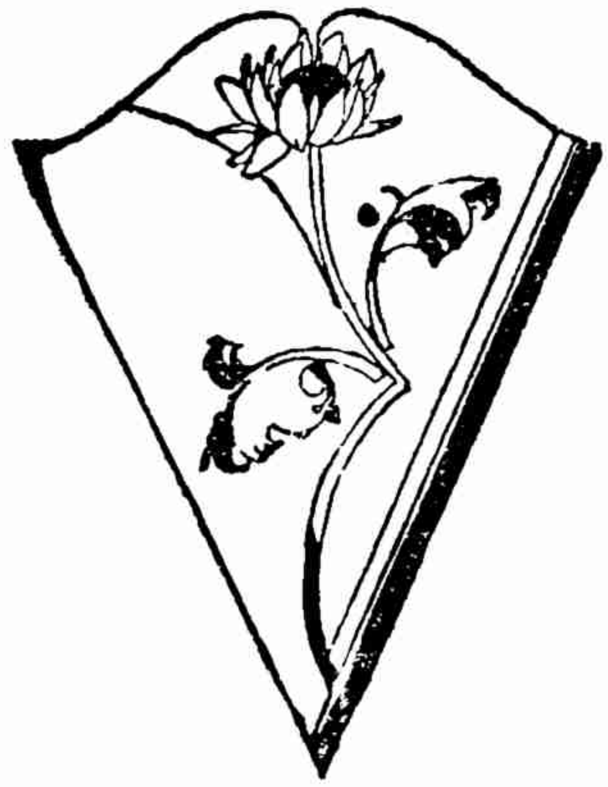
哈爾濱又名濱江，關外巨埠也。交通方便，商業發達。工人以俄日華三國人爲最多；韓人次之，且不常見。因鄰近西北利亞，且復爲中東路之起點，故多俄人。俄人爲赤黨者，位置大都均甚優渥；至於白黨，則鮮能出人頭地者；曾有一皇族貴人，而執鞭驅車爲馬車夫之賤役，餘者可想見矣！韓人本不衆多，且處處爲日人所挾制，無甚可敍。今將中日兩國工人之工資表而出之，以作比較，並於此見日人在北滿洲所佔勢力之一斑。是篇調查多根據日人今年六月間之調查報告，特此聲明。

工資 職業別	中國人	日本人	工資 職業別	中國人	日本人	工資 職業別	中國人	日本人
木匠	一·八〇	三·八〇	瓦匠	一·八〇	三·五〇	厚席	一·八〇	三·五〇
裱糊匠	一·〇〇	三·〇〇	玻璃匠	二·〇〇	三·〇〇	洋服	二·〇〇	三·五〇
瀝青漆	二·五〇	三·八〇	鐵匠	二·五〇	四·〇〇	燒磚	二·〇〇	三·五〇
印刷	一·五〇	三·〇〇	小工	一·〇〇	二·五〇	汽車夫	一·五〇	三·五〇

附註：工資以哈地紙幣爲標準，市價不同，普通較國幣差一毛左右。厚席或稱疊，即日本之タタミ。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以九月下半月份收到者為限）

醒獅一〇一至一〇二號	上海哈同路民厚北里一七一九號
交通公報一三六三至一三七五號	北京交通部
市聲週報五卷三六至三七期	漢口銀行雜誌社轉
孤軍週報八九至九一期	北京法政大學
中國青年六卷六至九號	廣州國光書店李義
文學週報二四二至二四三期	上海閘北香山路仁餘里二十八號
山西教育公報二〇九期	山西教育廳
新教育評論二卷一五期	北京西四牌樓西中華教育改進社
學藝七卷九號	上海卡德路八十三號中華學藝社
金中週刊一三一至一三三期	潮安北門內第四中學校
道路月刊一八卷二號	上海霞飛路二九九號
中華教育界一六卷二期	上海中華書局
科學一一卷五期	上海大同大學中國科學社
現代評論四卷九二至九四期	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醫學原著索引三卷九號	奉天淺間町三ノ二實驗治療社奉天支社
語絲九五至八九期	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心燈一三期	上海塘山路佛化教育社
飛行雜誌六卷夏季號	北京粉房玻璃街八十四號
榛葩二期	廣東大學文理科學院
良友八期	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印刷公司
北新四至六期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北新書局
一般誕生號	江灣立達學園



脫手羅大

黎烈文

南兵打敗仗的消息傳來後，鄉下的空氣便顯得十分嚴重了。這原因是一方面恐怕由前線退下的散兵的滋擾，一方面恐怕潛伏在本地的土匪的搶劫。

太陽還沒落山，田野上就沒有人走了。鄉下人本來睡得很早的，現在便更提早了。他們雖明知「是禍躲不脫」，薄薄的柴門，經不起鎗柄的一擊，然而於無可奈何之中，却仍不能不賴此防禦。況且藏在家裏，至少總免得拉夫的危險。

晚飯時，祖父很憂愁的放下酒杯，對我們家裏惟一的保鑣者脫手羅大說：

「唉，羅大先，這兩天風聲越發不好了，昨晚楓樹塘廖五爺家裏也搶了，你看我這裏到底要緊不要緊？」

羅大的右手，從前當綠林的時節已經被人削去了，現在只留着尺把長的臂膊，籠在袖管裏；他隨做甚麼都是用着左手的。這時他那惟一的左手，正很困難的握着筷子在湯碗裏撈來撈去，想撈起一條泥鰍，聽着祖父同他說話，他便馬上把筷子收回，拍着胸脯說：

「二太爺，你老家放一百二十個心！只要是我那圈子裏的人，我總喊得住。就是外來的散兵，我也有法子。不是我脫手羅大吹牛皮，我羅大十幾歲打死了人，逃在江湖上，北至山東，河南，直隸，南至兩廣，雲，貴，四川，碼頭也就走得不少了，甚麼英雄好漢都見

過，就是北邊糧子來，也還同我講交情，何況本地兵，總還是這週圍三五百里內的人，憑着我脫手羅大這副老面子，無論如何總要把你府上留下來。你老家千萬別擔心，這幾天我準在這裏陪你老家平平安安過了這風聲就是。」

脫手羅大的話，的確使我們放了一大半心。不講別的，單看這幾年來圍着筆架山幾十里地面稍微收得幾石租穀的，那個逃掉了土匪的光顧？只有我家同坳背冲春台滿公家兩處，因為有脫手羅大暗中保護，竟安然無事，不曾損失半個大。可見這位退休的綠林，這位哥弟會首領，在我們這地方是具有不可忽視的潛勢力，不可侮的威權的。

「呵呵，只要你羅大先答了硬白，我還怕甚麼？不過，羅大先，你這樣照看我家，我將來怎樣報答你呢？」祖父欣慰的微笑的說。

「二太爺，你老家又來啦！我脫手羅大一個粗人，少年時節做了壞事，現在雖然洗手歸正，人家總還看我不起。就有幾個同我客氣的，也不過是敬鬼神而遠之的意思，那個肯眞心同我做朋友？只有你老家對我情深義重，一片至誠，幾年來不曾有一點怠慢。我脫手羅大心非木石，豈不知感？假如這點小忙都不能够幫，我脫手羅大還算得人嗎？」他說到這裏舉起酒杯，一飲而盡。「不要說別的，只這每次好飯，好酒，好菜，就够使我羅大感激了。只有我羅大報答你老家的道理，怎麼反說起你老家要報答我羅大來呢？」

羅大說的却是良心話，他這幾年來在我家是永遠占據着上賓的位置。他本是一個單身漢，雖然積了幾個殺人錢，但並未置產業，只是東餐西宿，飄忽無定。祖父因為他豪邁可喜，便把他留居在家裏，每天陪他燒頂貴的公煙，喝頂好的汾酒。雖然常常有人對我祖父說，這樣的人不應留住在家裏，將來惹是非，但我祖父却不信，他老家反而把羅大愈加敬重起來，無論家裏來了甚麼客，祖父總讓這位粗鄙的只應當同那些農夫們在一塊的脫手羅大坐首席。

「但是，羅大先，這眞還是你不嫌棄呢！我這裏便飯便菜，又沒有好招待，那裏及得坳背冲春台滿爺家裏那樣的場面？」春台滿爺是我祖父一個遠房的兄弟，他家裏很有錢，曾同我祖父搶着要把脫手羅大留在他家裏，但羅大不肯去，這是我祖父很高興，常常提說的。

「二太爺，我羅大交朋友也要擇人呢！你二太爺仁慈正直，那個不知？我羅大住在你府上也有光榮。說到春台滿爺，那不是我羅大喜歡說壞人，那其實要不得。大斗小秤，欺善怕惡，就有幾個錢，也是不能久享的。」羅大說到這裏，忽然把聲音放低了，靠近祖父面前說，「不瞞你老家，我爲着春台滿爺還得罪了許多弟兄呢！我那圈子裏的人，有許多早就打了他家的主意，都是我因爲春台滿爺素來對我還客氣，又屢次託我照看㘭背沖，假如他家出了事，我面子上也下不去，只好恃蠻把他們壓着。他們雖然看在我份上放了手，但心裏都有點不舒服。他們的意思，你二太爺一向做好事，出名的善人，留情是應該；春台滿爺那樣刻薄待人，也要講情面，未免有點善惡不分了。所以現在當這風聲緊急的時候，連我都有點替滿爺擔心呢！本地方的人，我還可以替他圓活點；就只怕外面的散兵要去打起發，那我也就不好出面去替他撐硬腰啦！」

羅大說完，連連歎息着，使得我們一家人都替㘭背沖憂愁起來。但我們一想到春台滿公平日那樣兇惡和尖刻，却也覺得應當給他一個小小的懲罰。

* * * * *

第二天早飯過後，祖父正同脫手羅大睡在客房裏抽鴉片，忽然外面一陣狗叫，一個常來我家討米的叫化婆，慌慌張張的走來報告祖父說：

「呵喲！不得了了！二太爺，你老家趕快逃走罷！我今早在水竹灣走過，碰見十幾個散兵，背上都有鎗，問路到你老這裏來，我告訴他們你老不在家，家裏東西早就寄出了，現在只剩着一幢空房子。但他們不相信，逼着要我帶路。我沒法，只好把他們對㘭背沖一指，我就番過㘭，抄小路到你老這裏來報信。我看你老趕快躲開一下罷！他們搶完㘭背沖，一定就會尋到這裏來！」

祖父上了年紀的人，當時聽着這個信，只嚇得不住的打抖，睜大眼睛看着羅大說：

「羅大先，怎麼好？怎麼好？」

這時羅大却不慌不忙，扶着祖父說：

「二太爺，你老把心放定些，不要慌「有禍我來當。」我們暫刻還是多吃兩口鴉片罷，等會說話有精神。」他又回頭吩咐長工們，「如果㘭背沖有人來找我，只說我這兩天不住在這裏。」

羅大話才說完，坳背沖求救兵的人已經進了大門了。當下長工們便攔着回說：『羅大先這幾天不住在這裏，你要找他到別處去找罷。』

來的正是春台滿公的長子，聽說羅大不住在這裏，他便急得要命，哭着說：

『唉唉，這眞不得了！我爹已經被他們捉住打了好幾個嘴吧，口口聲聲只問銀子在那裏。屋內翻罈打罐，弄得一鍋粥。我媽特爲要我來請羅大先去做轉環，却却偏偏不住在這裏！呵呵，天老爺啊！這如何得了啊！』說完，他又轉身向外跑，大約是到別處去尋羅大先去了。

過了點把鐘功夫，家裏看牛的孩子進來說，土匪正在對我家的路上走，快要過隴了。接着便聽見驚人的劈拍的一聲，好像示威似的，一粒鎗彈在天井上的空中飛過，斥斥地向屋後竹林中溜去了。

這時脫手羅大才好像鴉片煙已經吃足了，從容不迫地從裏面走出來，叫所有的人都躲進裏面去，他却獨自向頭門外面走。

在一陣可怕的足步聲，兵器撞擊聲裏面，我們從門縫中窺見脫手羅大被十幾個武裝完整的散兵圍着走進來，他們走到下堂屋，還待再向內客廳前進時，便給羅大攔住了。隨着便見羅大拉着一個下身穿着軍裝袴，而上身却穿着一件綢短衫，腰間掛有盒子炮，像是首領模樣的人，在一邊談話。其餘的兵士，有的扶倚着鎗桿向裏面東張西望，有的便張大耳朵靜聽羅大和他們首領的談話。

這時藏在裏面的我們，雖然聽不清羅大說話的聲音，但是看那樣子，竟像是在講價錢似的，時時見他用手指比示着數目。

一會兒，羅大和那首領的談判好像決裂了，只見那首領忽地拔出盒子炮，瞄準着羅大，其餘十幾管鎗也都向羅大擬指着。這時藏在裏面的我們，已經驚嚇緊張到萬分，而羅大却處之泰然，一點恐懼都沒有，且做出鄙夷不屑的樣子，向那些兵士遊視了一眼。霎那間，只見他一抬手，一舉脚，卜登一聲，站在他對面的那位穿綢服的首領已仰臥在地上了，而且那首領握的盒子炮也不知在何時轉移到羅大那單獨的左手中了。這時羅大的臉色變得異常的可怕，盒子炮直指着那首領的胸口。其餘的兵士簡直被他嚇呆了，儘管驚視着，蠢立着，手中鎗都似乎失却了效用。

大家互相凝視着沈默了一分鐘，那位首領像是向羅大問了一句話，只聽見羅大以一種倨傲的聲調，高聲的回說：

「我就是脫手羅大！」

這句話好像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威力似的，使得圍在他身邊的人，都不自覺的打了一個冷戰。這時那位睡在地上的首領，便即刻做了一個手勢，叫衆人把鎗放下，他自己一翻身站起來，笑着同羅大握手。於是他們即刻和好了，認識了，如同久別相逢的朋友一樣歡然的談笑起來。同時便聽見羅大大聲叫喊藏在裏面的長工們出來泡茶裝煙的聲音。

* * * *

這天散兵光臨的結果，我家僅只待了一餐飯，損失了幾只雞，幾斤肉，一大罈黃酒。臨去時，祖父本要每人送幾塊錢買草鞋，但是他們怎麼也不受，反說了無數「多謝」「驚吵」的客氣話。

可是坳背冲呢？春台滿公的虧却吃得不小啦！丘八進屋時，便滿屋搜檢了一遍，沒有搜得值錢的東西，就把春台滿公縛在屋柱上，拿鎗逼着他問他錢藏在那裏。春台滿公愛錢比命還利害，拚死都不說。後來那些散兵氣極了，便把春台滿公放倒在地上，取下一塊寸多厚的大門板，壓在他身上，門板上再立人。起先立一個，也不肯說，便立兩個；還不肯說，便立三個；立到五個人時，春台滿公那幾根老骨頭也壓得像樣了，但他還是不肯說。他老婆這時實在看不過，便哭着說他家裏的錢都埋在菜園裏一只大糞缸底下。那些散兵照着她的話，果然在那裏挖出了四百多兩元絲銀和十幾兩金葉子，這才把春台滿公鬆放了。但春台滿公却也很有趣，當那些散兵離開了，他老婆近去將他抱起時，他半句話也不說，却一口在他老婆的手臂上咬下酒杯大的一塊肉。他簡直恨極了他老婆，他覺得他老婆儘管看着他壓死，却不應當把那藏錢的地方說出來。

自從出了這回事以後，春台滿公因為脫手羅大保全了我家，却不去救他，便把他直恨入骨髓。過了半個月，北邊糧子派隊到筆架山來清鄉時，春台滿公便遞了一張稟帖，說脫手羅大勾引潰兵，搜刼閭里。

當我祖父聽着這個消息時，非常的氣憤，決意拚着自己的身家去替脫手羅大具血結保證他完全不是春台滿爺所說的那樣人。但是脫手羅大堅決的反對，他說：

『二太爺，這事萬萬做不得！你是這樣做，他們一定給你一個通匪的罪名，弄得你家空業盡，反正同我羅大沒有絲毫好處。倒不如讓我走開一下，大家沒事。我羅大淨光一身，毫無罣礙，外面朋友又多，大丈夫四海爲家，那裏不好過日子？等風聲稍爲平息了，那時再回來陪你二太爺快活幾年，也還不遲呢！』

脫手羅大的脾氣是要做就做的，他既打定了主意，一百隻牛也挽不回。無論祖父怎樣的勸阻，他都不答應。他終於在一天晚上，獨自背着一個小包袱，向那無人知道的地方走去了。現在只有清鄉隊出的幾張懸賞緝拿的告示，帖在筆架山周圍十幾處茶亭內。

祖父自從他去後，每次喝酒都感到一種凄涼孤獨的況味，常常歎着說：

『唉，脫手羅大不知何時才能歸來呀！』

十五年八月十九日晚十二時脫稿於上海

哲學家倭鏗去世

余

據德國耶納地方來電，哲學家羅道爾夫倭鏗(Rudolf Eucken 1846–1926)以肺炎於九月十五日去世。

在現代哲學界，倭鏗，柏格森，正如炳耀天空的雙星。多年以來，倭鏗任職耶納大學哲學教授。現代的思想界，因爲社會主義，個人主義，自然主義，歷史主義，主知及主情主義等學說，弄得混亂滅裂，普通的學人，常苦無所適從。倭鏗於柏拉圖，康德的哲學，嚮有深邃的研究，對於現代思潮的種種相，自不至爲盲目的謳歌，但亦不是完全沒有交涉的。他想統一現代的思想界，從此建設起穩固的基礎，以爲現代人的立足地。這便是他所主張的永遠無限的淵深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這個名稱雖似神妙，但我們要知道，在此物慾橫流的世界，要想從物質的阱中解放出來，眞惟有崇高的精神生活纔可能呢！柏格森所謂在創造的進化之世界謀不斷的向上，把自己的心境置於勇猛不屈的努力上面，便是這個意思了。



波納爾之罪（續）

佛朗士著　　李青崖譯

第二十三則

十二月二十八日

天氣是烏黑而寒冷的。時候已經是夜晚了。我帶着一個毫無忌憚的男子之從容不迫的態度在那張小門之前拉鈴。一經那羞怯的女工給我將門敞開，我便在伊的手中塞了一個金幣，並且向伊許諾另外給一個，倘若伊能彀使我和亞歷桑德爾小姐會面。伊的答覆就是：

——在一點鐘之後，到鐵格子所護的窗子之前。

於是伊向我拂面地將門那樣使勁地關好，我的帽子不覺也在頭上震動起來。

我在風雪交加之下足足地等候了一點鐘，隨後我便走到窗子跟前。甚麼也沒有！冷風刺面，大雪繽紛，只有一些從我身前經過而肩着工具低頭在雪中行走的工人和我相撞。甚麼也沒有。我提防有人注意我。我知道賣活一個女工是幹的不好，但是我毫不以此爲憾，這本是無辦法之中的可笑的辦法。一刻鐘過了。甚麼也沒有。末了，窗子竟半開了。

——是您嗎，波納爾先生？

——就是您嗎，約翰妮？您究竟成了甚麼呢？

——我好，很好！

——但是還有呢？

——他們將我派在廚房，並且叫我打掃教室。

——在廚房中了！打掃的女工，您！上帝的好意！

——是的，因爲我的輔佐人不給我出學膳費。

——您的輔佐人是一個賤貨。

——您究竟知道嗎？……

——甚麼呢？

——唉！請您別叫我說這個話。但是與其要我單獨和他相對，我情願死。

——那末爲甚麼您以前不寫信給我呢？

——我以前被人監視了。

這時，我主意打定了，並且甚麼也不能使我更換辦法。我有時也想到我並沒有在我的權限之內，但是我很瞧不起這種理想。既然決定了，我便格外謹愼。我帶着一種異常寧靜的態度進行。

——約翰妮，我向伊詢問，您現在所住的這屋子，他和天井相通嗎？

——是的。

——您能彀親身將臨街的門打開嗎？

——可以的，倘若沒有一個人在這屋子裏。

——趕緊去看罷，並且千萬別叫旁人看見您。

我等候着，一面監視了門和窗子。

約翰妮在五六秒鐘之後，居然在鐵格子之後重新露面了！

——女工還在門房中，伊向我說。

——好，我說。您有墨水和筆嗎？

——沒有。

——您有鉛筆嗎？

——有。

——拿給我罷。

我從衣袋中取出一張舊報紙，在搖動路燈而欲使之熄滅的狂風中和使我雙目糊塗的大雪之下，我盡力在這報紙的邊上，寫了卜芮菲爾小姐的住址。

我寫時一面向約翰妮問道：

——當信差在這兒經過而將信件擱在信箱中時，他便拉鈴嗎？女工便立刻打開箱子將郵件交給卜芮菲爾小姐嗎？郵差每一次投遞信件時總是這樣辦的嗎？

約翰妮說伊想來是如此的。

——我們一定會看的清楚。約翰妮，您再窺探罷，等到女工一經離開伊的門房之後，您便將門打開，便走到外面。

我說完之後，便將我的報紙丟在信箱中用力將門鈴拉動，於是躲入隔壁一家的門樓之下。

當那小門響動之後，我已經在那兒守了幾分鐘了，隨後那小門半開了，於是一個年輕的人從中側身出來了。於是我牽住伊，將伊向我身邊一帶。

——來罷，約翰妮，來罷。

伊張皇皇地瞧着我，自然伊是以我發狂爲懼。然而我那時的神經並不錯亂。

——來罷，來罷，我的孩子。

——那兒呢？

——到伽伯理夫人家中去。

於是伊挽着我的胳膊，我們便和小偸兒一般跑了一大陣。奔跑本不是和我的肥大身軀合宜的事。我在氣喘半死時停止前進，於是便倚着一個擺在一爿有幾個車夫正在喝酒的小酒店中的角上賣烘烤栗子者的火爐旁站了下來。車夫之中有一個問我們是否要一乘馬車。自然的事！我們正缺少一乘。執鞭者將他的酒杯擱在包錫的櫃台上之後，便跳到他的位上，動他的牲口。我們就算是得救了。

——了不得！我擦着額頭一面喊着，因爲雖然嚴寒而我已經汗流如雨了。

可怪的事，就是約翰妮對於我們剛才同謀的事彷彿比我格外更擔心一些。伊是很莊嚴的，並且愁容滿面。

——派在廚房之內！我憤然喊着。

伊搖着頭，彷彿表示：『廚房或者旁的地點，這和我都不關緊要！』於是，在燈光之下，我帶着傷心看見伊是退瘦了。我從伊神經之中，找不出伊那些以前使我喜悅的活潑的態度，緊張的興奮和迅捷的言論了。伊的眼光是遲緩的，伊的動作是勉強的，伊的態度是憂鬱的。我握着伊的手，一隻殭硬的，緋紅的而冰涼的

手。可憐的孩子很受過痛苦了。我向伊盤問伊從容向我說是有一天卜芮菲爾小姐將伊喊了過去，不待伊知道來由便將伊和毒蛇魔鬼一般兒看待。

約翰妮接着又說：

——卜芮菲爾小姐隨後又向我說：『您以後看不見那個給您出壞主意而我認為品行很不好的波納爾先生了。』我向伊說：『這件事校長，我永不相信。』校長便給了我一個耳巴子而將我送入自修室。這種不能和您再見的消息，在我竟像一個從天而降的漫漫長夜。您知道，我們當夜色下降之時，便是愁悶的，所以，請您揣想這種淹沒在數月之中的光陰罷！有一天，我聽見您和校長在接待室中談話，我便竊探過您；我們互相說過「再會。」我算是略略得過了安慰。離這日的幾天之後，我的輔佐人在一個星期四來邀我。我拒絕同他出外。他從容說我是一個怪脾氣的女孩子。於是他便讓我安安靜靜地過。但是第三天，卜芮菲爾小姐帶着一種那樣使我害怕的神情走到我的跟前。伊手中拿着一封書信。伊向我說道『小姐，您的輔佐人告訴我，說是一切屬於您的錢，已經由他用完了。請您不用害怕罷：我不願拋棄您；但是最好是您能彀維持您的生活。』於是伊派我清潔房屋，並且有時，伊鎮天的將我拘禁在屋閣上。您瞧，先生。這就是您別離以後所跌到我身上的事。倘若我能彀寫信，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經寫了，因為我以您將我從學校中拔出來是做不到的，並且因為他們並不強迫我去和穆詩先生會面，這事情便不急迫。我可以在屋閣或者廚房中靜候。

——約翰妮，我高聲喊着，倘若我們一逕跑到澳洲，那可惡的卜芮菲爾便不能再將您奪了回去。我可以在這一層發誓。並且，為甚麼我們不到澳洲去呢？那兒的氣候是好的，唉，並且有一天我在報上看見說那兒也有披雅樂可以學習。我們暫時到伽伯理夫人家中去罷，幸而三四天以前伊已經回到巴黎了；因為我們兩人都是沒有罪的，但我們卻急待援助。

當我說話之時，約翰妮的臉色發白了；一層薄膜罩住了伊的眼球，一條痛苦的摺紋收緊了伊的微閉未闔的嘴。伊垂頭倒在我的肩上失去知覺了。

我雙手將伊抱住，在伽伯理夫人扶梯上，我彷彿拿伊當作一個睡熟了的孩子抱着上樓。被疲倦和情緒所感傷的我，竟和伊

躺倒在門前的地上。不久，伊蘇醒過來，口中說道：

——這是您！我是得意的。

我們就這樣地將我們的朋友的宅門敲開了。

八點鐘剛好報過。伽伯理夫人帶着和藹的態度接見了老人和孩子。伊自然有些驚訝，但是伊並不盤問我們。

——夫人，我向伊說，我們倆爲着想託庇您的保護到這兒來。並且首先我們要求一點飲食。至少是約翰妮，因爲伊剛才竟因衰弱，在馬車中暈了過去。至於我，我不能彀在這種晏的時候咀嚼一點東西，否則一定要够自己一晚的痛苦。我希望伽伯理先生身體健康。

——他在這兒，伊向我說。

於是伊立刻使人將我們的不速而來通知他。

我得見他的和悅的面目，得握他的豐肥的手，眞覺快樂。我們四人都在飯廳中坐下，當僕人端上約翰妮所不願吃的冷肉之時，我就說起我們的事。伽伯理先生要求我允許他點燃他的菸斗，隨後他便默默無言地聽着我說。當我說完之時，他在他的腮上搔着他那短而且硬的鬍子說道：

——可了不得！您竟自己擱在一個困難的地位了，波納爾先生！

隨後他瞧着那個從他向我注目的約翰妮，便說：

——請您來罷。

我跟着他走到那間書房中，其中獵銃獵刀在黯淡的壁衣之上向燈光閃灼輝映。他引我靠着沙發上坐下：

——您幹了好事，他向我說，您幹了好事，上帝！略誘未成年的女子，拐帶、藏匿！您惹了一件好事在身上了。您簡直要受五年至十年的徒刑，毫無疑義了。

——上帝的慈悲！我高聲喊着；爲着援救了一個無罪的孩子而受十年的徒刑！

——法律是如此的！伽伯理先生向我說。我很知道一點法典，您瞧，波納爾先生，並不因爲我曾經學習過法政，但是因爲我做了呂桑司的村長，我應當使我自己受指導以便指導我的屬員。穆詩是一個光棍，卜芮菲爾是一個無恥的婦人，而您是一個……

……我尋不到適宜的厲害的字。

他在將那一個收藏一些狗的嘴套馬鞭馬鐙馬刺雪茄菸盒

子和幾本應用書籍的書櫥打開之後，從中取出一本法典着手翻閱：

——『重罪和輕罪……私擅逮捕監禁人，』這不是您的罪狀……『拐帶未成年者，』我們到了這一門了……第三百五十四條。『凡用詐術或威嚇而拐帶或唆使拐帶未成年者，或略誘藏匿或唆使略誘藏匿未成年者，或拐帶引誘及轉移，或唆使拐帶引誘及轉移他人所管轄和他人所受託付的未成年者應受徒刑。參考刑律第二十一條及二十八條……』二十一條是『徒刑期間至少五年……』二十八條是『凡處徒刑者褫奪公權。』這難道不是很明白的嗎，波納爾先生？

——完全是明白的。

——我們繼續看下去罷：第三百五十六條是『倘若強奪者未達二十一歲，則祇處罰以一……』這不關我們的事。第三百五十七條是『倘若強奪者和其所藏匿的女子結婚，非經民法所規定的有要求撤消婚約的主權者的告訴，不受制裁，而非在撤消婚約的宣告成立後，不受何種懲處。』我不知道您的計劃是否想娶亞歷桑德爾小姐。您可以瞧見法典是一個好孩子，他在這一邊向您開放一道門戶。但是我不應當給您開玩笑，因爲您的地位是很壞的。像您這樣一個人，如何能彀想到在十九世紀的巴黎可以免除刑事而拐帶一個靑年女子呢？我們現在不是在十八世紀，拐帶不是可幹的事。

——請您不必相信拐帶在古代法律上是不禁止的，我說。您在拔呂次的著作中，可以發現啓爾德貝爾於五九三或五九四年在柯樂業發過一道關於這種事的法規。並且誰不知道一五七九年五月的有名的布洛瓦法規，曾經成文地規定，凡不得相手方的父母或輔佐人的承認而用結婚或其他意味以引誘二十五歲以下的靑年男女者均處死刑呢？並且同時，這命令又說過，凡參與拐帶和唆使或接濟或輔助拐帶者，無論用何種方法均特別嚴辦。法規的本文都在這兒，或者大致如此。至於您剛才使我知道的拿破崙法典，他寬宥那些和自身所拐帶的女子結婚的強奪者，卻使我回憶到布內達臬省不處罰因結婚而拐帶的習慣法了。但是這種引起舞文弄法的習慣，卻早在一七二〇年前後撤消。（註一）

『我向您說的年代大概至多不過十年的出入。我的記憶力

已經不十分好，並且已經不是我能絕不休息而在魯西翁歌中潛心強記一千五百句詩的那種時代了。(註二)

「我之所以不曾向您談及赦免拐帶罪惡的伽爾洛大帝的勅令者，就是因爲這件事一定在您心中。親愛的先生，您可以知道在古代法國的前後三朝，都拿拐帶當作一種應懲處的罪。倘若有人相信中古時是一個混亂的時期，那便錯了。請您相信這一層罷，反而言之……」

伽伯理先生打斷我的話頭而說道：

——您知道布洛瓦的法規，拔呂次，啓爾德貝爾和伽爾洛大帝的勅令，而您卻不知道拿破崙的法典！

我告訴他，說我實際上向不曾讀過這本法典，他覺得頗爲驚訝。

——現在您可知道，他接着說，您所犯的動作的嚴重情形嗎？

在事實上，我那時依然懂不得嚴重的情形。但是漸漸地因爲保祿先生的很明瞭的表演所生的效力，我才覺得我將要被人審判了，雖不是因那些無罪的意思而受審判，然而卻因爲我那應受懲處的行爲。於是我竟失望了，並且不禁流淚。

——怎樣辦呢？我高聲喊着，怎樣辦呢？我難道果然已經失敗到不可救藥的地步，並且我果然已經使這個由我所願意救護的孩子和我一同失敗嗎？

伽伯理先生默默無言地將菸斗裝好，並且那樣從容不迫地將菸斗點燃，以致他那和藹而偉大的面目，竟像一個鐵匠在火爐旁邊的面目一般發着紅經過兩三分鐘之久。隨後便說：

——您問我怎樣辦。請您甚麼也不用辦，親愛的波納爾先生。在上帝的慈愛和您的利益着想，甚麼也不用辦。您的事情是很壞的；爲着避免一個新來的損害，請您不必再行參預您的事件了。但是請您允許我對於一切我所將要辦的事負責罷。我明天將要去尋找穆詩先生，倘若他依然是我們所揣想的——就是說一個卑劣的人，我可以在這魔鬼干涉這事之時，尋覓一個方法使他變成不妨事的。因爲這件事完全倚賴他。然而爲着將約翰妮小姐送回學校，今晚的時候已經過遲了，今天晚上我妻子可以留伊在身邊。這樣一來，固然可以構成這種共犯的輕罪，但是我們卻可以掃除這青年女子的曖昧地位。至於您，親愛的先生，請您趕緊回馬拉蓋河沿罷，倘若有人到那兒來尋找約翰妮

小姐，那末就很容易證明伊並沒有在您的府上。

我們這樣談論之時，伽伯理夫人便着手給約翰妮布置臥具。我瞧見伊的女僕正抱着一些充滿了拉芳德香草味兒的被褥，在一條暗廊中經過。（註三）

——這眞是一種純正而柔和的氣味。

——您叫我們怎樣辦呢？伽伯理夫人說，我們都是鄉下人。

——唉！我也希望能彀成一個鄉下人！我希望有一天，能像您各位在呂桑司一樣，在一所隱藏在樹林中的小屋中呼吸鄉間的空氣；倘若這種期望對於一個垂暮之年的老翁是過於甘美的，那末，我至少也指望我的衣衫也和這些被褥一般能彀被拉芳德香草的香味所染。

我們約好了我將於明天早上到這兒午餐。但是他們絕對不許我於午前在他們家中現面。約翰妮和我擁抱，一面央求我別將他再行送到學校。我們就傷心地分手了。

我這時在我的門口，看見那個因爲擔心而憤怒的兌來司了。伊祇說日後須得將我關閉。

我麼過了一涸何等的長夜！我通宵不曾有一會兒是閉了眼睛的。有時我和一個孩子一般因我的冒險舉動之成功而大笑；有時，我帶着一種說不出的痛苦，瞧見自己已經和司法官相對，坐在被告欄中陳述我所那樣安然干犯的罪惡。我眞是受了恐慌的了，然而我卻毫不悔恨。那走進我臥房中的日光照着我的牀脚，於是我便做了這樣一個禱告。

『上帝，您製造了宇宙和慈悲，彷彿和忒利司當書中所說的一樣，請您費神判斷我罷，請您不要根據我的行爲，而根據我的正直純潔的意思；於是我將說您在天上的光榮和在地上的安泰，都是爲善心的人而發。我這時將我所奪出的孩子交還在您的手中！請您做一些我所不曾知道做的事；請您對於伊一切的仇敵而保護伊，您的名稱是應當被人贊美的！』

（註一）拔呂次和啓爾德貝爾均見第一卷第二則註十一和註。九布洛瓦（Blois）本爲十六世紀法蘭西王，在一五七六至一五八八年召集三民會議（Les Etats Généraux）的地點。

（註二）督西翁歌（Girart de Roussillon）爲法國十二世的有名紀功詩。

（註三）拉芳德草已現本部第四則。

第二十四則

十二月二十九日

當我走到伽伯理夫人的門內時，我覺得約翰妮已經變了神態。

難道伊在黎明時也和我一般祈禱過那位製造宇宙和慈悲的人嗎？伊在一種從容的穩靜態度中微笑。

伽伯理夫人卻來將伊叫去整理伊的髮髻，因為這個可愛的女居停歡喜親手給伊那位受託付的女孩子梳頭。我在約好的時間先期而至，以致將這理裝的事岔斷。為着罰我，他們便將我一人留在客廳之中。伽伯理先生卻不久便來陪我。他自然是自外而至的，因為他的額上依然留下帽子所壓的一道痕。他的面目表現一種喜悅的活潑態度。我相信不必向他提出疑問，於是我們便去用午餐。到了僕人們將早餐撤去之後，那位將事件保留在喝咖啡時再談的保祿先生向我們說：

——好！我到穆詩先生事務室去過了。

——您已經會過了穆詩先生嗎？伽伯理夫人活潑地向他問。

——沒有！他瞧着我們的帶着愁容的面目說。

他，這位豪爽的人在略略取笑我們的憂愁面目一會兒以後，接着便說：

——穆詩先生已經不在勒瓦洛村了。穆詩先生已經不在法國了。後天就是他離開事務所的第八天了。他將顧客們的鉅數存款帶着走了。他的事務所已經關閉了。一個鄰居的女人憤然帶着強烈的詛咒和怨言將這件事告訴我了。這律師並不是單身搭乘七點五十分的火車；他並且將勒瓦洛村一家剃頭店的姑娘拐帶跑了。這事是一位警察的官長告訴我的。穆詩先生能彀恰巧在這時逃走嗎？他祇要將這事遲做一個星期，他便可以代表社會將您當作一個罪人在推事們的跟前談話。現在我們一點也不用害怕了。穆詩先生萬歲！他斟滿自己的酒盃喊着。

我很願多活幾時，以為使我多多回憶今天的午前之用。我們四人都在這潔白的飯廳中圍着一張漆了的橡木桌子坐下。保祿先生異常高興，並且可以說是有點過於粗豪，他大口吞咽白蘭地酒，這個正直的人！伽伯理夫人和亞歷桑德爾小姐，都帶着一種報酬我所受的痛苦的微笑而向我微笑。

我回家之時，享受了兌來司的最尖刻的勸告，伊對於我新近生活方法是不曾思索的。伊的意思，一定以為伊的東家是神經錯亂者了。

——是的，兌來司，我是一個老的瘋子，您也是一個老的瘋婆子。這是自然的事。兌來司，上帝應當保佑我們，並且給我們一些新的力量。因為我們現在有了新的職務了。但是請您任我在這躺椅上躺下罷，因為我簡直立不住了。

第二十五則

一八六……年一月十五日

——早安，先生，當兌來司正在暗廊的黑暗中喃喃自語時，約翰妮開着門接我一面向我說。

——小姐，我要求您高聲用我的地位稱呼我，並且請您向我說：『早安，我的輔佐人』。

——難道這就辦好了嗎？何等的福氣！孩子拍着手掌向我說。

——這事已經辦好了，小姐，這事已經在推事的跟前辦好了，從今天起您在我的權力之下……您笑嗎，我的被輔佐人？我從您的眼中瞧破了一件事：您的頭腦中又有些傻的想頭了。又是一種幻想！

——哦！沒有，先生……我的輔佐人。我端詳您的白髮。您的白髮正和那繞着一座露臺的金銀花一般繞着您的帽簷。這真是好看，我很愛這些白髮。

——請您坐下罷，我的被輔佐人，倘若可以做得到，我請您不要說這種孩子話罷；我有幾句正經話告訴您。請您聽罷：我想您絕對不肯回到卜芮菲爾小姐的學校，對嗎？……不肯。您又將說甚麼呢，倘若我將您留在這兒，完畢您的教育一直到那個……我知道嗎？永遠，如同世人所說的一樣。

——哦！先生！因喜悅而面色頳然的這樣喊着。

我接着又說：

——這兒後面，有一間由我的保姆照着您的意思所布置的屋子。您正像白天繼續黑夜一般，代替那些書籍繼續將屋子占住。您和兌來司去看那間屋子是否算得可以居住的。今天晚上，您自然和伽伯理夫人一同在其中安歇。

伊已經跑了過去了；我重將伊喚了過來：

——約翰妮，請您再聽我說罷。您到這兒是個被我的保姆所歡迎者，不過伊也和旁的老年人一般，本性是很執拗的。請您寬待伊罷。以前我自信應當寬待伊，容忍伊的急躁。將來我再給您說，約翰妮，請您敬重伊罷。然而我在這樣和您談論之時，卻不曾忘記伊是您的和我的女僕：並且伊更不會忘記這一層。但是您應當因爲伊的高年和忠心而敬重伊。這是一個在善意中多歷年所之微末的被創造者；伊早在其中養成強硬的習慣。請您容忍這正直的靈魂的執拗性情罷。請您知道吩咐；伊自然知道服從。去罷，我的女兒；請您布置您的屋子，務使這屋子可以合於您的工作和休息的兩種用途。

我在這樣將約翰妮推到整理家務者的途徑之後，便拿起一本由許多少年所組織而很出色的雜誌讀着。其中語氣粗糙，然而思想急進。我所讀的那一篇，竟貼切地和我在少年時代所做的相合。這論文的著者梅葉爾先生，將各種錯處斬截地指出。

以前，我們不曾有過這樣嚴酷的裁判。我們的寬量大度是漫無涯際的。這種度量，快要將智愚混在同一的頌揚之內。然而應當知道駁詰，而這就是一種嚴正的義務。我這時回憶那個小雷蒙——那時我們正這樣稱呼他，他那時甚麼也不知道；他那時祇有界限很狹的思想，但是他那時很愛他的母親。我們卻將這樣一個孝子的愚昧和癡頑隱瞞住，於是這個小雷蒙卻因我們的滿意也到了國立通儒院。他沒有他的母親了，幸福卻和雨點一般掉在他的身上。從他的同事們和科學的偏見，他竟成了萬能的。但是我這時又瞧見我那位盧森堡公園的少年朋友來了。

——晚安，蓋禮司，您今天是興高采烈的。我的孩子，您又遇見了甚麼事呢？

原來他所遇見的，就是他很合宜地主張了他的論文，和他已經在一種好的地位被人接待。他並且又向我宣言我著作中的那些偶然在講演中牽涉過的問題，都是他們學校的教師們的一種贊不絕口的目的。

——您瞧，這眞算順遂，我向他說，蓋禮司，我能彀聽見我的老邁的名譽竟和您少年的光榮合作，是很得意的。我對於您的論文很使我引起興趣，這是您知道的；但是家中的事務，今天卻使我忘記您主張過這件論文。

約翰妮小姐這時恰巧將這種事務的問題使他知道。原來這糊塗女孩子和微風一般走入書城，高聲歡呼說伊的屋子是一間小而精的。伊看着蓋禮司不免臉紅了。但是我們沒有一個人，能避免我們的命運。

這次我窺見他們倆人都有點害羞，並且彼此絕不談話。

全體是體面的西威司特波納爾，您觀察您的被輔佐人，便忘了您是輔佐人。從今天早上，您已經在這種地位，而這種新的地位便已經將精微的義務加在您的身上了。您應當從容地使這個青年男子離開，波納爾，您應當……唉！我知道我應當做的事嗎？……

蓋禮司先生在我所保存的那部基洛伏拉的聰敏老人的孤本意國小說中抄錄文字。我偶然從離身最近的書架上抽了一本大書；我將他打開，於是我便帶着敬意而走到梭佛克爾的悲劇的境界中了。我早已盡情的在研究希臘和意大利兩處的上古時代只消磨歲月，此後這兩國的詩人在我書城中竟占了伸手可接的地位。我這時誦讀這本甘美光明而在劇烈動作之中展開旖旎詩情的悲劇脚本的歌曲，兌倍司的衆老翁所合唱的悲劇脚本的歌曲，『不可敵的愛神哦！你在富人的家中光降，你在青年女子的面頰上存留，你經過海洋，你參觀過馬廐牛欄，沒有一個神明能避免你，也沒有生活不多時的人中之一能避免你；並且得着你時，便成昏迷的。』當我重新再讀這本有趣的歌曲時，安第庚的面目在我眼前露出那不變更的純潔態度。何等的幻影，在最清朗的天上浮動的男女神明！那個瞽目的老翁，那個御宇多年而被安第庚引導以行乞的君王，這時已經受了一場神聖的葬禮，而他那位和世人所未見過的美麗幻影相似的女兒極力抵抗那暴君而誠敬地埋掩伊的兄弟。伊愛暴君的兒子，而這兒子也愛伊。當伊由他的惻隱之心引導而赴刑場時，衆老人唱道(註一)：

『不可奪的愛神哦，你在富人的家中光降，你在青年女子的面頰上存留……』

我不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我是謹慎的；我應當教育這孩子，伊的年齡對於嫁人是過於幼稚的。不！我不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但是我應當將伊在我身邊保留幾年，單獨在我身邊保留幾

年伊不能等候我的死期嗎？請您放心罷，安第庚；老邁的艾狄白，一定能在相當的時候找得到他的安眠聖地。

而這時「安第庚」卻幫助我的保姆割截蘿蔔。伊說這事使伊回憶雕刻的工作。

（註一）梭佛克爾（Sophocle）紀元前五世紀的希臘大戲劇家。兌倍司（Thébes）埃及大城，在尼羅河畔，昔爲希臘人所征服。按希臘神話，安第庚（Antigone）爲兌倍司王艾狄白（Œdipe）的女，艾狄白因故遜位且自抉雙目，安第庚導之行乞。是時艾狄白之子艾多克爾（Etéocle）及波利尼克（Polynic）二人互相殘殺至於俱死，其舅克來昂（Créon）遂據王位，是爲有名的暴君，即此節之所指者。克來昂即位後，命棄波利尼克的屍於萬人坑，安第庚竟爲之舉行葬禮，遂爲克來昂所殺。其子海蒙（Hemon）本爲安第庚的情人，亦自殺於安第庚的屍側，梭佛克爾譜爲悲劇數種，安第庚之名遂著，歐人對於孝悌兩德兼備的女子，恆目爲「安第庚」。

第二十六則

五月

誰能認得我的書城呢？現在一切傢具之上都有鮮花了。約翰妮做的不錯：這些薔薇，在這個瓷磁的瓶中是很嬌艷的。伊每天和兌來司到小菜場，從那兒攜帶一些鮮花回來。這些鮮花實在是絕妙的被創造者。我應當有一天依照我的計劃走到鄉下，用我的做得到的方法去研求這些花草。

並且在這兒幹些甚麼呢？爲甚麼在這些對我業已啞口無言的舊紙堆中燃燒我的雙目呢？我早已用過一種高遠的發奮，摸索而稽考過這些舊的書籍。那末我將希望從中尋得甚麼呢？一種誠虔的佈施的年月，一個畫像的和抄書的修道士姓名，一塊麵包一隻牛或者一片田園的價格，一種行政或司法的設備，這個和另外的事物，另外之神祕模糊卓絕而使我神往的事物。但是我尋找了六十來年，對於這種另外的事物一點也不曾得到。那些比我價值高些的人，譬如教授們，大學者們，富利葉的門徒和第艾理的門徒，他們都是有過許多發明的，然而他們對於這種我所稱爲無體無名而任何有精神的作品非賴之不能在宇宙間取得位置的另外的事物，卻勤奮至死而不曾發現。現在，我祇尋覓我所能夠找得到的，然而我卻一點也找不着，我大概是永遠不能將聖佘爾曼卜雷脩道院的修道士的歷史編纂完畢了。（註一）

——請您猜想罷，我的保護人，請您猜想我手帕中所包的東

西是甚麼呢？

——外表很像一些鮮花，約翰妮。

——哦，不是的，這並不是一些鮮花。請您瞧罷。

我瞧着，我看見一隻灰色的小腦袋，徒手帕中伸了出來。這是一隻灰色小貓的腦袋。手帕開了：那畜生便跳到地氈上，聚精會神，豎起一隻耳朶，隨後又豎起另外的一隻，並且謹愼地觀察所在的地點和人物。

兌來司胳膊上挽着籃子不住地喘息來了。伊的缺點並不是裝腔作勢；伊激烈地埋怨小姐不應當將一隻伊所不認識的貓帶到住宅中來。約翰妮爲着證明自己沒有錯誤，便說明這是偶然的遇合。原來伊同着兌來司在一家藥店前走過時，瞧見一個學徒猛力地用脚將一隻小貓趕到街上。受驚而可憐的貓，彷彿自問是否不必顧慮那些推擠他和恐嚇他的行人而在街上候着，或者是否可以仍然走入店中冒犯脚尖的打擊然後重新出外。約翰妮斷定他的地位是困難的，並且懂得他正在遲疑。他的神情是張皇失措的；伊以爲這是優柔寡斷的原故使他發生這種神情。於是伊將他抱在手中。他因爲在外在內都不能如意，於是便贊同在空中候着。伊在用溫存態度將他穩住之後，便向藥店的學徒說：

——倘若這畜生不合您的意思，也不應當打他；您應當將他給我。

——請您拿了去罷，學徒說。

——就是這麼一回事……約翰妮這時用決斷的態度向我說。

於是伊摹仿口笛的聲音，向這小貓表示各種溫存態度。

——他很瘦弱，我瞧着這可憐的畜生說；並且他也很不好看。

約翰妮覺得這貓並沒有甚麼不好看，但是伊以爲他這時的神情是最發呆的；據伊看來這回卻不是優柔寡斷的原故，而由於驚駭將這愁苦的特徵印入他的面上。伊並且以爲倘若我們在他的地位，我們定將承認他對於他的新遇合是無法可以了解的。我們這時瞧着這個保守着端莊流麗的神情的貓而微笑。約翰妮想將他抱在手中，但是他卻躱在桌子下面，並且在瞧見一碟滿的牛乳時，也不肯出外。

我們於是走開幾步；那一碟牛乳便空了。

——約翰妮，我說，您的被保護者很有愁悶的態度；他是一個有陰險根性的東西；我希望他在書城中不作惡劇，以免我們非將他送歸藥店不可。然而暫時卻應當給他一個名子。我主張給他命名叫做「承霤管式的灰色公子」；但是這也許過於長。「藥丸」「藥糖」或者「萆麻子」這類的字就比較短一些，並且也容易引起追憶他到這兒來的光景。您說怎樣呢？

——「藥丸」可以行，約翰妮向我說，但是我們給他一個不住地使他回憶我們救他的事情的名子，究竟是仁慈的嗎？這可以說是使他向我們償還款待的價值。我們應當格外仁慈一點兒，而從他所值得的希望上着想給他一個漂亮的名子。請您瞧罷，他眞的對我們注意：他瞧見我們給他留心。他這時已經不是那樣的愚蠢了，自從他不是那樣地困窘。困窘使他變成愚蠢的，我很知道這件事。

——既然這樣，約翰妮，倘若您要如此，我們叫您的被保護者做「漢尼拔」罷。這名子的合宜處所，第一層並不使您受甚麼打擊。但是先他而在這書城中充前任守衞者的貓名叫哈米爾伽，因為哈米爾伽是那樣知趣而謹慎的，我得過向他吐訴衷曲的習慣。這名子生出別一個名子，漢尼拔繼續哈米爾伽，都是很自然的事。（註二）

我們就在這一點得了同意。

——漢尼拔！約翰妮喊着，請您到這兒來罷。

漢尼拔被他的名子的奇異的鏗鏘所驚駭，便跑到書櫥之下，躲在一個那樣窄小連老鼠也不能藏躲的地方。

這眞是一個恰到好處的偉大名子。

這一天我很想工作，當我聽見有人拉鈴時，我早在墨池中濡染了我的筆頭。倘若偶然有幾個閒空的人，閱看這些被一個沒有想像的老翁所點汚的篇幅，他們將一定笑這一陣當我的記載進行中不住喧鬧並且永不引入一個新穎的人永不發露一段望外的景色之鈴聲。這正和戲園相反。司克利伯先生祗在深知時開放他的門戶，並且使女賓格外歡迎。這是一點藝術，我與其編造一本趣劇，寧願懸梁自殺，這並不由於輕蔑人生，而因為我絕對不知道揑造快活的事。揑造呀！為着這個，應當承受祕密的影響。這種天才，為我是不幸的。您各位在我的「聖奈爾曼卜雷修道院的歷史」中，看見我編造一個年輕的修道士嗎？青年

的博學家，他們將要說一些甚麼呢？學派上的何等的笑柄！至於國立通儒院，他卻甚麼也不會說，更甚麼也不會思念。我的同事們，倘若他們還寫一點兒東西，就甚麼也不閱看了。他們和巴爾尼的意見相合，這一位說過：(註三)

一種平靜的漠然的態度，
是德行中的最謹慎的。

守最少以求最善，這是佛教徒不知不覺地盡力之點。倘若這是最謹慎的謹慎態度，我便到羅馬去說這件事。這些事情，都是從蓋禮司拉鈴之聲而發動的。

這個少年人將他處世的態度完全變更了。現在，他的莊重的程度，也和他從前的飄忽的程度相等，他的沉默的程度也和從前喧嘩的程度相等。約翰妮也遵循這種榜樣。我們卻在有繼續性的狂熱的變相之中，因為，我是完全老邁的了，我斷不至於錯誤：這兩個孩子帶着毅力和堅忍而互相愛慕。約翰妮現在竟躲避他；當他走入書城中時，伊便躲在伊的臥房之內。但是當伊是單獨的時候，伊卻重新來尋覓他！單獨，伊每晚在伊用披雅樂所奏的音樂中，帶着一種輕快顫動而為伊的新穎靈魂中的新穎派頭的聲音向他談話。

既然如此！何以不說出這一層呢？何以不招認我的弱點呢？我的自私自利的主義，倘若我將這主義藏匿在我心中，這主義是否可以變成少受責罰的嗎？所以我可以說道：對呀，我等候別的事；對呀，我打算將伊當作我的孩子，我的孫女兒，單獨留在我的身邊，然而不是永遠的，並且也不是長期的，不過祇要幾年就得了。我是老邁的。伊難道不能等候嗎？並且誰知道呢？得着風寒和關節炎的幫助，我也許不至於過於侵害伊的忍耐心。這就是我的慾望，這就是我的希望。我除開伊而計算，我除開這個躁進的少年而計算。但是倘若這計算是不正確的，那末不正確的計算也並不因此而減其殘酷。並且，我的朋友，西威司特波納爾，你對於自己所處的刑罰是很輕的。倘若你想將這青年女子再保留幾年，這事在你的利益和伊的利益是相等的。伊應當學習的事甚多，而你也不是一個可輕視的教導者。當穆詩那個老書辦——自從多時他早被一個得了機會的卑劣行為所束縛——拜訪你之時，你曾經用着懇摯的熱心向他提出你的教育制度。你那時一心祇想實行這種制度。約翰妮是一個忘恩負義的，而蓄

禮司則爲一個誘惑者。

但是總而言之，倘若我不將他推出門外，這就是一種可詛咒的意味和可詛咒的情感，然而我卻應當接待他他在我的小客廳中，已經對着法蘭西王路意飛禮普所賜我的塞威爾磁瓶等候多時了。洛播爾羅貝特所畫的刈麥者和漁者，都在這些磁瓶上，蓋禮司和約翰妮都承認這都是不好看的。(註四)

——親愛的孩子，請您恕我不曾立刻接待您。我那時正結束一種工作。

我說的眞話：沈思熟慮本是一種工作，但是蓋禮司卻不這樣思念；他以爲這是考古學的問題，希望我早早結束我的聖佘爾曼卜雷修道院的諸修道士的歷史。他僅僅在使我注意這層之後，便問起約翰妮亞歷桑德爾小姐的健康。對於這層，我用一種流露輔佐人的精神上的威權的斬截音調說是『很好。』

在沉默一會兒之後，我們談到他的學校，新的出版物和歷史學的進步。我們都走入常識中了。常識是一個大的泉源，我試着叮囑蓋禮司，使他對於我這時代的歷史家表示敬意。我向他說：

——歷史在以前是一種藝術，並且容納一切想像上的虛構之物，到了我們的時代，卻成了一種應當用嚴格的方法去處理的科學了。

蓋禮司卻要求我允許他不贊同我的意見。他告訴我說他不相信歷史是一種科學或者能變成一種科學。

——第一層，他向我說，歷史是甚麼呢？過去時代的變遷的成文的再現罷了。但是一場變遷又是甚麼呢？難道是一件隨便的事實嗎？不是的！您向我說這是一件值得記載的事實。那末，歷史家怎樣地審度一件事實是值得記載的或者值不得記載的呢？他全憑個人的興味和偏見用他的理想抽象地判斷罷了，總而言之，用藝術家的方法罷了！因爲各種事實，從他們的固有性質上，不能自行分爲歷史的或者非歷史的。並且一件事實是異常複雜的東西。歷史學者將在這些事實的複雜之中再現這些事實嗎？不行，這是做不到的！他祇能就組成事實的大部分特點去再現事實，結果就是加了剪裁的了，毀壞的了，和固有現象不相同的了。至於在許多事實之間的相互關係，我們暫時無須談論。倘若一件所謂歷史的事實，竟由一件或者多件不知底蘊的非歷史的事實引了出來——這也是可以有的現象，那末我向您

求教再現這些事實間的相互關係的方法。並且我在我所議論的當中設想歷史家在眼前有許多確切的證據，然而在實際上他祇憑情感上的理智，對於某個證據表示信用。歷史不是一種科學，這是一種藝術，我們祇能從想像的方面成功這種工作。

這時的蓋禮司先生，竟使我追憶到我某日在盧森堡公園的芮瓦爾石像之下所聽見發議論的狂少年。隨後當我們變更我們的談話時，便親切地說到司各德了，對於他，我這個傲慢的少年朋友覺得是陳腐惡劣。這本是他的特有派頭。

——但是，我說，我一面給呂西之父和貝爾司之女這兩部小說辯護，過去時代的全部，在他那些可讚嘆的小說中存在；這是歷史，這是歌頌英雄的文章！(註五)

——這是一點廢物，蓋禮司說。

各位相信這糊塗孩子給我說的嗎？他承認一個人無論如何博學，怎樣能貼切地想像五百年以前人類過活的情狀呢？因為我們拿這些事當作在十年或十五年以前的事想像，也要大費其事。在他，歷史的詩歌，歷史的小說，歷史的圖畫，都是一些完全虛偽的東西！

——在一切的藝術中，他接着又說，藝術家祇描寫自己的靈魂；他的作品，無論服裝如何，然而總是他精神上的近代的人物。倘若不是檀德的天才，我們在神曲的篇什之中將讚嘆甚麼呢？並且倘若不是米凱爾安治，那些石材怎能向我們表現奇異呢？藝術家，祇向他的創造犧牲他的個人生活，或者祇剪裁一些玩偶而給傀儡點綴服裝。(註六)

這眞是一些不近人情而不遜的論調！但是我對於一個少年人的放膽的舉動並不厭惡。蓋禮司立了起來接着又重新坐了下去；我很知道他所留心的和他所等候的。他於是給我談論他這時所賺得的一千五百佛郎，在這數目之上，他還可以增加他由承襲遺產所得的每年二千佛郎的進款。我並不是受了這些機密之言的欺哄。我知道他所以要向我發表這篇賬目，就是使我知道他是一個可以自立有位置有財產的人，一言以蔽之：可以娶妻的。彷彿就是幾何學家所說的 C. q. f. d. 這幾個簡寫字母的意思。(註七)

他已經是第二十回立了起來又坐了下去。這時他第二十一回立了起來，因為他不曾看見約翰妮，便無精打采地走了。

他剛好走了出去，約翰妮便借着看護漢尼拔爲名，走到書城中來了。伊是無精打采的爲着拿牛乳給伊的被保護者，伊用嘆息的聲音呼喚。波納爾，你瞧這個優愁的面目罷！專制的君主，細閱你的書籍罷。你固然早將你那些書籍分開，但是他們的面目是一樣的，並且從他們神情的相似派頭之中你瞧見他們一樣地可以從思想上聯合。伽桑德爾，你應當是得意的！巴爾多羅，你不用憂愁罷！這就是做輔佐人的樣子！您看見伊嗎？雙膝跪在地氈上將漢尼拔的腦袋抱在手中。(註八)

是的！給這個可憐的畜生溫存罷！給他抱屈罷！替他嘆息罷！我知道，無信實的小東西，我知道您的歎息向何處而發和您的委屈由誰而生了。

這竟組成一幅經我欣賞多時的圖畫；隨後，我向着我的藏書瞧了一下：

——約翰妮，我說，這些書籍使我氣悶；我們將來一齊拿去賣掉罷。

(註一)富利葉 (Claude Fauriel, 1772-1844) 法國批評家和歷史學者。第艾理 (Augustin Thierry, 1795-1856) 法國歷史學者。

(註二)漢尼拔 (Hannibal) 公曆紀元前二世紀時人，父子二人均爲卡泰其國 (Carthage) 的名將。父名哈米爾伽 (Hamilcar)，姓拔爾伽 (Barca)，亦作阿尼拔 (Annibal) 和阿米爾伽 (Amilcar)。

(註三)司克利白 (Eugène Scribe, 1791-1861) 爲法國悲劇家，作品極富。巴爾尼 (Parny, 1753-1814) 法國詩人。

(註四)洛播爾羅貝特 (Léopold Robert) 十九世紀法國著名圖畫家。

(註五)呂西之父 (Père magnifique de Lucy) 和貝爾司之女 (Jolie Fille de Perth) 概爲英國大文學家司各德 (Walter Scott, 1771-1832) 的著作。

(註六)檀德 (Dante Alighieri, 1262-1321) 或作但丁，爲意大利大詩人，有意大利詩祖之稱。米凱爾安治 (Michel-Ange Buanarotti, 1475-1564) 意大利傑出的圖畫家雕刻家和建築家，後世罕其儔匹。

(註七) C. q. f. d. 爲 Ce qui fallait demontrer 一語在幾何學所用的簡寫，卽業已證明之意。

(註八)伽桑德爾(Cassandre)公曆紀元前三世紀馬其頓王。巴爾多羅(Bartholo) 爲法國十八世紀大文學家博馬著 (Beaumarchais) 所編的塞城理髮師喜劇中之人物，後世目爲多疑善妬的輔佐人之代表。

第二十七則

九月二十日

這事情業已成功了：他們已經訂好了婚約。蓋禮司也和約翰

妮相同，是沒有父母的。所以他請他一位業師——這是我的一位因品學兼優而很被人敬重的同事——向我陳述他的要求。但是這是何種的媒人，上帝！一隻熊，不是畢雷賴山中的熊，而是一隻書齋中的熊，第二種熊的花頭卻比第一種的花頭兒惡多了。

——蓋禮司由於錯誤或者由於理性（我以爲是錯誤）的原故，並不注重嫁貲；他祇取您的被輔佐人和伊的汗衫。請您說一聲『可以』罷，於是這事便成功了。請您迅速一點兒罷，我願意拿幾枚羅蘭的古籌給您瞧，我決然知道這是您一定不認識的。

這就是他向我所說的，一字一句都不曾變更。我回答他說我應當徵求約翰妮的同意，而我在告訴他說我的被輔佐人有一筆陪嫁的薄產時，卻一點小的樂趣也沒有。

陪嫁的財產，就在那兒！就是我的藏書。亨利和約翰妮對於想及這層都遠在千里以外，並且這是一件大衆多數以爲比我實際上格外富有一些的事。我竟有一個慳吝的老頭子的外表。這一定是一種欺人的外表，竟值得我增加許多思慮。世上再沒有誰比一慳個吝的富翁更受敬重的。

我和約翰妮商量過了，但是我爲着允許這事果然有聽見伊的答覆之必要嗎？這事竟成功了！他們訂了婚約了。

我的性情和面目，爲着記載這一對少年人的言論和動作而去窺探他們是不行的。『你別撫摸我。』這是表演眞情的話。我知道我的義務：就是尊重我所看護的天眞爛漫的靈魂的祕密。他們眞個互相戀愛，這兩個孩子！他們長久的傾吐肺腑和他至誠的疏忽舉動，一點都不曾由這位年老而權微任暫的保護人在這本日記中記載。

並且，我並不袖手閑着，倘若他們有他們的事，那末我也有我的。我彷彿裝着預備拍賣一般，親手編造我的藏書的目錄。這是一種使我悶損而同時使我娛樂的工作。我將這工作延長，也許是過於長一點，並且我在需要和有益以外，翻動這些和我的思想我的手眼那樣相習的本頭。這是一種話別，話別在人類的本性之中時常是延長的。

這一本從三十年來供我使用的厚書，我能彀懷着一個人對於一個好的僕人所使用的尊敬而相離嗎？並且這一個是使用他的良好的學說使我得益的，我能彀不將他當作一位師長而

給他致最後一回的敬禮嗎？但是每一次我碰到一本曾經引我走入歧途的書，或者從他的贋造的年月，缺文，脫字，謊語，讕言，和其他遺瘟的考古學者使我納過悶的書，我便帶着苦澀的喜悅向他說道：——去罷！去罷！騙子，反叛，僞證者，遠遠和我相離罷，退後罷，並且你能彀，騙錢的，因爲你的僭分的的名譽和你的華麗的裝訂，你能彀走到書籍交易家的玻璃櫃中，然而因爲他們永不會誦讀你，你就不能彀和你以前引誘我一般而去引誘他們了。

我爲着永遠保存那些曾經以紀念品資格而到我手中的書，便將這些本頭另行擱置。當我將黃金的佚史的抄本當作德賚播夫王妃的紀念品而擱在這一排中時，竟想吻這抄本，伊雖然富而且貴卻依然是知恩的，並且伊爲着表示受過我的小惠，竟反成了我的佈施者。所以我這時另有一些保留下的書籍。於是我知道這種罪惡誘惑的力量，在夜晚便到了我的心頭；而在黎明之時竟成了不可抵抗的。於是我趁着這往宅的全部都依然是睡熟了的時候，卽行起牀，偷偷掩掩地從我的臥房中向外走。黑影的勢力夜暮的幽靈，倘若你們於雄雞啼唱以後在我家中等候，你們就可以看見我顛着脚尖溜到書城中去了；你們一定不會和德賚播夫夫人在拿卜爾一般兒高聲說道：『這老翁有一個現福氣的脊梁！』我走進去了；長尾矗立的漢尼拔嗚嗚地在我的腿旁發怒。我從書架上取了一本書，一本戈第時代的可寶貴的孤本，或者一種文藝復興時代的名人的詩集，我竟夜所夢想的珍品寶藏，我將他拿了起來，我將他擱在收藏那些保留的書籍的櫃子的深處，這櫃子應當被書籍充滿而破裂了。這是難言之隱：我將約翰妮賠嫁的財產偸竊了一點兒。當這種罪惡已經是成立了之時，我便決然毅然編造目錄，一直到約翰妮爲着裝飾和鋪陳的細微末節來和我商量時才行止住。我從來絕不知道應當辦些甚麼，這是因爲我對於近代的服裝名目不甚熟悉的原故。唉！倘若一位十四世紀的新嫁娘由顯靈而給我談論陳舊的衣料那就再好沒有了！我可以懂得伊的字眼。但是約翰妮不是我的時代中的人物，於是我便打發伊到伽伯禮夫人家中，這一位在此時給伊盡爲母的責任。（註一）

夜色到了，夜色已經到了！倚窗遠眺的我們，瞧着廣漠無邊被燈光點破的黑影。約翰妮靠着鐵欄，以手覆額，彷彿是發愁似的。

我瞧着伊出神，於是一人獨自思慮：『一切的變幻，卽令是最有希望的，也有他們的惆悵，因爲我們所離開的，就是我們本身一部分；爲着走入一個旁的生活，應當先在這一個生活中死亡。』

約翰妮彷彿是答覆我的思慮一般向我說道：

——我的輔佐人，我這時是很得意的，然而我很想哭一場。

（註一）戈第（Gothie）爲戈爾國之一部分，其時代在中古。

最後的一葉

一八六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第八十七葉……還有二十來行，並且我的議論昆蟲和花卉的書就將結束了。第八十七葉和最後的……『因爲我剛好看見這一件事，昆蟲的拜訪，對於植物有一個大的重要關係；在事實上，各種昆蟲擔任給雌蕊運輸雄蕊的花蜜。羣花彷彿是在這種婚禮式的拜訪的境界中等候着，裝飾着。我自信已經證明花的製蜜機，蒸發一種引誘昆蟲的甜味流質，強迫昆蟲在不知不覺之中施行直接的或者相互的蕃衍現象。而相互的尤其最多。我已經觀察過花朵是因引誘昆蟲而有香有色，並且內部的製造，也是向他們的拜訪者假以一種通過的途徑，使之當其侵入花瓣之時非在雌蕊受精的部分將其所輸運的花蜜留下不可。我的可敬的教師史卜崙格爾先生，爲着「日辣尼翕草」的花瓣上所鋪的羽絨的問題曾經說過：「自然界的聰明創造者，沒有願意創造一莖無益的毫毛。」我這時也說道：倘若福音學者所說的田園中的白合比瑣羅門王還穿着的更富足一些，那末他的紫色的外套是結婚的衣裳，而這富麗的外表，是他的不老的生命中一種必需物品。（註一）

一八六九年八月二十一日記於布洛爾。』

布洛爾——我的住宅就在這村中街上，就是通入森林的路徑上的最後的一所。這是一所和鴿子相似的房屋，屋頂的石板在日光中，很像鴿子項頸上羽毛一般兒變幻閃灼。豎在這屋頂上的測風機，在這地方使我增高身價的力量，竟比我一切在歷史學上和語言學上的工作的影響大的多。沒有一個孩子不認識波納爾先生的測風機。他卻已經生銹了，所以迎風尖銳地唧唧而鳴。有時他竟像那個任憑一個年輕的村姑幫助而一面喃喃地埋怨的兇來司，一般兒拒絕服務。房子並不闊大，但是我在中舒

服地過活。我的臥房有兩個窗子，能彀接受黎明的日光。再上一層就是孩子們的臥室。約翰妮和亨利每年到這兒來居住兩次。

幼稚的西威司特，那時已經有了他的搖牀了。這是一個惹人愛的孩子，但是他的面色是很灰白的。當他在草上玩耍時，他的母親用一種不放心的注視跟着他，並且不住地停止伊的針線將他抱起擱在膝上。可憐的孩子不願意睡覺，他說當他睡着時，他總跑到遠的處所，很遠的處所，那兒是黑暗的，那兒他見過一些使他害怕的東西，所以他不願意再看。

於是他的母親呼喚我，我便坐在他的搖牀之旁；他將我一個指頭握在他那隻發熱而乾燥的手中並且向我說道：

——乾爸爸，您應當給我說一段故事。

於是我向他說了各種使他靜聽的故事。一切都使他引起興趣，但是其中有一個尤其使他精神煥發：這就是青鳥。他當我說完之時向我說：

——還要！還要！

我重新又說，他那灰白色而露着青筋的小腦袋，便倒在枕上了。

醫生對於我們所發的問題答覆道：

——這毫沒有異常的事！

沒有！幼稚的西威司特果然一點甚麼異常的事都不曾有過。

去年某一天的晚上，他父親走來喚我。

——請您來罷，他向我說；孩子很不好了。

我走近他的搖床，他母親正在床邊不動地候着，全部分的精神都注在他身上。

幼稚的西威司特，從容用他那雙在眼瞼下上翻而永不願下降的瞳人望着我。

——乾爸爸，他向我說，您不能再向我說故事了！

不必，已經不必再向他說故事了！

可憐的約翰妮，可憐的母親！

我爲着在易於感動的性格中守候着，是過於老邁的，但是，從實際上說來，一個孩子的死亡是一件可痛的神祕。

今天，他的父母都爲在老翁的家中居住六個星期的成例而來了。我瞧見他們從森林中挽着胳膊向這兒來。約翰妮披着黑色的大氅，亨利在他的草帽圍着黑紗；但是他們兩人都是年少

而神采奕奕的,並且彼此相視從容微笑,他們向着載他們的大地而微笑,向着圍繞他們的空氣而微笑,向着他們彼此從對手眼睛中所窺出的閃灼的光線而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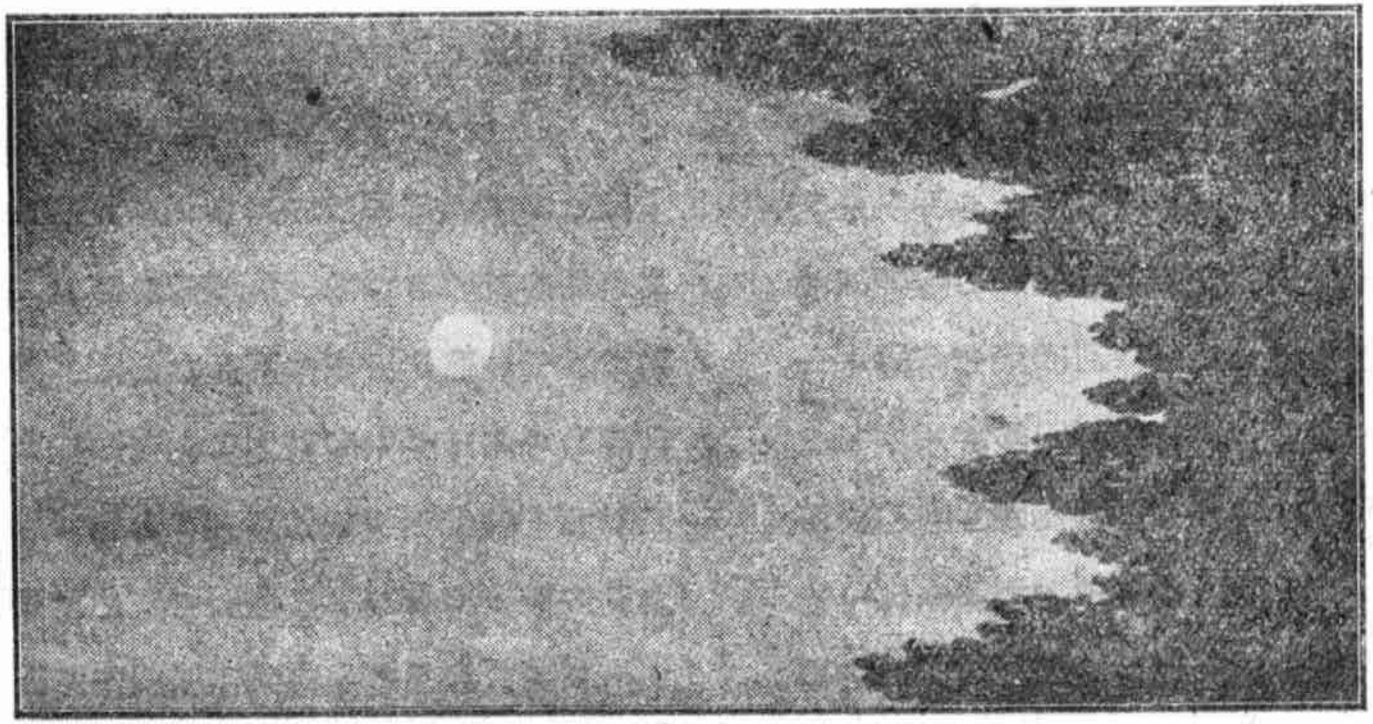
約翰妮從容走上樓來,和我擁抱,在我耳邊輕輕地說了幾個我可以猜度而不能聽晰的字眼。於是我向伊答覆道:

——上帝應當保佑你倆,約翰妮,您和您丈夫,以及你倆的子孫苗裔。上帝,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話,釋放你的僕人安然去世了。(註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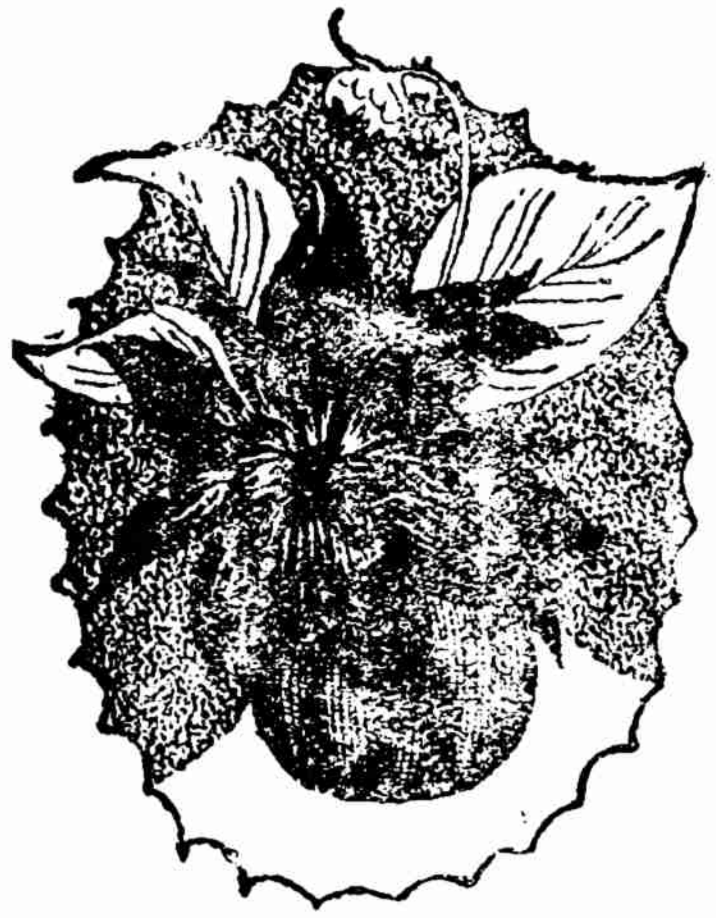
(註一)波納爾先生那時不知道很有幾千極著名的自然科學家,和他同時研究昆蟲和植物的關係。他對於達爾文的工作,墨禹勒(Hermann Müller)的工作和魯波克(John Lubbock)爵士的觀察都毫未見聞。但是波納爾的判斷和這三位博學的極其相近,却是待注意的。此外另有一事,雖無關緊要,然而也很有趣,就是魯波克也和波納爾一般兒同爲攷古學者,而亦專心於自然科學。——發行者伽爾曼雷徽 (Calmann-Lévy, Editeurs) 註。

(註二)上帝,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話,釋放你的僕人安然去世。(Et nunc dimittis servum tuum, Domine)本爲猶太老人西面在看見基督以後所說的話;即謂一個人在看見他的最貴的希望實現之後,是可以死的。見新約路加福音第二章二九節。

(完)



中天明月



梅蘿香（四幕劇）

顧仲彝

引言

洪深

原作者Eugene Walker美國中部人。報館訪事出身，也曾做過跑馬頭的戲班子經理。近二十年來專事編著戲劇，前後有十二部；此爲一九〇八年的作品。

他的戲都帶著鬧劇的色彩，很富於激刺性。這本戲卻是描寫繁華場中墮落女子種種生活的社會劇。

有人說：『社會劇對於人生的態度，總是近於偏激，不能十分公允。攻擊一種罪惡，固然甚有力量；然而試想原告是編劇者，見證也是編劇者，辯護也是編劇者，審判也是編劇者；所有事實證據，都是編劇者一人揑造，未免令人不服了。』此論我卻不以爲然，社會劇的好處，是教人多曉得點世故人情，說道「原來世界上竟有這種情形。」最要就是不背情理。事實本來不妨變更，但也不是憑空揑造；乃是依據情理，依據社會現狀而揑造的。

有人說：『這齣戲中偶然相値之事太多。蘿香的環境太苦；別的女子，未必會有同樣的閱歷。』此論我也不以爲然。都市中窮女人多，看了奢華的快樂，不免都有幾分眼熱。而且都市中富男子也多，對待女子，絕沒有絲毫同情。除非女子能供給他們快樂，纔肯出相當的代價。這種環境

壓迫，金錢引誘，並非蘿香一個人獨有的惡運，乃是都市中數十萬年輕女子普通的境遇。像蘿香這樣貪圖安逸，不耐勞苦，天生是做人家的外室，做妓，做妾的胚料，決不會不墮落的。她可算得上海社會中，一個常見的女子，處尋常的環境；也同尋常女人，祇揀女人最容易的職業去做，得到常有的結果而已。所以眞是悲劇。

寫蘿香處處見得是個意志薄弱，沒有膽量的女子。她說上進的話，存改過的心，都不十分眞誠，祇是一時的起勁。她失節說謊尋死駭人，都做得出；後來索性橫了心胡爲去了。然而她並不是故意作惡，實是不能爲善。她也覺得對不起馬子英，但她的確看得這種事很輕。既肯委身相從，其餘何必計較得，這是女子常有的心理。她們始終不了解道德的眞義，和愛情的眞義，愚得可憐，錯得可憐所以觀衆對蘿香，還有幾分同情。

編劇應使觀衆對於主要角色表同情；如果能對反面角色也表同情，戲便更有力量了。此戲寫白森卿是個「老白相」「漂亮客人」，看他那一種事沒經過，那一樣心思不知道。他希望蘿香成就，也許有幾分誠意；但早料定她不能持久。他決不用不正當的手段同年輕人作無謂之爭執；但他也不肯假癡假呆，做化錢的寃桶。他所做的事，都在人情之中，並不特別壞。所以觀衆對森卿，也表幾分同情。

演劇不可錯過做戲的機會。白馬二人初次見面一節，蘿香不滿生活的現狀同森卿口角一節，子英忽來蘿香瞞過往事一節，森卿入門脫衣子英拔鎗欲擊一節，皆是極難表演之處。做得好，全戲都好了。美國後台有句成語，說『戲是一只鴿子；看見鴿子，應當認得鴿子，不可放了鴿子——放了鴿子，戲便不痛快了。』

改譯本有幾處小事實，不很像上海。大概顧君是個學者，終年埋首在書本子裏，所以對於這種惡劣的生活，不能十分熟悉；雖然，這就是顧君的幸福了。

十五，八，四，上海。

人：

梅蘿香
筱春蘭
桂　媽
白森卿
馬子英
秦叫天

地：

第一幕　廈門

第二幕　上海

第三幕　上海

第四幕　上海

時：

現代

第一幕

佈景　廈門鼓浪嶼的上等旅館。廈門本是富商大賈退隱享福之處，腰纏數百萬住着洋房抽着雅片煙的闊臉富翁，眞是車載斗量，多得不可勝數。可是廈門商埠是中國地方，自不免時時有丘八大爺的枉顧，和日本臺匪的騷擾；加之中國富貴人家素有迷信租界的習氣，所以不約而同的這班南洋「番客」都集居在公共租界的鼓浪嶼。鼓浪嶼雖是一個小島，經了這班大人先生們的栽培，竟成了洞天別府，世外桃源；那高巍巍的洋房佈滿全島，光滑滑的大道四通八達。這幕的背景，就在這錦繡的島上。

在日光巖下的半山上建着一所華麗的旅館，樓高三層，磚分五色；露於臺左的一部分是這旅館後部的一角，約佔全臺四分之一。磚牆是棕色的。門開處有一片天然的石壇，成橢圓形。臺前放着一張長的雅緻的西式長椅，背向觀衆，椅上鋪着溫州蓆墊。帆布天幕，張在石壇上面。石壇的盡頭是在右臺近緣處；那裏有個出入口，牠的步階雖從臺下看不出來，但是必須表示那上山的路是險峭而迂曲的。左右各有靠臂椅數隻，左邊還有一隻小桌子。欄杆上都繞着蔓纏的青籐；總之牠的種種佈置都顯示西式文靜氣象。後臺可以望見繞鼓浪嶼的海峽，白水茫茫，煙山隱約。那時已近傍晚，彩霞泛出紫紅的鮮色，白水綴成閃閃的金光；不多時暮煙四合，天空漸漸變成灰青，到幕布下降時，天色已全黑了。

幕啟時，羅香依着右邊的欄杆，身體略略傾出，一手遮着夕陽，頭左側向山道望着，好似等待什麼人來到一般。她身穿家常的白紗衫褲，頭髮鬆鬆的挽着；她的姿態行動竭力摹做小姑娘，倒確是很能動人——這是她終身最得意的。

白森卿由左上。他身材魁梧，容貌端莊，不過微微有點肥胖；面上的鬍子括

得光光的，身穿白紡綢衫褲，紐扣上掛着一串粗的金鏈條，白襪黑鞋，全身都很整潔。他嘴裏吸着香煙，進門時走上一步，向蘿香半似思索的望着。

森卿　不好過？

蘿香　不。

森卿　那末為什麼？

蘿香　沒有什麼？

森卿　心裏有事？

蘿香　也許是。

森卿　那兒有什麼？

蘿香　那兒？

森卿　你望的那兒。

蘿香　這條路直通新碼頭；聽說從廈門來的划子，上這碼頭最近。漳州來的船，也在那兒上岸的。

森卿　我知道。我在漳州做過好幾年生意。

蘿香　（半似嘆氣）那我倒沒有知道。

森卿　這兒向南去沒有多遠。我住了兩年。

蘿香　（還不轉過頭來）那倒有趣的。

森卿　那時我着實弄了幾個錢；賺錢總是有味的。不過——

蘿香　（還是心不在也的倚着欄杆）不過什麼？

森卿　我猜不出你眼不轉睛的望什麼？可有人來？

蘿香　是。

森卿　楊老班的朋友？

蘿香　唔。

森卿　也是你的朋友？

蘿香　唔。

森卿　男的？

蘿香　男的，真正的男子漢。

森卿　（知道她話裏深有意義，很閒散的將吸剩的紙煙向欄杆外一丟，緩步的走向左面臺前來，靠着椅子，背蘿香而立。蘿香始終站在那裏沒有動，祇把左臂擱在墊上，手托着頭，仍是眼不轉睛的望着山路。）真正的男子漢，你的意思——

蘿香　就是——真正的男子漢。

森卿　和你一般認識的男子，有什麼分別沒有？

蘿香　有，絕對不同。

森卿　所以你今天不到廈門來接我，祇差個人來等我。

蘿香　對啦。

森卿　我遠遠從上海趕來接你，也算誠心了；雖然，也許我的意思是錯的。

蘿香　我想你是錯的。

森卿　你愛上了人罷。呀？

蘿香　（順水推舟）對啦，愛上了人。

森卿　又來了。

蘿香　不，第一次眞愛。

森卿　以前你也有這個意思。女人的愛來的時候，總是眞的。（走向蘿香）小孩子，你這次有沒有細細的考查過？

蘿香　考查過的。

森卿　譬如，你說說看。

蘿香　這個人是窮的——窮得很。他還沒有找到（走至靠臂椅倚着，用花傘在地上畫圈。）好的事做。你知道，森卿，旁的人——你也在內——總多少有點兒銅臭的氣味。

森卿　他吃什麽飯的？（走到左邊的桌子，坐下看雜誌。）

蘿香　他是報館的編輯。

森卿　哼，唔，做小說的？

蘿香　是文學一方面。

森卿　我認得他麽？

蘿香　你怎麽能認得他。你今天纔從上海來，他上海又沒有去過。

（白森卿似喜似怒，似譴似笑的望着蘿香，正和他魁梧質直的人品，鐵灰色的頭髮和猛狗式的兒狀，相互襯托。蘿香此時富有少女天眞的姿態——這一點很重要因他們兩人性情的表現全在這點上。）

森卿　他多大年紀？

蘿香　二十五。你四十三。

森卿　不，四十四。

蘿香　要我告訴你麽？啊？

森卿　隨你。

蘿香　怎麽隨我？

森卿　不曉得同你我的計劃有沒有衝突。

蘿香　難道你爲我有什麽計劃麽？

森卿　正是，辣斐德路的房子我已經退租啦。我在徐家滙看到了一所洋房，倒還清淨，我知道你一定喜歡的。屋子的旁邊，還有一間空房子，可以放汽車馬車；從此以後你要怎樣，就怎樣，一定比從前舒服得多。并且我已替你在明新舞台說好做一齣名劇的主角。

蘿香　主角！怎麽樣的主角？

森卿　這齣戲是大名鼎鼎的戲劇家汪非難先生新從法文改譯出來的。據說那齣戲在巴黎，伯林，倫敦，紐約幾個地方很受歡迎，差不多接連演了有一年多。這齣戲本錢很大。我對明新舞台的老班說我情願出一半，祇要你能有主角的位置。他已經答應了。看情勢這齣戲在上海至少可以演三四個月。這就是我的計劃，你看怎樣？

（蘿香向左門沈思着走去；止步默想。）

蘿香　我不曉得。

森卿　不喜歡？

蘿香　我不能說。

森卿　因為那報館的編輯麼？啊？

蘿香　祇有這個理由罷。

森卿　你在這夏天裏對我總是似理不理的，可不是？（走近左首桌邊。）

蘿香　（轉身向白森卿）什麼叫做似理不理？

森卿　不要嘴尖罷。我說的話祇有一個意思，并且你明明知道。我本性是媽媽虎虎的，但是你知道也有個界限。你好在還沒有跳出這個界限，對不對？

蘿香　對了，今年的夏天眞奇極啦；眞可說是奇怪特別的夏天。我所說的奇怪的夏天，你懂麼？（走向白森卿。）

森卿　唔，他二十五而貧，你二十三而美；他既是文人，自然風流瀟洒得很。我不是瞎了，猜想你們倆發生了愛情了。對不對？

蘿香　對的，我也這樣想，不過我不贊成你說什麼風流瀟洒這一類話。（走到左首桌邊）他是一個男子，我是一個女子，大家多少都有過一番經歷。我對他，他對我，都沒有半點兒虛偽欺騙。（坐下；拿糖匣放在膝蓋上，選糖。）

森卿　那末徐家滙的計劃和明新舞台的事都祇好取消了？呀？

蘿香　我並沒有這樣說。

森卿　如果你後天回上海，你意思要我明天走呢，還是等你走了再動身？

蘿香　我也並沒有這樣說。

森卿　到底什麼頑意兒？

蘿香　我現在不能對你說。

森卿　等他來麼？（踱過台去，坐在左首椅上。）

蘿香　對了。

森卿　你想他有所建議麼？

蘿香　我曉得他有的。

森卿　求婚？

蘿香　很可能的。

森卿　你也曾經做過一次，弄了一個大錯。難道你再要去蹈覆轍麼？

蘿香　唔，不過那個人和以前不同。（手取桌上雜誌。）

森卿　姓什麼？叫什麼？

蘿香　馬——馬子英。（很慢的翻看雜誌。）

森卿　做什麼事？

蘿香　報館編輯。

森卿　他怎麼能養活你呢？

蘿香　唔，我們年紀還輕，後頭日子長咧。現在他做事，我也可以做事；照我們的

能力，一兩年之後，總可以有希望的。

森卿　說得好聽——一兩年之後。

蘿香　森卿，如果你同我開頑笑，那我不該同你講。（丟去雜誌，走至左邊屋門口。）

森卿　（走下台來，站在桌前。）我那裏要同你開頑笑，不過你要知道兩年之後，這件事情還不是容易的呀。也許我對於你的一片好意，你不能相信，但是我很替你擔憂。

蘿香　（向右走到森卿前）這確是不容易的。你一向對我和善小心；但是當初我來投你的時候，彼此了解是朋友的情分。那時大家也明白如果你不喜歡我，你就可以離開我，如果我不喜歡你，也可以離開你。你現在假設有一個女子很正當的愛了你，而你要討他，雖則也許我要覺得不好過，但是我決不忘記我們以前說的話。

森卿　（顯然很受感動，走至後台右角，向海峽望着。蘿香望着他。白森卿背向觀衆，半晌不言語。）我並不是阻擋你，蘿香。如果你歡喜那樣，我始終不失信的，（轉向蘿香）不過我實在喜歡你，以前想不到會這樣喜歡你。現在你要離開我了。但是如其這位年青的人果真不欺騙你（蘿香走至右首，執住森卿右手。）而又這樣年輕能幹；如果你也不欺騙他，那未嘗不是一件美滿的事。你一向的生活，你自己知道，不是能挺得起腰的；假使你現在果真能換個新生命，做個賢德的女子，嫁個好丈夫，將來生幾位好子女（蘿香嘆氣）我那有阻擋你的道理。祇不過我不願你再蹈從前的覆轍能了。

蘿香　你的好意我那有不領會得，不過這一次我似乎覺得我們的情是千眞萬眞的。怎樣的不同，森卿，我實在講不出來，不過我覺得以前什麼東西都帶些煙土濁氣，而現在我對他的愛，完全不同。牠使我第一次想做個誠實懇切的女子。現在我回顧從前，使我戀戀不捨的，祇有你的情分。森卿，我們一向不是很好的朋友麼？（偎着他。）

森卿　是的，我這兩年來最快活了。我帶了你跑東跑西，面上覺得光榮非常，因爲你是上海數一數二的美人。（蘿香走至右首很天眞的跳入靠臂椅中。）并且你常常快活，從沒有嘰嘰咕咕同我鬧。你又往往喜歡任意揮霍，但是看你化錢是很有趣的。你也從不得罪我。有許多女人蓬頭垢臉的，見了眞惡腥，但是你很知道美的價值，衣服總穿得齊齊整整。我

也很想有個人來討你去使你終身快樂，但是我想他必須手頭有幾個錢纔行。蘿香，你舒服慣浪費的生活，差不多有五年啦。現在猝然間丟去膏粱錦繡的生活，去過那貧窮困苦的境遇，只怕不容易能。

蘿香　種種我都想過啦，我想我懂得。面向觀衆，擱臂於膝蓋上。

森卿　如果沒有人幫忙，你要做事，只怕也有點困難。你做戲只賣一個面相。

蘿香　這個你無須對我說得。我自己會想法。走至左首 我做正當的事情，你不該挫我銳氣，使我心裏不好過。這是不正當的，不公平的，不對的。你應該讓我走我自己的路。走至白森卿，置右手於其肩上。 我很對不起要離開你了，但是我要你知道我同子英去，不是朋友而是戀人，不是相好而是夫婦。現在請你不要再講了。走至左首站着。

森卿　還有一句話。定了麼？

蘿香　不耐煩的 我說我不知道。今天纔能決定——我等着就爲這件事。我不知道他爲什麼不來。

白森卿，轉身向長椅，望着山路。

森卿　指着山路 那個來的就是麼？

蘿香　急急跑至長椅左首的欄杆邊，一面跑一面這樣說。 那兒？

森卿　路的那端。

蘿香　是的，正是子英。他一手舞動手帕，一手圍着嘴叫道。 子英，子英！

子英　在台外，那聲浪好像發自折曲的山路脚下。 喂！喂！

蘿香　快上來，你遲啦。

子英　和前同，惟稍響。 遲麼？

蘿香　快上來！

子英　更響些 走不動呀。

蘿香　很熱切的向白森卿 森卿，你看他像不像文人？

森卿　漂亮得很。

蘿香　向下望，急轉身向白森卿。 楊老先生呢？

森卿　用大姆指指左首的屋子 在裏頭打牌？

蘿香　跑至左首門邊。 楊老先生！楊老先生！

楊　台外 蘿香，什麼事？

蘿香　馬子英來啦。

楊　台外 好的。

蘿香　你要出來會他麼？

楊　喔，謝謝，不哩。我連吃了對家兩副三抬，輸了二十多塊錢啦。

那時白森卿滿臉笑容的憑欄俯視着走上來的馬子英。他心中很喜歡蘿香；他以爲蘿香的終身事業和快樂都依靠他的。從相識到如今，他常常

管理她，使她在放縱的優伶中得一較好的生活。他不遠千里從上海趕來接她回去，足表他對蘿香的情是很眞摯的；現在她猝然問和他疏遠起來，心裏自然很不好過，但是蘿香這種行動也沒有違背以前的口約，也無理可以反對。白森卿外貌雖像無情而粗鹵，但是內部確有許多善良的天性；所以他給子英初會的一段，在全劇中佔很重要的地位，因爲他以後的態度，全恃此刻他對於這青年的態度而定。

蘿香　（向白森卿走去，拉住他的手臂，很天眞爛漫的向下望。）你喜歡他麼？

森卿　我又不認得他。

蘿香　唔，你想你將來會喜歡他麼？

森卿　唔，我希望這樣。

蘿香　你既希望這樣，就應該想會喜歡他的。轉過這塊石頭，你就可以看見他啦。你願意見他麼？

森卿　（看她孩稚的樣子，不覺好笑。）爲什麼，當然的——你呢？

蘿香　我？我一天沒見他了！他來啦。（舞動手）喂，喂，子英！

子英　（台外，很近。）喂，蘿香，好麼？

蘿香　好！快來。

子英　（台外）喔唷，那條腿抬不起來了。

蘿香　我來拖你。

子英　好——的。

蘿香　（向森卿）你不在乎罷。請等一會兒。

（白森卿點頭。蘿香由右下，森卿踱至台中。不多一會，蘿香偕十五六歲的小姑娘，拖着馬子英上。馬子英身穿帆布西裝，形貌端莊，面相老實，并且時時現出笑容來；神經銳敏，智慮迅速。他的姿勢態度很能動女子的心。他一手拿着草帽搧着，一手給蘿香拖着上來；他上來的樣子，不像一個大人而像一個大小孩子。）

蘿香　喂，子英。

子英　喂，蘿香。

（蘿香猛然間悟到將至的緊張狀態，立刻恢復到剛纔的嚴重態度。馬子英和白森卿面對面的看了半晌，動也不動，響也不響。子英面上的笑容漸漸消滅了，嘴角扯成平線，合成堅決的樣子。蘿香一時間不知所措。她把這兩個男子拖在一起，心裏有點害怕，所以講話的聲音些稍有點發顫。）

蘿香　喔，對不住！馬先生，這位是白森卿先生，新從上海來的。你常常聽我講起的就是這位白先生；他這次特意來接我回去。

子英　（很機械的，眼光還逼視着他。）白先生，久仰久仰。

森卿　不敢當。

子英　時時聽得梅女士講起先生，和先生對梅女士的種種幫助；做她朋友的

都應當替她感激。

森卿　（態度很平靜舒泰使子英敵對的神情自然的解除武裝。）這樣說起來，我們有很多共同之點。鄙人也算是梅女士的朋友之一，朋友的兩個朋友，偶而相逢，我敢說這是很好的基礎做將來的朋友。

子英　很可能的。以前對先生多有誤會，今天得瞻風采，纔知道大謬不然。這雖是一時之見，但是我深信印刻在我心上是很深的。

森卿　我對先生有同樣的感想。

（蘿香走至長椅處，拿起雜誌翻閱。兩人相對無語了半晌。）

森卿　隨便請坐。（走至左門邊）我去看看楊老班的牌打到怎樣了；恐怕他輸得不少了。（下。）

蘿香　（丟書在椅上，很快的跑到子英那邊來，拉着他的手，偎着他親熱的叫。）子英！

（此時天色漸晚，山道上俱是長大的樹影。遠的小山頂上射出許多金光；夜幕四合，光線轉成美麗的乳白色；最後幕布下降時，台上已全黑了，祇有子英和森卿的煙頭紅火燃着，還看得出來。）

子英　吾愛，怎麼？

蘿香　你要怪我麼？

子英　爲什麼？

蘿香　因爲他來了，呀？

子英　白森卿？

蘿香　嗳。

子英　你不知道的，是麼？

蘿香　我知道的。

子英　他要來？

蘿香　他動身的時候，打電報給我的。

子英　他知道麼？

蘿香　我們的事？

子英　嗳。

蘿香　我告訴他了。

子英　什麼時候？

蘿香　今天。

子英　這裏？

蘿香　是。

子英　什麼結果？

蘿香　我想他很不高興。

子英　那當然的。

蘿香　想不到傷得他這樣重。

子英　我很對不起。（坐入靠臂椅中。）

蘿香　他叫我仔細，不要走錯了路。

子英　這是對的。

（蘿香走過來坐在他旁邊左手的靠臂上。）

蘿香　子英。

子英　唔。

蘿香　我們這夏天裏很快樂。（把右手圍在

椅背上。

子英　非常快樂。

蘿香　依着他此時屋內有鋼琴聲音，彈的是"Chopin Nocturne"　我們也一天愛似一天，對不對？

子英　這是眞的。

蘿香　我剛從上海到這裏來演戲的時候，萬想不到會有這樣的快樂，子英，對不對？

子英　對的。

蘿香　坐在他膝上，手圈住他的頸頸。　現在班子散了，在廈門沒有事了；所以我不久就得回上海去做戲。

子英　我知道；我昨天一晚沒有睡想這個事情。

蘿香　怎樣？

子英　怎樣？

蘿香　我們怎樣辦呢？

子英　唔，我想你是不得不走的。

蘿香　分別了麼？

子英　暫時的，我想——是分別。

蘿香　你暫時什麼意思？

蘿香轉過他的頭來，釘着他望。

子英　要等到此時鋼琴聲忽轉急促，漸漸低下去了。　我賺了錢，足够維持我們兩人生活的時候，我就來討你做——夫人。

蘿香抱緊着她的手，面貼着他的臉……總之女子對於男子眞情的表示，此時可算達到頂點了。她此時好像一隻小白貓安在母懷裏；她的思想精神都貫注在她所愛的身上。

蘿香　子英，這就是我日夜所最盼望的。

子英　但是，蘿香，我們在計劃之前應當先有明白的了解。我們不是小孩子了。

蘿香　唔。

子英　現在第一　蘿香起立走至台中　要討論的是你。第二要討論的是我。大家老實的說，不要隱藏。從此之後。我們恢復到循規蹈矩清清白白的生活；并且十二分的了解兩方面都有責任，不可以姑容半點兒。

蘿香　轉變嚴重　你的意思是：我們應當把以前的事都講出來，使旁人說我們的話，我們雙方都早已知道了。

子英　起立　這正合我的心。

蘿香　子英，我有許多事就是對你講，也很不願意的。要女人家把以前的醜史一件一件翻出來悔過，實在是很不容易的。走至長椅，將雜誌拿起放在右邊桌上。

子英　從頭至尾我都知道；你怎樣從小到上海來學戲，怎樣走錯了路，怎樣嫁了人——那時你還不過是個小姑娘，

後來你丈夫因吃醉了酒回家來自殺了。蘿香埋頭在兩手，因害怕而喊叫。子英走過去攔手在她肩上，好像很抱歉使她悲傷。可是這種事情都過去了，我們可以忘記牠。我也知道你後來怎樣奮鬪，受了多少痛苦。後來你怎樣和白森卿認識，過了這幾年——都不要放在心上。幾個月前我就知道了，我觀察你也很久了。現在我要你做我的老婆，你必須丟棄以前的生活；你回上海去，用你的力量奮鬥，直等到我有錢就來接你。你要多少時候，我不曉得。但是總有一天的。蘿香，你眞的愛我麼？你眞的能替我守麼？

蘿香走過子英這邊來，兩手圈住他的頸。

蘿香 我想這是我最大的機會。我眞的愛你，我情願照你所說的做去。

子英 我知道你是情願的。這個信條，我們共同的守能。蘿香，我老實說你的生命和我比起來，眞像天使一般的純潔。吃，着，嫖，賭，我那一樣沒有犯過；自從我脫離家庭之後，把天付的才能都荒棄不用。不三不四的女人，我也不曉得認識了多少；走至右首靠臂椅，轉向前台走去，然後向蘿香立。同你比起來，連當丫頭都不配。我的生活雖不能說是放縱，然而斷斷落落都是碎屑的。可是我從沒有做過欺騙人的事，想過沒良心的念頭。以前種種無非是逢場作戲；後來我就碰到你走至蘿香前，執住她的手 我纔覺得我浪費了我的青年啦。

蘿香 子英！

子英 中國人往往把女人供奉起來，對人說「她從沒有做過錯事。」輕輕的搖動她身體 蘿香，我不愛這樣。我知道你以後決不會做錯的。

蘿香 更偎得緊些 子英，我決不使你收回這句話。

子英 這意思有兩層。你呢，不再坐汽車逛跳舞場；我呢，不再喝酒嫖混賬女人。

蘿香放手，他退後幾步至台中。

你做個好女子，我做個好男子。祇要我們有決心，我們可以做到比什麼人都好。執其手 來。

蘿香偎着他，眼中有淚。他帶着奇異的笑容逼視蘿香。

子英 蘿香，你決定了麼？

蘿香 是的，決定了。

子英 那末 用左臂伸過她的肩頭，指左門。 叫他來。

蘿香 森卿？

子英 是，對他說這次回去，並不要他陪你。

蘿香　現在？

子英　當然。

蘿香　你要聽我對他講麼？

子英　笑 我們是不分彼此了，是不是像這樣重要的事情，我必須要在場的。

蘿香　我想你對的。我立刻叫他。

子英　好。踱至台右。

蘿香走至左門前此時天色更暗了。

蘿香　在門口 白先生！白先生！

森卿　台外 是。

蘿香　有沒有空，請出來一下子。

森卿　等一會兒。

蘿香　我要你立刻就來。

森卿　噢。蘿香站在門口等，不久白森卿由左門上。蘿香，我看得正有趣，你偏偏要叫我出來。什麼事？

蘿香　馬先生要同你講一句話——就是我要講，要他聽。

森卿　他的態度立刻變成冷酷 很好。由門口走向前來。

蘿香　森卿。

森卿　什麼？

蘿香　我後天坐新寧回去。

森卿　我知道。

蘿香　這次勞你趕來接我，我心中感激得很。不過因種種關係，我要你先走或是後走。

森卿　你所說的種種關係，究竟指的是什麼呢？

蘿香　馬先生同我已訂了婚約。頓 他白森卿注視馬子英 知道我和你以前的關係，現在照他的意思，我們的友誼應當終止了。

森卿　那末徐家滙的計劃和明新舞台的事都取消了？

蘿香　是的，什麼事，都得絕對的取消了。

森卿　還能做朋友麼？呀？

馬子英走至左首，引蘿香到右邊來，背中向觀衆。

子英　現在你不能希望梅女士做你的朋友啦，就是我也不能答應你。

森卿　我明白你的，並且我十二分的替你表同情——祇要你的計劃果眞能成功。

子英　謝謝。

蘿香　那末都定妥了。走過子英，向森卿背觀衆而立。這種辦法，我想是很應當的——光明正大，森卿，是不是？

森卿　我想是的。如果我能確信你的新計劃能有圓滿的結果，那是很可慶幸的大事；不過我始終有點疑惑，因爲一個人大凡抱嚴重的態度之後，而逢到

失敗，那痛苦眞是難當——這是我自己經驗過的。

子英 所以你想我們的行動是錯的，沒有機會成功的？

森卿 不，我並不說這樣不吉利的話。如果你做個好丈夫，蘿香做個良妻賢母，戮力同心的去和世界奮鬥，我很替你們覺得快樂的。至於我對於蘿香的感情，我自會排遣，決無問題。

蘿香 我知道你是很體諒我的。（走過白森卿那邊來。）

森卿 好，蘿香，我們再會了。馬先生，望你交好運。（走過來）你很有成功的才幹，祗要不失足。

子英 白先生，請問「失足」是什麼意思？

森卿 要我告訴你麼？

子英 正是。

森卿 （向蘿香）蘿香，你跑進去看看楊老板輸了沒有。（蘿香很爲難的坐入左首靠臂椅內）我要和馬先生講一兩句話，使大家了解了解。

蘿香 不妨事的麼？

森卿 不妨事的。

（蘿香眼望子英，子英點頭，蘿香由左門下。）

森卿 抽煙麼？

（屋內電燈亮了。）

子英 謝謝，我自己有煙。（坐入右首靠臂椅內。）

森卿 你做什麼事的？

子英 你做什麼？

森卿 我是掮客。

子英 我是報館編輯。

森卿 是那一欄？

子英 文藝欄編輯。

森卿 報酬好麼？

子英 （轉身向白森卿）奇怪，什麼意思？

森卿 喜歡曉得曉得就是了。馬先生，我是一個老實人，做事不喜歡兜圓圈的。我現在老老實實問你幾個問題，并不是要和你爭風吃醋，卻要你們不瞎衝，無端的吃了許多苦頭。如果你喜歡討論的，很好。如果不喜歡，那不提就是。請你答覆。

子英 我允許你講，不過在未講之前你須明白你這種人我們是不屑結交的。你們這班做掮客的，都是買空賣空，操縱貨源，利用平民弱點，來收括錢財的；換句話說，你們的錦衣酒食都得之於工人的勞力，並不是你自己的。社會上因爲有了你們，纔生出許多欺詐僞騙的事來；所以我說你們是騙子。現在我們了解了。如果你有什麼話說，快講。

白森卿起立，怒容滿面的走向馬子英。

森卿　我們不講生意，是講女人。問你賺多少錢？走至右中拿個椅子坐下。

子英　三十塊錢一月。

森卿　你曉得蘿香在上海賺多少錢？

子英　又不想用她的錢，我何必問呢？

森卿　她每月平均有四十塊錢。

子英　多我十塊。

森卿　請問你怎樣養活她？她每月的汽車費先要比你薪水大兩倍；她自己的進款，祗够她買鞋子，她一件衣服，動不動就要一百多塊。娘姨，大姐，梳頭娘，丫頭一大羣的人先要把你吃窮了。她還常到上海最闊氣的菜館裏吃飯；只怕你辛苦了幾天還償不了她一等小吃。你想她肯爲你永久犧牲這種奢華麽？

子英　我給她用就是。

森卿　三十塊錢一月的薪水？

子英　我要出去賺錢。

森卿　你打算怎樣？

子英　我還沒有十分定規，但是我敢說只要我有決心，不怕賺不到錢。

森卿　你發過財沒有？

子英　我沒有試過。

森卿　那末你怎麽知道你能够的？

子英　我做人自信還誠實耐苦。如果你能够想法發財，我不相信，我不能賺一點兒。

森卿　這個地方你就錯了。聰明人未必都能賺錢。在上海我知道有許多人能畫一手好畫，能打幾本好戲的，演說談風，不曉得要高出我幾千萬倍，但是他們常常拖債。他們做這些東西，往往一點也得不到好處。

子英　那是上海，我在廈門；我想你應當有個分別。

森卿　我希望你能够賺錢，因爲我可以老實對你說，你要留住她，祗有這個方法。現在她氣很盛，好像情願犧牲一切，但是一到了要自己打補釘，洗衣服，挑着竹竿晒東西，提着水桶去打水，上竈炒菜，下竈添柴，那個時候，紙老虎就要拆穿了！起立，走至左首桌前，轉過椅背，背靠着椅背，面向子英而立。你在廈門如果不寄錢給她，在旁的女人沒有經過舒服生活的自然不要緊，但是像蘿香這樣的人十年來天天在錦繡膏粱中生活慣的，只怕難以久持。所以你如果眞的愛她，聽我的勸告，馬上去想法發財；祗要有財發，萬萬顧不得發財的方法了。

子英此時萬不能再忍。森卿坦然如故。子英走近

森卿。

子英　今天初次見面，同你客氣客氣。

森卿　怎麼？

子英　在這裏不便。

森卿　又沒人聽見。

子英　不是這個。如果在旁的地方，就要敬你幾個耳括子。

森卿　打架？

子英　說不定，讓我來對你說。你的錢怎麼來的，我雖則不很曉得，但是你用牠來作的孽，卻明明白白的。你用錢買弄人家來諂媚你，你就作威作福，造成社會上種種罪惡，種種黑暗；欺騙柔弱的人類。這還算是人，（走至右首坐入靠臂椅內。）簡直同畜牲差不多。

森卿　（怒極）等一等（走過右首來）流氓，我要——

（子英很快的立起身來。兩人握緊了拳頭，怒目而視，相持有一分鐘，幾乎要打起架來半晌，兩人都似乎覺得太過分了。）

子英　你要怎樣？

森卿　好笑，好笑，我幾乎忍不住，做了傻子。這種舉動我不做了有——讓我看——二十年了，——對的，二十年了。（笑；子英後退一步。）

子英　你的人性只怕也失了二十年了。

森卿　說不定——但是馬先生，終究是你錯的。

子英　我？

森卿　是你，第一件你不能忍耐。不能忍耐的人永不能發財。

子英　我不耐煩你這種無禮的話。（走至長椅前，拿起雜誌，仍擲下，向右坐下，臂擱在欄杆上。）

森卿　但是你非忍耐不可。好話總是刺耳的。（走前來坐在子英左首）人生不稱心的事很多，但是你如要老老實實和牠們抵抗，必須先明白牠們的究竟。這樣你纔能和牠們宣戰，打勝牠們。

子英　（轉身向白森卿）但是我始終相信蘿香的話是靠得住的，你雖這樣說，我想她是愛我的。如果她要回到以前的生活，她自然早會對我說了。所以，白先生！你所說的都是廢話，我們不要再談了。（走下台去，坐在右首的靠臂椅內。）

森卿　假使她有一天回到我這裏來，我必先使你曉得就是。你很愛她，得不到她自然是很難過的，但是這時說得好聽，將來變了心，只怕你的苦痛要加幾倍呢。

子英　（譏諷）好關心，謝謝。

森卿　何必怨我。這是很平常的事。

子英 （轉身向白森卿）平常？

森卿 如果她離開你，你得先告訴我；如果她回到我這裏來，我必使她告訴你什麼時候，爲什麼緣故。

（子英依臂而坐，面向白森卿；此時猝然間伸出兩手警告他。）

子英 當心！

森卿 我對你說極平常的事。

子英 好。

森卿 同意啦！（半晌不語。）

子英 算數！

（這時全台都暗了，祇有煙頭的紅火，還看得出來。屋內鋼琴聲又起。子英踱到左首很遲疑的望望門口，把香烟擲出欄杆，進入屋去，門閉。白森卿還坐着吸烟，幕漸下。）

——幕——

（未完）



William Gropper 作

商務印書館發行

民鐸雜誌

第七卷第五號要目

羅素心的學說 彭基相
與新實在論相反對的幾種理論 余文偉
知識果是工具麼 張水淇
柏拉圖之經濟思想 唐慶增
普羅特(C. D. Brood)的批評哲學 余文偉
個人主義勝利 華林
漫畫(十六幅) 豐子愷
兒童遊戲心理之研究 張銘鼎
愛倫凱教育學說之介紹 林板橋
宋代之大學教育 盛朗西
視察上的異性研究 梁叔瑩
戀愛的成熟 樊仲雲
我所見的立達學園 劉亦樂
白采遺著
插圖 名畫「哲學家」 漂泊詩人白采之遺像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定價：每冊二角 半年五冊一元 全年十冊二元
郵費：每冊二分

民(五)

學藝雜誌

第七卷第九號要目

廣相對性原理 張水淇
現代圖書館經營論 馬宗榮
國音及羅馬字發音對照表之研究 張學戩
溫氏殖桑新法對於蠶桑業前途之革新 溫敬甫
桑枝飼育改良術及其利益 溫敬甫
鐵路運輸原理(九續) 曾世榮
遺傳與環境(九續) 何定傑 張光耀
萬國同位元素表
社報
新入社員名錄
出版介紹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定價：每冊二角 半年五冊一元 全年十冊二元
郵費：每冊二分

學(九)

科學雜誌

十一卷五期要目

插圖 浙江公立工業專門學校工場攝影(二幀)
符號學大綱 趙元任
空氣之絕緣強度 薩本棟
酵素之研究 張伯豪
國際單位芻議 劉晉鈺
飛機(續本卷第四期) 呂諶
測量火星之溫度
物質形狀改變之影響
山岳構成之情形
地震時物體之自轉
汽鍋內之沉澱衣
上海衛生試驗所成立
上海環租界地圖行將供世
陽光發紅之釋疑

此外目繁不及備載

定價：月出一冊三角半 半年一元五角 全年三元
郵費：每冊二分

科(五)

少年雜誌

十六卷九號要目

少年人應具的信條 盧奇新
少年人要這樣讀書纔獲益 譚靄
和諸位談談思想 金宏
怎樣纔能做個好學生 張麗成
幾位辛苦讀書的先生 汪越
魔刀 仇與
問姓 楊克毅
笑話 倍公
有眼與無眼 倍恩
燕子荷包 梅村
這是十分眞確的 佩斯
請猜猜個謎兒吧 楊震亞
科學的『死』 王砥之
生物的互助(續) 佩斯
四書上十二個笑字 董芝軒
名詞淺釋 倍恩
少年文藝(六篇) 王祥珩等
少年談話會(二則) 汗文等
第二十一次懸賞題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定價：月出一冊八分 半年四角八分 全年九角六分
郵費：每冊一分

少(九)

附錄

收回上海會審公廨暫行章程

第一條

(甲)江蘇省政府就上海公共租界原有之會審公廨改設臨時法庭除照條約屬於各國領事裁判權之案件外，凡租界內民刑案件均由臨時法庭審理。

(乙)凡現在適用於中國法庭之一切法律(訴訟法在內)及條例，及以後制定公佈之法律條例，均適用於臨時法庭；惟當顧及本章程之規定及經將來協議所承認之會審公廨訴訟慣例。

(丙)凡與租界治安直接有關之刑事案件以及違犯洋涇浜章程及附則各案件，暨有領事裁判權約國人民所僱用華人爲刑事被告之案件，均得由領袖領事派委員一人觀審。該員得與審判官並坐。凡審判官之判決，無須得該委員之同意，即生效力，但該委員有權將其不同意之點，詳載記錄。又如無中國審判官之許可，該委員對於證人及被告人不得加以訊問。

(丁)所有法庭之傳票，拘票及命令，經由審判官簽字，即生效力。前項傳票拘票及命令，在施行之前，應責成書記官長編號登記。凡在有領事裁判權約國人民居住之所執行之傳票拘票及命令，該關係國領事或該管官員，於送到時應即加簽，不得遲延。

(戊)凡有領事裁判權國人民或工部局爲原告之民事案件，及有領事裁判權國人民爲告訴人之刑事案件，當由該關係國領事或領袖領事按照條約規定，派官員一人會同審判官出庭。

(己)臨時法庭外另設上訴庭，專辦與租界治安直接有關之刑事上訴案件，及華洋訴訟之刑事上訴案件。其庭長由臨時法庭庭長兼任。但五等有期徒刑以下及違犯洋涇浜章程與附則之案件，不得上訴。凡初審時領袖領事派員觀審之案件，上訴時，該領袖領事得另派員觀審，其權利及委派手續與初審時委員相同。至華洋訴訟之刑事上訴案件，亦照同樣辦法，由領事易員出庭。

(庚)臨時法庭之庭長，推事及上訴庭之推事，由省政府任命之。

第二條

臨時法庭判處十年以上徒刑及死刑案件，須由該法庭呈請省政府核准，其不核准之案件，即由省政府將不核准理由令知法庭，復行訊斷，呈請省政府再核。凡核准死刑之案，送交租界外官廳執行。租界內檢驗事宜，由臨時法庭推事會同領袖領事所派之委員執行。

第三條

凡附屬臨時法庭之監獄，除民事拘留所及女監當另行規定外，應責成工部局警務處派員專管。但一切管理方法，應在可以實行範圍之內，遵照中國管理監獄章程辦理，并受臨時法庭之監督。法庭庭長應派視察委員團隨時前往調查。該委員團應於領袖領事所派委員中加入一人。如對於管理人犯認有欠妥之處，應即報告法庭，將不妥之處責成工部局立予改良。工部局警務處應即照辦，不得遲延。

第四條

臨時法庭之傳票，拘票，命令，應由司法警察執行。此項法警由工部局警務處選派，但在其執行法警職務時，應直接對於法庭負責。凡臨時法庭向工部局警務處所需求或委託事件，工部局警務處應即竭力協助進行。至工部局警察所拘提之人，除放假時日不計外，應於二十四小時內逕由臨時法庭訊辦，逾時應即釋放。

第五條

凡經有領事派員會同審判官出庭之華洋民事案件，如有不服初審判之時，應向特派交涉員署提起上訴，由交涉員按照條約約同有關係領事審理，但得交原審法庭易員復審；其領事所派之官員，亦須更易。倘交涉員與領事對於曾經復審案件上訴時不能同意，即以復審判決為定。

第六條

法庭出納及雙方合組委員會所規定之事務，應責成書記官長管理。該書記官長由領袖領事推薦，再由臨時法庭呈請省政府委派，受臨時法庭庭長之監督指揮。管理屬員，并妥為監督法庭度支。如該書記官長有不勝任及溺職之行為，臨時法庭庭長得加以懲戒。如遇必要時，經領袖領事同意，得將其撤換。

第七條

以上六條，係江蘇省政府收回會審公廨之暫行章程。其施行期限為三年，以交還會審公廨之日起計算。在此期內，中央政府得隨時向有關係之各國公使交涉最後解決辦法。如上項辦法雙方一經同意，本暫行章程當即廢止。如三年期滿，北京交涉仍無最後解決辦法，本暫行章程，應繼續施行三年。惟於第一次三年期滿時省政府得於期滿前六個月通知提議修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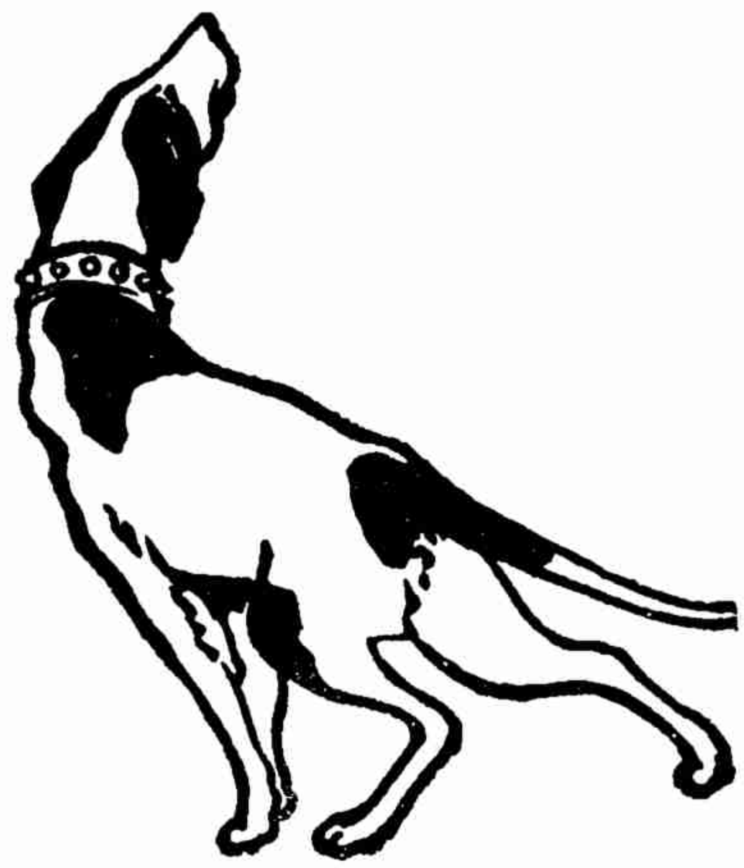
第八條

將來不論何時，中國中央政府與各國政府交涉撤銷領事裁判權時，不受本暫行章程任何拘束。

第九條

本暫行章程所規定交還會審公廨辦法之履行日期，應由江蘇省政府代表與領袖領事另行換文決定之。

中華民國十五年（即一千九百二十六年）九月三十一日在上海簽字，共計中英文各四份，均經對照，文意相符。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五年九月一日

◎南京三十日軍事會議之結果，盧香亭回杭州一行即重至南京，於本日乘輪赴九江，代孫傳芳指揮已入江西之二萬增援軍隊。陳調元王普各回原防調遣所部繼續入江西。

◎田維勤魏益三王爲蔚各部軍隊，前奉吳佩孚急電迅速南下援助，卽各立刻開拔。王爲蔚完全讓張家口於奉軍高維嶽。田維勤之懷來防地，交奉軍戢翼翹接收，戢奉張作霖令任口北鎮守使，吳佩孚先委之口北鎮守使譚慶林表示退讓，僅求在口北得一駐軍地點。京漢路沿線所駐吳部亦多奉命南下。

◎英商萬流輪於上月二十九日在雲陽，遇楊森部解款兵士，用木筏載款欲登該輪赴萬縣，未及全部上輪，英船主忽下令快駛，致浪沉木筏二隻，小划一隻，溺斃官員七名，兵士五十六名，損失現款八萬餘元及槍枝輜重頗多。該輪闖禍後抵萬縣，卽泊英艦側，向艦司令妄報情形，又將已登輪官兵繳械驅逐。楊森派員往查，亦被迫退，並以大炮向萬縣作欲擊勢。楊電重慶交涉員向英領嚴重交涉。萬縣各團體通電陳述經過，並英輪自六月中旬以來四次浪沉船隻溺斃人命情形，請全國主張公道。

◎唐生智因所募國民公債五百萬元已用罄，進行第二次之收取房租及續募金庫券百萬元。

◎江西總司令鄧如琢曾因父喪三電吳佩孚孫傳芳辭職，經吳孫竭力慰留，已在署布置應付湖南之軍事。

◎廣州刺殺廖仲愷案移交總司令部之罪犯郭敏卿於本日槍斃，梅光培出巨款免死。

同　二日

◎閻錫山電告，晉軍於一日佔領綏遠。

◎國務院據行大總統令：本年黃河隄防潰決……特派京東河道督辦潘復兼督辦黃河工程事宜。賑務督辦朱慶瀾辭職，以畢桂芳繼任。

◎外交部公布外交部中俄會議委員會組織大綱。

同　三日

◎武昌連日劇戰，漢陽戰事亦開始。靳雲鶚於一日就武陽夏警備總司令後，續奉吳佩孚委爲討賊聯軍副司令，有節制海陸軍全權，卽於本日就新職。態度不明之新省長劉佐龍亦就職。

◎田維勤軍先鋒已入河南，以鄭州爲集中地。一時發生田將任河南總司令及原任總司令寇英傑逝世之謠傳，田寇兩軍間有極嚴重之形勢。

◎蔣介石決意進軍江西福建，鎮守汕頭之第一軍長何應欽被任爲攻福建軍總司令，鎮守廣州之第四軍長李濟琛被任爲攻江西軍總司令，譚延闓代鎮廣州。江西之萍鄉梅關已發生戰事。

◎張作霖派江防司令沈鴻烈向俄方接收曾航行松黑兩江之中東路附屬船隻，俄方反對，沈卽實行強制接

收，俄外交總長姬采林向我國駐俄代辦鄭延禧提出抗議。

⊙司法部公布甄拔律師委員會章程十二條。

同　四日

⊙國務院據行大總統令：任命李垣爲京兆尹，李壽金爲京師警察總監。

⊙張宗昌褚玉璞赴奉天，會議奉派應付時局之方針，及奉直魯援助吳佩孚之辦法。張臨行時以直魯聯軍總司令名義宣布北京戒嚴，派警監李壽金爲戒嚴司令，憲兵司令王琦爲副司令，遇事請示鎮威軍三四方面軍團長及直魯聯軍總司令。衛戍總司令王懷慶失其統治北京之權力。

⊙張學良韓麟春到太原晤閻錫山，議決綏遠地盤歸晉及由晉軍獨力處置西北軍事，必要時再電請奉軍幫助。

⊙廣州罷工糾察隊巡輪因干涉英商輪行駛與英艦衝突，英艦卽扣留巡輪，拘捕糾察隊，並駛入省河架炮示威，又以水兵占據長堤碼頭，驅逐在碼頭之糾察隊。

⊙教育總長任可澄合併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與女子大學爲女子學院，自兼院長，因女子師範大學職教員反對合併，卽以武力接收。

同　五日

⊙萬縣案重慶英領事與楊森間之交涉無結果，英商太古公司之萬縣萬通兩輪駛過萬縣，楊森欲將其扣留，該兩輪快駛，又撞沉小划十餘隻，死官兵五十餘人，惟兩輪卒被扣留。英艦由宜昌重慶開來，卽以機關砲轟城，約開六十響，因所用爲硫磺彈，着物發火，萬縣城大半焚燬，損失達數千萬元，死傷人民四千餘人。楊軍還砲抵抗，亦死英兵五人，傷二人。萬縣及重慶各團體通電請全國一致對英。吳佩孚據楊森報告電外交部向英使嚴重交涉。

⊙上海收回公共租界會審公廨協定簽字後，中國方面已委陳霆銳謝永森爲法律委員，從事於細目之擬定，法租界當局表示該界內之會審公廨，可於公共租界公廨移交後依照辦理。

⊙陝西西安仍被圍，咸陽被劉鎮華軍攻下。惟西北軍已決定由陝北進兵救西安。

同　六日

⊙廣州外交部長陳友仁向英領事抗議英艦占據碼頭事件，要求(一)碼頭英兵撤退；(二)英艦停止在沙面干涉小船之行爲；(三)泊碼頭之英艦調沙面外停泊。

⊙孫傳芳通電據鄧如琢電告，在湘粵軍忽攻江西，並聲明已令本軍後退百里，如粵軍不撤退，將與周旋。

⊙外交部中俄會議委員會已成立，以次長王蔭泰任委員長，宣布在北京設商務，界務，法律三委員會。其中東鐵路，松黑航權，債務賠償三委員會，設於奉天，卽任奉天交涉署長高清和爲副委員長主持之。

⊙新成立之故宮博物院保管委員會領袖趙爾巽，因舊委員會莊蘊寬陳垣等拒絕非正式交付，要求另組交代委員會辦移交手續，向政府辭職。

同　七日

⊙唐生智軍因劉佐龍之內應佔領漢陽，卽渡江取漢口，吳佩孚靳雲鶚退守孝感，劉佐龍以蔣介石所委之武陽夏公安總司令名義出示安民。惟武昌仍由劉玉春陳嘉謨率萬餘人堅守。

⊙孫傳芳電蔣介石，限於二十四小時內將全部粵軍退回粵境，湘政還諸湘民，無論何方不得干涉。並另行通電報告粵軍侵贛南及萍鄉，一再破壞和平。

⊙顧維鈞在閣議提出秋節庫劵之修正辦法，債額改爲三百萬元，仍以鹽餘作準備金，在未得安格聯同意以前，該劵僅向內銀團抵押現款。

同　八日

⊙蔣介石抵武昌城外之南湖，限陳嘉謨劉玉春於二十四小時內繳械出城，否則砲轟。並發布告令市面通用由廣州攜來之中央銀行及湘桂紙幣。

⊙贛西南軍事緊急，鄧如琢以東南五省聯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名義，由南昌赴樟樹鎮督師。陳調元任第五

方面軍總司令，所部皖軍向武穴前進。盧香亭任第三方面軍總司令，擔任武穴南岸之防務。

◉北京衛戍總司令王懷慶因張宗昌宣布戒嚴，本人失却統治北京之最高權，向內閣表示辭意，所部毅軍開出京城，集中西苑。

◉國務院攝行大總統令：任命王琦為京畿憲兵司令，楊紹寅為京師軍警督察處處長，劉光克為航空署署長。

同　九日

◉英艦在萬縣廣州仍繼續其武力行動。英人言論亦鼓吹聯合列強對華壓迫。廣州方面因當局用和平交涉之手段，並禁止人民團體對英之自由舉動，未續出事變。萬縣案則楊森電外交部分轉各國駐京公使，報告英艦柯克捷夫威警及裝甲商輪嘉禾載英兵圖奪被扣之萬縣輪，復向萬縣省行署及兩岸砲轟，毀商店千餘家，死傷人民以千計。川軍為自衛與英艦戰三小時，該艦退去，請各公使主持正義，制止戰釁。

◉張學良閻錫山面商西北地盤問題之結果，綏遠都統由閻委商震代理。閻以委令電國務院，請為備案。

◉故宮博物院移交之爭執，迄未解決，警委員陳垣為憲兵司令王琦所拘押，惟即保出。莊蘊寬稱病。

◉國務院攝行大總統令：官硝總廠督辦一缺着即裁撤。又公布交易所交易稅條例及交易所管理官條例。外交部公布外交部纂編處章程。

同　十日

◉外交部向英使抗議英艦砲轟萬縣案，請英使速令英艦艦長官禁止此項舉動，並聲明保留將來賠償損失之要求。惟英使亦向外交部要求制止中國軍隊之行動，並謂如要求無效，即將自由行動。

◉俄大使加拉亨離京赴滬，轉道海參崴回俄。美使馬慕瑞亦赴滬轉往菲律濱。

◉漢口革命軍向北進迫，吳佩孚由孝感退信陽。

同　十一日

◉奉天軍事會議之結果，張作霖電吳佩孚，聲明願出重兵援鄂，吳覆電，目下祇求餉械之接濟，遇必要時再請兵。

◉粵桂湘鄂軍司令劉志陸馬濟葉開鑫方殿甲等電孫傳芳，請允該四軍加入五省聯軍，並懇孫就九省聯軍總司令職，惟劉等又電趙恆惕，推為粵桂湘鄂聯軍總司令。

◉多倫地方團體向張作霖控穆春所部鎮威軍第十四軍前在多倫肆行殺掠，通敵謀亂。張學良韓麟春奉奉天軍令，在張家口將該軍全體解散，並捕穆春及旅長兩人解奉天訊辦。

同　十二日

◉英艦在廣州之武力行動，因廣州官民力持和平鎮靜，未能繼續，在省河架砲示威之英艦於本日自動離去。

◉外交部通知駐京比使，請轉達比政府，容納我國修改中比商約之要求，從速開始準備一切，並告以該約屆滿不再繼續之決心。

同　十三日

◉調查法權委員會開會，主席美代表史陶恩陳述作成報告書之經過，中日代表對報告書文字上有所研究。

◉靳雲鵬為進行張作霖孫傳芳兩方之合作援吳討赤，至南京與孫面商辦法；王占元亦奔走南京奉天間，努力於奉蘇合作之進行。張宗昌由奉天回濟南，聲言對蘇取光明合作之態度。

◉唐生智劉玉春間之武昌讓城談判破裂，蔣介石以巨砲及漢陽之排砲轟武昌，並用飛機拋擲炸彈。劉玉春軍仍固守，惟城內外因飛機擲下炸彈而引起火災多起，人民死傷頗多。

◉上海方面之徐紹楨褚輔成等進行大規模之和平運動。一面派代表攜帶和平通電稿北上，請王士珍趙爾巽熊希齡等元老簽字及向張作霖吳佩孚疏通；一面推定代表分赴廣州武昌南京向國民政府及蔣介石孫傳芳切實磋商。惟蔣介石答覆孫傳芳七日電，表示非孫速撤增防江西軍隊，不能言和。

同　十四日

◉英外交當局運動日美聯合對華壓迫，爲日美所拒絕。英艦砲轟萬縣後，繼續以多數軍艦由下游向萬縣上駛，有作二次攻擊之形勢，楊森列砲江岸以阻之，外交部二次照會英使，請暫止英艦駛往長江上游，又電令駐英代辦向倫敦政府抗議。

◉閻錫山電告晉軍於十日佔領包頭鎮。張學良擬駐大兵於滂江，以截斷西北軍與庫倫之交通。商震收編西北軍韓復榘石友三石敬亭等所部各師。

◉國務院擬行大總統令：公布漁業條例三十九條。又指令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顧維鈞准聘斐利克（即富力祺）接充鹽務稽核總所會辦。

同　十五日

◉調查法權委員會對於報告書之文字討論完畢。

◉江西發生劇烈之戰事，革命軍在北部佔修水銅鼓，迫謝鴻勛軍向東退却；西部佔萍水宜州，與鄧如琢戰於新喻。

◉周蔭人在福州就東南五省聯軍第四方面軍總司令後，即乘艦赴廈門，轉往漳州，與張毅共同應付閩粵邊境之軍事。惟駐永定之閩軍第三師長李鳳翔有歸附黨軍之趨勢。

◉蔣介石委劉佐龍爲國民革命軍第十五軍軍長，陳公博爲江漢關監督兼交涉員，鄧演達爲兵工廠長，並進行組織湖北省政務委員會，指定委員十三人，以唐生智爲主席。

外國之部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

◉國際聯盟行政會改造委員會開始討論常任行政會員席之問題，西班牙代表始終堅持其欲得常任席之要求。

◉俄國與阿富汗簽訂中立條約。

◉海牙國際法庭公約簽字國代表集議，討論美國加入之保留案。

同　二日

◉國際聯盟行政會開第四十一次會議，西班牙代表未列席。

◉英國礦工代表會議决定議案，許幹事有權，談判全國一致之解决辦法。

同　三日

◉國際聯盟行政會改造委員會一致通過致行政會之報告書。

◉英政府因礦工方面之請，請礦主聯合會復開談判。

同　四日

◉國際聯盟行政會一致通過行政會改造委員會的報告，並核准於德國加入聯盟時即以常任行政會員席給予德國之決議案。

◉英法外交當局電西班牙首相里維拉將軍請其出席國際聯盟行政會。里電辭。

◉匈牙利外交總長與美使簽訂美匈間友誼與通商條約。

同　五日

◉西班牙陸軍發生不穩舉動，首相里維拉將軍請國王罷免砲隊各高級軍官。同時宣布全國戒嚴令。

◉英國工團大會在彭茅資舉行第五十八屆常會。俄國湯木斯基代表全俄工聯行政會來電責斥英國總罷工之領袖。

同　六日

◉第七次國際聯盟大會開幕。

同　八日

◉國際聯盟大會投票表决德國加入聯盟問題，出席者四十八國，均投贊成票。

◉西班牙國內秩序恢復，即下解嚴令。

同　九日

◉德國加入聯盟代表團至日內瓦，歡迎者甚衆。

◉希臘共和禁衛軍係潘加羅將軍所創，係保衛狄克

推多制者，不服現政府所發繳械命令。政府派兵圍攻乃降。同時有亂黨多人乘機攻擊電報總局，亦被鎮服。

同　十日

◉古巴政府訓令駐日內瓦之代表勿接受行政會類似常任行政會員之席。除常任席外，不得選就。

同　十一日

◉意大利首相慕沙里尼又遇刺，未受傷，刺客被拘。

◉西班牙通告正式宣佈退出國際聯盟。

◉英國工團總會閉幕，通過議案，反對各帝國主義政府可釀成遠東或西方新戰爭之任何行動。

同　十二日

◉國際聯盟鴉片委員會討論去年鴉片公約核准事。意代表去年贊成草約，今則提出反對。

同　十三日

◉國際聯盟決定以行政會非常任席給予比利時，瑞典，羅馬尼亞，波蘭，中國，智利，古巴（或哥倫比亞）烏拉圭，芬蘭九國。

◉英國各處鑛主開會決定通告政府，聲明鑛主不能依允全國合同。

同　十四日

◉羅加拿條約關係國將七國批准文交存聯盟。

◉加拿大舉行總選舉。

◉英外部接莫斯科來牒內稱非洲阿爾基西拉斯條約，俄國爲簽約國之一，關於坦及爾問題之國際會議，俄國有參預之權。

◉國際聯盟審查非常任行政會員選舉法，任期，及被選條件之委員會通過選舉法，任期及被選條件。

◉西班牙開國民大會，使國民對於現政府及里維拉將軍表示眞正意思。

同　十五日

◉國際聯盟大會通過委員會關於非常任行政會員選舉法之報告書。

◉美政府請尼加拉瓜政府與革命領袖休戰，以待和議。